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輯
沈雲龍主編

雅堂先生文集·餘集

連橫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雅堂先生餘集

「雅堂先生餘集」序

連橫先生，字武公，號劍花，又號雅堂，臺灣臺南人，外子連戰先生之先祖父也。先生在世，五十有九年，纂通史，修詩乘，其平生著作，多已付梓，所餘者「讀墨十說」、「中國文字學上之古代社會」等手稿；及「大陸遊記」、「臺灣叢談」二札而已。惟部份「臺灣叢談」已刊於「雅言」、「臺灣漫錄」、「臺灣史跡志」、「臺南古跡志」、「番俗摭聞」中。今爲求其連貫性，併收入「雅堂先生餘集」內。

是稿也，厚可盈篋，民國二十二年雅堂先生親携至上海。二十五年，先生棄養於上海，稿件乃全部由家翁定一先生保存，並携往西安。抗戰時期，顛沛流離，行旅倥傯之際，稿件仍未稍損。民國三十三年，翁姑遷居重慶，稿件亦隨往置重慶。逾二年，抗戰勝利，臺灣光復，翁姑乃奉先生遺骨及遺稿，經上海返回故里。民國五十四年，瑀歸連門，暇時與外子連戰先生共同整理，試補遺缺，至今年四月始畢。

「大陸遊記」爲先生於民國元年至三年遠遊大陸時所著，後曾刊載於臺南新報。先生一生，雖以述史著書爲己任，並已成就萬古千秋之業，而其職業則實爲新聞記者。先生年方弱冠，卽入臺澎日報主編漢文部，勤寫作，習日文，以廣知識。越二年，先生携眷至廈門，創辦福建日日新報，當時正值

同盟會初成，先生常撰文排滿而鼓吹革命，並嘗言：「報紙爲輿論之母，一國之消長繫焉。」同盟會人閱報大喜，特派閩人林竹癡來廈門，擬改福建日日新報爲同盟會機關報。黨國元老馮自由先生嘗言雅堂先生爲國民黨最資深之報人之一，其原因蓋在此。後以該報言論激烈，早爲清廷所注意，某次於先生理髮時，秘遣人捕之，幸獲通報，乃得躲避。其後，清人復向日本駐廈門領事館抗議，報館遂遭封閉。先生無法，惟有携眷回臺。嗟呼！先生以一介文弱書生，身遭亡國割地之痛，而其民族意識特強，既反日，又抗清；於是清廷捕之，日寇逼之，天下之大，幾無容身之處。其處境之艱難，其衷心之鬱塞，可想而知矣！

先生返臺後，曾先後主臺南新報及臺灣新聞漢文部，並修臺灣通史，長達七年。然自謂「連橫久居東海，鬱鬱不樂，既病且殆，思欲遠遊大陸，以舒其抑塞憤懣之氣。」且「以民國初建，革新氣象，煥然可觀，則此行必有所得。」乃於民國元年三月，以子女家事相託夫人沈氏，長揖而去。屐痕所及，共十一省，歷時三年。儼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並主編華僑雜誌及新吉林報。以其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錄記成「大陸遊記」。

先生既以新聞記者爲職業，「大陸遊記」一札，名爲遊記，實則包羅萬象。而語多明快犀利，感觸敏銳，言辭中肯，莊諧兼之。而其愛國家愛民族之意識，溢乎文中，讀之令人奮慨不已。

先生大陸之遊，以上海爲中心，爲華僑聯合會主持報務，暇時則四出遊覽。曾南過江浙，北渡黃河，西溯長江，東出山海關。先生甚愛西湖，曰：「西湖山水之勝，出於天然，猶美人之不事雕飾也

。」並以書告沈太夫人，謂他日將偕隱西湖，悠然物外，共樂天機。且附詩一首云：

一春舊夢散如烟，三月桃花撲酒船，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大陸詩草）

此宿願至民國十五年方得實現，惜未幾北伐軍起，「移家湖上」之夢復告破碎。

民國二年初，先生有燕趙之行。是行也，先生由滬上取道浦口，經曲阜、泰山等地至天津。在天津參觀模範小學，於北地文武合一之教育方式，推崇備至。後至北京，出入華僑選舉會，競選華僑代表。當選後，獲大總統袁世凱接見。並遊當地名勝，所至多有詠嘆，切時切地，可歌可泣。稱曰：「先生實乃性情中人也！」

居京兩月，復擬作塞外遊，但「京友無肯偕往者，余於是攜一襖被，珥一筆，持一杖，以作張家口之行。」此行，先生乘京張鐵路，出居庸關，俯瞰萬里長城，嘆其氣象雄偉。且大漠風光，山高水長，棗花桐葉，駱駝成羣，與江南景物迥異，先生望之，趣味盎然。未幾，至張家口。先生住張家口，對蒙人觀察入微，進而憂其生聚教訓，處心可謂仁厚矣！其後，本欲往庫倫，然以蒙地未平，游匪四出。乃罷！

未久，先生又循京漢鐵路而下，過蘆溝橋、保定，而謁廉頗墓。見墓已傾頹，感喟不已，曰：「余謂中國人尙古金石書畫，嗜之甚深，而於古人之史跡，反多置之不問。棟宇之建，俎豆之禮，其所祀者乃爲不可知之神仙，而所謂英雄烈士者，多在存亡之間。且舉其名而不識焉，烏乎亦可哀矣！」可見先生愛惜歷史古跡之一斑。可痛！今日大陸沉淪，祖宗廬墓，多爲匪寇所掘，何處覓史？何處尋

跡？惟有回首神州，血淚交流而已！後先生又往望都，謁堯母慶都氏之墓，再過滹沱河，訪石家莊，足跡遍至黃河流域及長江沿岸。過黃河時，先生稱「黃河之險言者咋舌」。遂據歷史記載，詳考古代黃河泛濫之因，又參考西方荷蘭，再言治水之法。凡其所考，無不心細如髮，其所言，則目光如炬，可垂教於今。至長江時，見長江「光景絕佳，舟行甚樂，兩岸青山，若遠若近，蓋天地鍾靈之氣也。」又登黃鶴樓，去武昌，「武昌爲首義之地，而壯夫烈士角難之場也。」再至漢口、漢陽，登大別山，謁禹王宮。再買舟至江西，過南昌，遊琵琶亭故址。惟時值新春，細柳新浦，綠波一色，未見楓葉荻花耳。後走安徽，過安慶，泊蕪湖，歷鎮江而返回滬上。

先生於滬上華僑聯合會中，日日讀書撰報，言論十分廣泛，且其見解精闢。如其論國民黨曰：「國民黨爲同盟會所改造，合併數黨，孫中山主之。其黨人有激進漸進二派，然多有守有爲之士，冒危難，捐生死，以流血而購自由者也。故人多負氣尚義俠，輕利祿，以排斥官僚。」其論政府云：「國者，集人而成者也。今中國衰弱，論者皆咎政府，然政府亦人也，非有特賦之智能也。是故人人而善，則政府莫不善。……蓋政府者所代表人民之意思，而爲其所應爲而已。」「夫部婁不能生良木，礦罅不能育嘉禾，植物且然，況於人乎？況於建設政府乎？」以上所言，皆用意真摯，而情韻不匱。其論僑務云：「華僑之受虐於外人也久矣。」「然團結甚固，知愛宗邦。」華僑響應革命尤力，「民軍起，慷慨捐輸，前後計數十萬金。及聞南京政府成，爭樹青天白日旗，歡呼萬歲。」民國初建，華僑先未有參政權，但先生認爲「新邦肇造，固有待於華僑。」於是華僑聯合會力爭之，而「參議院中華僑得

六人焉」。由此可見，近百年來華僑之重要，及其關心國是，先生實爲最早顧及者之一。先生又倡科學，除舊習，破迷信。以爲舊習不改，則積惡長存。並謂：「夫國之興亡，在人而不在天，蓋人之所爲者有實，而天之所寓者無形。故曰：人定勝天，又曰：天助自助者。」此等言論，六十年後，依然斬新合理，令後輩讀之，彌加敬佩。先生又論劇曰：「夫劇者活史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余曰：劇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蓋劇者史也，文章之優美者也，而較近作者，不諗其義，鬼神盜賊，仕宦幽情，粉墨登場，目迷神眩，是驅一世之人心於怪僻劫奪利祿淫亂之地。」是故：「欲隆國家者自政法，欲善政法者自社會，欲新社會者自演劇，治之本也，化之原也。」瑛嘆曰：「噫！今日從事影劇電視等工作，能從此言而自期自勉乎？誠亦可悲也！」先生又最早創男女平等說，嘗言：「夫政治之原，造端夫婦，族制之化，肇立家人。婚姻之禮正，而後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同此體魄，同此靈魂，男女豈殊種哉？」「欲求國國之平等，先求君民之平等，欲求君民之平等，先求男女之平等。」又曰：「女子參政爲文明國之所爭，然女子參政，需有學識。」是則綜觀先生所倡之「女權」，與今日之「新女性運動」迥異。先生主張女子主倫理，正婚姻，齊家庭，而後有學者，可以服務於社會也。瑛不肖，願以先祖父遺訓銘記於心，敬奉翁姑，教養子女，並溫故知新，俾日後效力國家社會，以聊慰先生在天之靈也！

民國二年，宋教仁於上海遇刺，國民黨羣情大憤，國內騷擾，如蠅如螞，南北戰爭，勢在難免。當其危急時，先生在華僑聯合會中，日以函電告海外。而華僑之以書函相問者，先生旦夕覆答，致腕

爲之酸，乃嘆曰：「華人之無政黨道德，亦可見矣！」

未幾，先生應新吉林報之聘，遠赴關外，擬靜觀國內之變。是行也，先生經奉天、遼陽，觀日俄戰爭之遺跡。惟沙場風雲，已無可尋；僅白山黑水無言相對耳。復參觀覺羅氏故宮，賞盡稀世珍玩，嘆爲觀止。而宮中藏書，浩瀚如海，先生擇有關臺灣歷史者記之，蓋先生於遊歷中亦未敢或忘其修史之職責也。又於奉天陳列館中，流連竟日，詳閱關外產物；遊記中娓娓道來，可謂文質彬彬。後經長春，渡松花江而至吉林。

先生在吉林，曾略事遨遊；朝至龍潭之山，夕泛松花之水，並至巴爾虎門外以詩弔熊成基烈士。後南方討袁聲起，先生爲新吉林報撰文，痛譏國是，該報遂被禁。先生不得已，乃與日人兒玉多一另刊「邊聲」，以持公論。並自謂：「當時關內民報悉被摧殘，莫敢一言是非，而『邊聲』遂得大試飛躍，遠至滇蜀。」然「邊聲」亦遭袁氏忌，數度命外交使節向當地駐日領事交涉。後討袁失敗，吉林有紀東流者，謀起兵，事洩被戮。先生爲文弔之，以爲熊成基之後。其時秋風颯颯，萬木飄零。嗟呼！寂寞江山，能不嗚咽？

是年冬，朔風起兮，雨雪紛飛；塞上風光，無限淒冷，「邊聲」終不免於停刊之厄運。先生遂於吉林閉戶讀書，年餘而歸，「大陸遊記」，至此完稿。

先生處憂亂之世，懷耿介之志，而才高識遠，是以遊記全文，充滿憂國憂民之心，孤臣孽子之情，讀之令人油然而生故國之思。今臺灣雖已光復，然神州沉淪，生靈塗炭，先生地下有知，必然痛心

唏噓。瑀等後輩，惟有日夜祝禱，以期早日光復河山，使日月重光，而先生於九泉下亦能瞑目矣！

民國十七年，先生爲抗議日人禁止本省同胞使用閩南語，乃於臺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創辦「雅堂書局」，專售中國書刊文具。日本官方施以壓力，書局業務自難開展，先生艱苦經營，同時埋首著作，自民國十八年起，陸續完成「讀墨十說」、「臺灣叢談」、「中國文字學上之古代社會」等稿，以期延續中國文化於日人統治之下。

先生自幼聰穎，勤奮好學；於詩書禮樂春秋等儒學，造詣頗深；人或稱其以儒立身。然於儒家外，先生獨崇墨子，蓋喜其兼愛，尙賢，尙同也。尙賢者，可謂賢人政治，尙同者，可謂民主政治。由此可見，先生處世之道，兼有儒家之謙謙君子風，與墨家救世愛人之思想。二者相融，遂成愛國家，愛民族，愛同胞，愛自由，愛平等之凜然胸襟。

「臺灣叢談」中所記載者皆爲臺灣地方文物語言。先生或詮釋，或考證，探究其與中原文化之關係淵源。先生嘗言：「余臺灣人也，能操臺灣之語，而不能書臺灣語之字，且不能明臺灣之義，余深自愧。」（臺灣考釋序一），故「臺灣叢談」開卷即闢：「臺灣之名，不知何義，或言大灣，或曰臺員，或曰大宛，方言之微異爾……顧聞之故老，謂臺灣原爲埋怨，明代漳泉之人來者每爲瘴癘所苦，居者多病死不得歸，故以埋怨名之，志痛也。而後人以爲不祥，改稱臺灣。」又寫其故居臺南馬兵營謂：「馬兵營在寧南坊，爲鄭氏駐軍之地，古木鬱蒼，境絕清悶。」馬兵營後爲日人強收作地方法院。先生有過故廬詩云：「海上燕雲涕淚多，劫灰零亂感如何，馬兵營外蕭蕭柳，夢雨斜陽不忍過。」國

破家毀之情，令人不忍卒讀。先生又考臺灣之語，謂臺灣之語，別具典雅，特舉數例，尋其辭源，出於西漢。則臺語對中國文化之保存，與有功焉。其他如延平祠、國姓井、國姓莊、阿公店、日月潭、曾文溪、北投、淡水、艋舺、劍潭、各地祠廟，並臺灣之奇花異木、民間習俗、聖女林默娘、林爽文、朱一貴之役、霧峯林氏、愛玉凍、野牛、荔枝、文旦……等，凡有歷史淵源者，先生莫不追撫前塵，爰撫舊文，網羅遺缺，而吮毫伸紙。每成一篇，則「投筆起舞，荆妻淪茗，潤我剛腸，稚子進烟，助余幽思。」先生性情之率真可見矣！故其論人物，記山川，詠事跡，皆出於自然，毫纖悉臻其妙。而其中鄉土之情，家國之愛，更充分流露，遂成高逸夷澹之文。

民國十八年，「雅堂書局」終因受日方壓力，「店前寂寞，無一顧客」，不得已而停業。先生乃專攻新出甲骨文、金文，博引旁徵，又欲繕甲文、金文及大篆、小篆而貫通之，以研究周以前之社會狀態。因著手撰述「中國文字學上之古代社會」，曾寄書友人，自謂：「此書告成，不獨於文字學上別有見解，而於歷史學上亦有貢獻。」「中國文字學上之古代社會」中有臺灣之成語九，皆以古例詮釋，典雅樸拙。單字四十七，皆考其源由，遠溯及三皇五帝，並由文字之成因推想上古社會之生活方式。於中國上古史研究之貢獻，不可謂不大。而先生於蒐羅臺灣文獻之餘，尤念念不忘發揚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之苦心孤詣，亦可瞭然矣！

先生畢生與翰墨爲伍，著作等身，其大部份作品已於民國五十三年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收輯入臺灣文獻叢刊，今「雅堂先生餘集」出版，則先生畢生所書，當無遺漏矣！瑀不才，僅在此將本集略

加概述，期能有助於世人對先生人格學識之充分了解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連方碼謹序於天母寓所

雅堂先生餘集目錄

序	一
大陸游記卷一	一
大陸游記卷二	六七
臺灣贅譚	一〇一
讀墨十說(未完稿)	一四三
中國文字學上之古代社會(未完稿)	一五一
校後記	一七九

大陸游記卷一

大陸游記卷一

連橫久居臺灣，鬱鬱不樂，既病且殆，思欲遠遊大陸，以舒其抑塞磊落之氣。瀕行，臺中諸友饒於瑞軒，酒酣，余起而謝曰：「古人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爲人生一大快事，余素既好書、又好游，雖所讀不諳，已達萬卷，而所行則已過萬里矣。昔司馬遷生於龍門，耕牧河山之鄴。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域，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嗣爲太史，發金匱石室之書而讀之，故其爲文章，磅礴宇宙別具奇氣。余雅愛遷書，而行踪未至齊魯，此則余之恥也。夫諸夏爲亞州舊國，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當有裨余之收拾者。重以民國初建，革新氣象，煥然可觀，則此行必有所得，但不知何時歸爾，然歸時當有一篇遊記以酬吾故人也。」

三月二十有二日，自臺中乘早車赴北，吾妻欲遠送，止之，及門而別。至驛，殊寂靜，朝暾初上，零露未晞，林間棲鳥，拍拍羣飛，若似送余遠行者。已而笛聲切切，車聲鱗鱗，一肩行李，遂上萬里壯遊之途矣。同車爲臺中林子瑾，亦欲赴上海者，約偕行。余既幸得一侶，而上海又爲舊遊之地，子瑾疊詢其光景，余略告之。身雖未至，而夢魂已繞於春申江畔矣。過午，至臺北，宿赬溟會館；急驅車至艋舺女學校，視長女夏甸，勉以勵學。歸途訪二三故人告別。

翌午，至基隆買舟東渡。舟行甚適，回視臺灣山色，漸隨波影以沒，自念此行汗漫，到處爲家，

人生適志可爾，何可踟躕如轅下駒？天風蕩蕩，海水洋洋，精神爲之一快。

二十有六日，泊門司，以電報吾妻。越早，至神戶，假寓於臺灣米穀公司。戊申之秋，余曾東遊，居神戶者月餘，故其地之山水名勝，爪痕猶尙可尋也。既而子瑾以事赴東京，囑余稍待，余遂拋棄塵慮，愛翫春光，以消受此清閒之日月。嗟乎！自余入報界十三稔矣，筆墨勞人，無時或息，而今乃幸於逆旅之中，得此樂趣，怡神養性，活潑天機，轉念鄉居苦也。

諏訪山爲神戶之一勝境，下有溫泉，朝寢後必往浴之。登山小憩，坐於古松之下，買苦茗一甌飲之，兩腋風生，頓消煩渴。於時櫻花纒謝，落英繽紛；而細視枝頭，尙有二三未放，似慰游人遲至者。余既愛此地，習以爲常，每遇星期，游人雜踏，三五女郎，紅裙長袖，翩翩來往，乍陰乍陽，而態度安詳，大都明詩習禮也。

漢川神社祀南朝忠臣楠正成。楠公以勤王之師，拮抗逆賊，力戰不屈，舉家殉國，至今猶有生氣。祠外立石志其事，則所謂嗚呼忠臣之碑者也。文爲明季大儒朱舜水所撰，余甚愛之。惜無攝賣者。

暮春三月，草長鶯飛，曳杖出遊，行無定向。忽聞須磨公園牡丹盛開，急乘電車往，同行者爲鄉友蔡德焜內弟沈少石。至則紅白齊放，花多可二千餘本，低徊久之，愛不忍別。誦「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之句，恍疑身在瑤臺玄圃也。

舞子距須磨不遠，車行十數分可至。白沙青松，別饒雅致，夏時遊人多就此消暑。海濱浴場設備

尤勝，余曾賞月於此。及茲再遊，風景不易，而淡路一島隱現於春波斜照間，似笑前度漁郎刺船重至也。

神戶多故人，聞余至，輒來造訪。或相約至福建會館，縱譚時事，每至夜闌始罷。神戶爲通商大埠，漳泉人之買於此者，饒有聲勢。是時福建省議會將開，定選僑商議員十二名，以與國政。而東洋應選一名，衆以神戶爲適中之地，乃集橫濱、大阪、長崎之人士，開會於福建會館。余蒞會演說，先述中國改革之大勢，及此後所以經營福建之策，衆多感動。越日開團，投票者七十人，而余得五十八票，爲中選。然余以行程已定，辭不就。

旅中無事，時讀報紙，一日聞英國白星社巨船碎於北海，僉曰黃金無靈，而歎人生之禍福，無往而不爲天之傀儡也。莊子曰：「藏巨舟於深壑之中，可謂固穩矣，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是故智者之所慮，勇者之所守，黠者之所爲，其害每出於意料之外。夫以秦王之智，而禍生於望夷；項羽之勇，而卒困於垓下；曹操之黠，而子孫不免於囚戮。故曰：任天者勝，任人者敗。任人者可恃而不可恃，任天者無往而不自適者也。

一日子瑾歸，李耐儂亦至。約日西行。而余體已健矣，遂買舟赴上海。既至吳淞，登舷遠望，五色之旗，隨風飄颺，似迎我輩來者。回憶留學之時，屈指已十五年矣。行裝上陸，宿共和旅館。

上海爲泰東巨埠，勢扼長江，財賦之區也。十里洋場，繁華淫冶，入其地者靡不浪擲黃金於虛耗。過午，何作舟來訪。作舟揚州人，素主革命，曾避難臺中，相見甚歡，偕往大舞臺，觀演鄂州血。

清政不綱，人懷革命，義旗一舉，九有風從，於以造成民國。則玄黃之血以購之也，君子於此，而歎專制之廢，不足與自由之神搏戰也。

西湖山水之勝甲東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詩人已言之矣。顧余生處海外，未得一攬其勝，而時於夢中見之。至滬之翌日，春光將盡，花事闌珊，似恐夷光久待，乃乘滬杭鐵路往。薄暮至清泰門宿於逆旅，而一縷吟魂，已飄蕩於六橋三竺間矣。

今日何日，壬子送春之日也。早起，出湧金門，行未十武，山色湖光，已趨眼下，似夢中曾遊者。畫舫數十，泊岸待客，定賃一舟，打槳而行，水澄見底，游魚可數。未幾至雷峰塔，爲湖中之一景，而年湮久廢，遊人又日剝之，岌岌欲墜，殆不可登臨，乃回舟而至三潭。

三潭印月亦湖中之一勝。顧遊非卜夜，未獲一見姮娥，與之舉杯對影。潭中荷葉如錢，青浮水面，使人意適。其上有退省庵，爲彭剛敏公所築，改爲專祠。彭公爲咸同間名臣，以骨硬聞，老而彌厲，石刻畫梅，鐵幹槎枒，若見其人。買茗飲，循竹徑而出，萬介琅玕，一塵不到，允宜彈琴長嘯也。

湖心亭爲賞雪之地，繫舟柳下，拾石登之。堯欄一望，景絕幽淨，而遠山如屏，青翠可掬；使得讀書其間，時携美人閑眺，蕭柳屯田「曉風殘月」之句，不啻天上神仙也。

遲徊既久，日午花陰，舟人解纜，刺船而至岳王墳。墳前有鐵像四，長跪地上，則秦檜夫妻及張浚万俟卨也。遊者擊以杖，深至數寸；或溲之，臭不可聞。薰天宰相，污穢千秋，白鐵何辜，鑄此奸佞？君子於此，而歎小人之道消也。

王祠在墓之西畔，古柏兩株，老幹凌雲，勃勃猶有生氣，云爲宋時植者，瞻仰久之。嗟乎！南渡衣冠，已不國矣，郡王以精忠之氣，驅背嵬之卒，大破金人，威震河朔，使得直抵黃龍，三軍痛飲，豈非快事？而賊檜主和，逆構降詔，風波亭下，自壞長城。君子讀史至此，而知小朝廷之不足有爲也。中原板蕩，淪爲夷狄，至今猶有餘痛。

出祠，循白堤而行，至樓外樓，憩焉。飯時忽大雨，湖中景色，倏然一變，所謂「山色空濛」者也。未幾雨霽，碧天如拭，舟人謂游湖遇雨，尤爲難得，吾乃一日而兩觀之，淡粧濃抹，乍陰乍陽，眞覺夷光愛我也。

小曲園在樓外樓之右，爲俞蔭甫讀書處。園不甚大，而結構頗佳，石刻尤夥，文人容膝之地，數弓足矣，固不以傑閣危樓，誇富貴於俗士也。

其旁爲某祠，徐烈士錫麟之柩厝焉。烈士以安慶之役，奮身起義，手戮恩銘，雖所志未就，斷脰以沒；而一擊之威，滿奴落膽。前蹶後起，得復神州，則烈士有以鞭策之也。又其旁爲浙軍復南京戰死者之櫓，男兒爲國死爾，何可爲不義屈？鬼雄有靈，當與胥潮來往也。

西湖多美人艷跡，蘇小之墓、小青之墳；一花一草，綺旎風流，而鏡湖女俠亦葬於此，尤爲湖山生色。當安慶之獄起，全國震動，女俠特爲徐烈士設奠，以慰其靈，浙中吏忌之，殺以殉。女俠固倡革命以身殉國者，而秋風秋雨之恨，遂永留於天壤。然時未十稔，中原克復，倚劍雲中，亦當含笑。始女俠之被害也，其友吳芝瑛葬之，刻石記事，浙吏又忌之，改殯嶽麓；民國旣建，迎歸舊穴，過者

莫不拜之。芝瑛爲廉泉夫人，工文章，善書，手寫楞嚴一部，美人某欲以萬金購之，不可。將建塔以光西湖，禪心俠骨，福慧雙修，巾幗中之雋秀也。

六橋之中，西泠最勝，蘇小之墓在焉。墓亭久塌，而楹聯尙存，悉集唐句，辭多清艷。嗟乎，蘇小一妓女爾，慧心麗質，能識奇才，玉殞香消，艷傳千古。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千金之子，一曲之士，方面專城之公侯將相；芸芸以生，直與草木同朽，又安能與青樓中人，較一日之短長也哉？

于忠肅公爲有明一代忠臣，而墓草荒蕪，石碣臥焉。余深爲惋惜，華人篤信古道，乃不能爲寶其跡。羣德墜落，民氣蕭條，君子於此，可以知其微矣。

一角黃牆，崇樓矗立，清代之離宮，今爲浙江圖書館，其上則新闢之公園也。余急欲至孤山，俟歸途往遊。循堤行，兩旁多新柳，清翠欲滴，此來爲看桃花，而尋春較遲，竟不獲與息夫人相見，能無惆悵芳時之感耶？

孤山爲和靖故宅，其墓在焉。梅花三百，迥絕塵寰，入門瞻拜，退就放鶴亭品茗。亭有石刻，高及丈，爲清高宗手書。高宗南巡，駐蹕西湖，園庭花木之勝，無不刻詩立石，而詩每五言，劣甚，汗穢多矣。

維揚馮小青之墓，在放鶴亭下。小青生逢怨耦，而死乃與名士爲鄰，似足以彌其缺陷。墓臨湖畔，顧影自憐。同治間，滿州女人小拉木氏修之，立碑以記。賣茗者榻以賣，每張售錢百，爲購數紙，莫以遺鄉人。西湖石刻夥矣，而余獨愛此，以惺惺能惜惺惺也。文情兼麗，憐我憐卿，小青有知，亦

可無恨。然墓甚荒廢，余苟重來，當以百金新之，毋使多情男子，獨讓美人專美也。

歸途，過陸宣公祠，略一臨眺，時已薄暮，兩脚如絲；忽聞鐘香清越，度林間來，循聲至一古剎，則天竺寺也。寺有三：曰上、中、下，地絕幽靜，寺僧肅入，隨喜佛殿。入禪房，供饌，尊絲筍片，湖名產也，味香可適口，飯後，略談風景，遂假榻焉。

宿雨已霽，棲鳥去林，朝曦射地，光作黃金色。振衣出門，至飛來峰，怪石嶙峋，流泉回繞，其高者往往與林竹爭長。昔韓暉王以忤秦檜，解官居此，建翠微亭於峯上。宋之顛危若積壘卵，南風不競，烈士拊膺；清涼居士其果甘爲湖上騎驢，以與樵夫牧子伍耶？

靈隱亦古剎也，駱賓王曾居此。循路而南，再至西冷，入離宮，一覽其勝。而歎湖山之美，爲滿人所踐踏者二百餘年。使非日月重光，河嶽歸舊，此中景色，永禁重門，又安能供我輩之翹翹哉？

湖中多別莊，而劉莊最擅，粵人劉學洵之所築也。學洵以巧宦剝民膏，復蝕公款數十萬，義軍起，追沒其產，莊遂入官。園中陳設極侈麗，金石書畫之屬，價以萬計，古色斑駁，千年物也。學洵之築此莊，自營生城，左右列侍妾六七人，各誌其姓，將爲同穴之謀。以九京作安樂窩也者，計亦甚得；宛其未死，他人入室，亦可噉矣。

西湖山水之勝，出於天然，猶美人之不事雕飾也。而汚吏巨賈，築室其間，輒倣西式，是以捧擊西子，強服百寶之衣，不唯失其媚態，且蒙不潔之羞，造孽多矣。

聞游兩日，到處流連，乃不能得一詩，平居嘗自念曰：「他日苟至西湖，當以百詩酬西子。」而

鉤心鬪角，妙手空空，何文思之鈍？蓋恐以俚詞鄙句，唐突夷光也。曳杖微吟，遂循蘇堤而返。

既歸逆旅，以書報吾妻，道湖遊之樂：謂他日苟偕隱於是，悠然物外，共樂天機，當以樂天爲酒友，東坡爲詩友，和靖爲逸友，會稽鏡湖爲俠友，蘇小小青爲膩友，而屬芋羅仙子，爲我輩作主人也。

拱宸橋爲杭州商埠，乙未之所闢也。市塵繁盛。杭之所產，以綢緞爲大宗，蠶桑之利，被全國，且衣及外洋。然西人以機力織絲，花樣翻新，日出不窮，而杭產遂爲所奪，苟不銳意改良，集巨資，建大廠，以與拮抗，則數千年天惠之益，將失其本矣。

浙中多名產，藥材尤夥，杭菊之名聞遠近。而臺灣所售者，慮非地道，余命館人購之，花細如五銖錢，泡之作純綠色，味清芬，香沁心脾。物產之宜，唯地是利；西湖產物多，苟能取而製之，則桂花之糖、梅子之餅、秋藕之粉，于棄于囊，粧潢優美，遊者可携爲紀念，遠遺親友，豈非湖中之利？而杭人竟不解此，惜哉！

聚頭之屬，泥金之箋，亦杭之名產也。墨守舊法，不事更張，其利漸失。杭婦善刺繡，不讓嘉湖，王朝之時，採貢內府。今肆中所陳，尙足奪目，惜其配色失宜，稍乏清致；不然描鸞繪鳳，盡態極妍，爲美術上無上之妙技，非細心人豈能領會也哉？

獨行市上，間聽竹枝，熙往禳來，庶幾咸集，而無一垂辨者。遠宗奇辱，一朝斷盡，謂非革命之光耶？又聞烟禁甚嚴，飲之死，故無敢犯者。阿芙蓉流毒久矣，而毅然刷蘇，則浙人之福也。然紙

烟代行，耗財又巨，遂有倡禁之者；墻隅戶外，大書特書，亦可作當頭之一棒。然相思沉味，細嚼繚綿，酒後茶餘，銷愁解穢，又安能強其割絕？故余以禁之爲過，不如倡興國產，收歸專賣，而後可塞漏卮也。

余來杭數日矣，訪趙宋之故宮，弔錢王之霸迹，攬古幽情，追念興廢。聞吳山勝概，策馬登之，至於絕頂；俯視錢唐江水，蕩蕩往來，千古英雄，浪淘殆盡。白衣素馬，猶見鐵弩射潮時也。

翌日歸滬，途過嘉興，嘉興故郡治，有胥山蠡湖之勝，惜不一遊。至松江，亦眼下過之，而不一訪機雲之故宅也。

金陵爲古帝王都，而民國初建之首府，龍蟠虎踞，氣壓東南。英雄之所割據，豪傑之所戰爭，名士之所嘯歌，美人之所嚶笑。春風秋月，樂事賞心，固足以供遊者之憑弔。丁酉之春，余曾一遊，約略過之，洎今重來，江山如舊，風景不殊，似可免灑新亭之淚也。

下關爲通商之埠，地濱江干，市塵頗盛。入夜，遊妓三五，出入逆旅，以媚過客，絲肉競奏，宵闌不息，禁之不可，濟之不能，亦唯聽其自求自養而已。井田旣廢，民失其業，飢寒催迫，落而爲娼。娼娟此秀，狀殊可憐，君子視之，亦猶無告之民也。

早起，驅馬車入城，官道如砥，旁植垂楊，南洋勸業會時所闢也。數里有亭翼然，壯若城闕，會國荃紀功亭也。國荃爲滿人戮力，以蕩殘太平，讀史者猶有遺恨；今滿人旣退，奠定中原，使改建洪王之像，以昭來許，亦足爲民族光也。

雨花臺爲南京重鎮，洪軍屢戰之地也。山高數百尺，俯瞰城中。其外則燕子磯，用軍者之所爭。長江天塹，據此爲雄，上建砲臺，用以固險；太平之役，清軍先奪此山，拚力轟擊，而城始破，制敵之機也。余登其上，弔祭洪王，豫製四詩爲侑，高聲朗誦，遠徹水雲，過者以爲狂。烏乎！太平敗久矣，宏功偉烈，湮沒無聞，一孔之士，每多目論，余苟幸生斯世，當爲洪朝作史。山中多小石，類瑪瑙，五色俱備，爲拾數枚，以壓行裝。

鍾山在朝陽門外，明太祖之孝陵在焉。石馬嘶風，松楸剪伐，王氣銷沈久矣。春初，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大閱六師，恭行致祭，軍中皆呼萬歲。明太祖以平民而爲天子，手提長劍，驅逐胡元，而子孫復困於建虜；洪王崛起，建功不卒，至今始平厥恨。余游及此，誠不勝興亡之感也。

入門，訪明故宮，廢址存焉。兒童以瓦當易錢，爲購一片，將以置齋中。嗟乎！吳宮花草，晉代衣冠，荒涼盡矣！而斷礎頽垣，僅供騷人之感弔，固不少銅人之淚也。宮外爲旗人街，滿兵駐防之地，化爲焦土，民軍砲毀之跡也。聞滿人盛時，橫甚，居人不敢過，過輒被劫辱。及民軍起，鐵良不能戰，旗兵多死，老弱避難，乞食爲奴，皇皇如喪家之狗，天道循環，豈不然哉？

莫愁湖在三山門外，波平似鏡，山翠如屏，細柳新荷，天然膩媚。堂中石刻莫愁之像，遊者多題以詩，不知其幾千百句。嗟乎！古來佳人多矣，而盧家少婦，獨艷千秋，何其幸耶？其上爲勝棋樓，徐中山賭墅之地也，開國元勳，竟與美人作耦，眞足使兒女情長，英雄氣壯。

辛亥之役，粵軍驍勇善戰，既平，封其骨於湖畔，建立崇碑。軍司令姚雨平撰文，染濡大筆，據

慨淋漓，比於燕然之石矣。

北極閣在城之北隅，巍然矗立，張勳避兵之處也。當民軍攻寧之際，勳嬰城死守，城中多殺戮，及敗，乃渡江而走。故來遊者，莫不一登斯閣，以見蠻將軍之窟伏也。

六朝金粉，艷說秦淮，讀余澹心板橋雜記，何其芬芳悱惻耶？余既至河房，關心彼美，欲求所謂寇白門顧橫波者，渺不可得，豈天地間靈之氣，竟不鍾於婦人耶？蓋自洪軍以後，干戈倏擾，鶯燕分飛，越艷吳姬，竟趨春浦，丁字簾前，遂少麗人之影矣。

風恬波靜，泛舟河中，簫鼓一船，飛觴醉月，今夕何夕？四月之望夜也。花氣侵雲，釵光蘸水，迢迢邀笛之干，沈醉迎桃之渡；酒闌燭拔，送客留髡。真個魂消。晨雞報曉矣！

過朱雀之橋，尋烏衣之巷；王謝風流，今不復見。而幕府之山長存，太傅之壑尚在；渡江殘局，協力支持。我思古人，悠然神往矣。

玄武湖在城之南，六代之故宮在焉。湖中多種藕，綠衣出水，搖漾生姿。其缺處水紋風縐，如鰲如羅；瀾瀾鴛鴦，酣眠葉底，天然佳畫，靜坐忘歸，而歎湖水無言，不知流去幾多之恨矣！蓋自建業遷都，石頭作鎮；樓船下益，含璧出降。一代之興，端由明主，其亡也忽，朝野無人。燕子箋中，桃花扇底；天子無愁，寡人好色；六朝之後，復送南朝，君子於此，而知江山之險，不足以固邦，而苞桑之繫，乃在人心矣。

臨時政府既遷北京，黃克強尚爲留守，控制東南。當是時庫倫不庭，活佛稱帝，克強請率六師，

龔行撻伐，袁世凱忌之，不許，未幾而留守府亦爲裁撤矣。

先是南北和議之時，南軍讓宅金陵，而北軍仍主舊都，輿論紛紜，決句未決。章太炎先生乃爲相宅之論，謂金陵者金縷玉石稻梁芻豢之用饒，雖鼓之北，而士不起，此謂亡徵。定鼎者南方誠莫武昌若；揚靈於大江，東趨寶山，四日而極，雖然經略止乎禹迹則給矣。夫雍州者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行功，戰士角難之場也，雖然經略止乎蒙古新疆則給矣。欲爲共主於亞洲，關中者猶不出赤縣，不足以馳驟；彼東制鮮卑，西受烏拉嶺者，必伊犁也。伊犁雖荒，斬之胡桐檉柳，驅之驅鯉，羈之羸它，草萊大辟，而處其氓，未及十年，斐然成文章矣。故以此三都者，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視其規摹遠近而已。衆以其言闕大，不易行；時適有京津之變，袁世凱藉言鎮撫，不能就職，臨時政府遂暫定北京，而禍根不絕矣。夫北京者舊政令之所出，官僚之所蟠據，游民之所麇集；寡廉鮮恥，俗滯禮壞，誠不足以作新邦。且天時恆寒，地利瘠薄，亦不若武昌甚；而袁世凱必欲居之，爲一人計則善，而爲兆民久遠計則否。然而南軍隱忍從之，固爲統一之策，而民黨失敗之機兆於此矣。

乘車至鎮江，鎮江古京口，四面阻山，形勢險壯，南北必爭之地也。孫仲謀始都於此，築城白鐵甕，有甘露寺，古跡也，遊之。買舟而上金山。

金山爲江天勝概，佛寺梵宮，回環錯落，望之若畫；山下有中冷泉，爲天下第一。或云在江之中，須以銅瓶汲之，寺僧取以淪茗，試之甘，不知其果爲中冷也否？願蘇人飲茶，尙龍井，味清而少風

韻，若以武彝者淪之，當較勝。他日須携吾家茶具，靜煮松間，以試旗槍之真味也。

其東爲焦山，後漢處士焦先所隱也。林木蔥鬱，映水皆青，聞寺藏周景王鼎，銘文古茂，惜未見。二山皆江中福地，苟以意品之，則金山似俗，而焦山較逸也。

此游凡七日，頗得山水之趣，而平日讀書亦藉以考證，此古人所以好遊也，晚車歸滬。

光復以來，會黨林立，海外華僑亦設聯合會於二洋涇橋畔。聞厦友周壽卿寓此，訪之，會中多故人，請余往焉。始南京政府時，華僑贊助甚巨，檳榔嶼吳世榮與泗水莊嘯國吧城白蘋洲等議設斯會，以爲聯絡內外之樞紐，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固與華僑有素者，許之。公推汪精衛爲會長，世榮副之，其經費則各埠擔任，故以滬上各會觀之，聯合會之基礎較爲鞏固。

余既居會中，任報務，日以國事告海外。當是時滬上報紙盛行，各主其議；曰民立、曰中華、曰民權、曰天鐸、曰太平洋、國民黨之報也；曰民強、蘇人之言論，而麗於國民黨者也；曰大共和、曰神州、曰時事、共和黨之報也；曰民聲、民社之報，而張振武之資也；曰時報、保皇黨所設，而將附於共和黨者也；曰申報、曰新聞報、則發刊幾四十年，墨守舊義，不落黨派，商賈多樂觀之。顧以各報論：民立第一，次時事，民權中華可伯仲，而太平洋文藝最勝，以柳亞子主之也。亞子蘇州梨里人，口吃不能言，面如冠玉，溫存若女子，其文章獨步一時，南社之孟也。此外小報朝興夕歇，曰晚鐘、曰繁華、曰遊戲、曰五色旗、曰黃浦潮、曰上海，多以十數，其所載者，秦樓楚館之艷事，街談巷議之新聞爾。然談言微中，亦可解紛，治遊之子靡不閱之。

報紙爲輿論之母，一國之消長繫焉。其時新邦初建，政黨勃興，民立之章秋桐，與時事之楊老圃，遂有毀黨造黨之議。各據法理，互相切磋，各報又推權之，名言讜論，頓呈大觀，吾以爲中國報界之進步從茲見矣，乃無何而以黨爭之隘，竟相抨擊。

國民黨爲同盟會所改造，合併數黨，孫中山主之。其黨人有激進、漸進二派，然多有守有爲之士，冒危難、捐生死、以流血而購自由者也。故其人多負氣，尙義俠，輕利祿，以排斥官僚。官僚亦忌之，毀爲躁進，徐圖拮抗，而共和黨乃復助其箠。夫官僚者無往而不可疏附者也，身之富貴，愛不能忘；邦之存亡，視如敝屣；以此而入政黨，羞矣。然共和黨非不知之，知之而故徠之，則以黃金有靈也。夫共和黨以副總統黎元洪爲魁，固多民社之徒，浙鄂兩派，又屬光復會之士，殊途同歸，俱趨革命，是與國民黨有弟兄之義矣。乃以何因緣，而相拮抗？拮抗宜也，而相抨擊，是則閹牆之禍，將爲謫者所乘矣。

初中山之倡革命也，以三大主義幟內外。曰民族、曰民主、曰民生。旣成，而江亢虎遂設社會黨，以號召國人，從者數萬，分會遍全國，實則庸衆之盲從爾。夫以中國貧弱，民生蕪萃，鬻妻賣子，流爲賊獲；其黠者則驅而爲盜，殺人越貨，層見疊聞。苟稍有人心者，莫不欲振其弊，舉數千年之積惡而芟夷之。而社會黨之所標榜者，曰自由、曰男女平權、曰貧富同等，陳義甚高，趨的匪易；而輕率之徒，乃以共產公妻之論，集詬於國人。社會黨之言則是，其行則非也。必將羣國內之田疇闢，學校興，道德善，法律明，而後能享自由之祉也。

女子參政爲文明國之所爭，雖以英美人之自由，尙未竟酬厥志，則以男尊女卑之說困之也。光復之際，女子慷慨從軍，頗有小戎駟鐵之風，雖不能執戈前敵，亦可謂挾數千年之藩籬矣。南京政府既立，唐羣英、沈佩貞、吳木蘭諸女士，糾合同志，要求參政，中山亦贊其舉，以同盟會章有此義也。未成，政府北遷，唐沈遂設女子參政同盟會於京中，而上海置交通部，以林宗素主之。宗素閩侯人，年三十餘，曾留學東京，而躬行自由者也。然女子參政，須有學識，方足與男子抗。宗素豫得南京政府之援，創女子法政大學於城內，其教師張亞昭女士，蘇人也，自刊女權雜誌，文亦流暢，惜發行僅兩期，竟以歎絀而止。宗素告余云，女子參政雖遭阻遏，不能徹本衷，然我輩昔昔而求之，必有成功之日，亦唯朝莫間爾。

上海庠序之盛冠全國，而游學者多以是爲逕郵，於是有寰球學生會以聯撮之，期開雄辯，討論時事，談天炙轂之士集一堂，甲評乙難，互證是非。一夕余往聽之，則以女子參政問題，究其可否，喬揚於國人。而旁席女士，時曠時喜，現於顏面，則以贊成之論而喜，聞反對之聲而曠也。

女子不可無學，而智慧每出於男人，此余之夙論也。其時勾蘭中人，竟有青樓學校之設，余甚奇之。春申爲歌舞之地，華靡過於秦淮，而羣雌墜落，未克振拔，識者憫之。張曼君者名妓也，負俠，能讀報，欲爲姊妹求自由，起而唱議，與柳如是、翁梅倩、林黛玉、謝鶯鶯等謀設青樓進化團，費絀，演劇以籌，獲千數百金，乃設校於新民胡同。聘女師二，教國文算術刺繡音樂之學，如是爲團長，曼君佐之。朝授書而夕度曲，可謂勤矣。曼君之言曰：「妓女亦國民，寧可自棄？」余聞之曰：「青

樓亦一業，修其容，習其聲，以售其技；博金錢於溫柔繾綣之中，固賢於貪吏之強噬民血也。」

演劇爲社會教育，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東西洋之高視優人者至矣。比年以來，新劇漸興，而新舞臺創之，其所演者，有新茶花、拿破崙，皆結構也。然新茶花流於繁瑣，而拿破崙則以潘月樵爲拿翁，毛韵珂爲拿后，劉藝舟爲民黨領袖。自廢后至於被幽，布景表情，層層活現；臨終一劇，海水茫茫，激昂悲嘯；蓋世英雄，溘然長逝！亦可哀矣。當是時張方被殺，衆論沸騰，藝舟登場演說，痛罵拿翁，以其有帝者自爲之心，談鋒銳利，隱刺執政，觀者感動。藝舟固民黨，山東起義時，爲登州司令，將直搗北京，痛飲黃龍之酒；和成，解兵入劇界。其人堅毅磊落，有燕趙烈士風。滬南之役，陳英士被質，商團力攻機器局，不下，月樵率諸伶趣援，牆高幾二丈，躍而上，據之。而英士乃爲都督，韵珂與諸伶約，日演劇助軍，光復之戰，新舞臺與有功焉。大總統孫中山手書嘉獎，其所建樹，固有士大夫所不能者，伶人云乎哉？

韵珂亦才士，態度安詳，長裙花笠，望之若西方美人；且兼唱鬚生，音調悠越，響遏行雲，滬濱花旦以馮春航買璧雲相頡頏，而韵珂鼎立其間。願以余評之，春航若幽蘭，璧雲若玫瑰，而韵珂則麗如芍藥也。

春航之血淚碑，柳亞子稱爲傑作，贈詩嘉許，南社諸子又揄揚之，以爲天仙化人。而樊雲門輩則甚愛璧雲，以其媚媚也。一經品題，價增十倍，遂有馮黨買黨之號。淬勵翰墨，爭論短長，幾若國民共和之創立。夫璧雲美則美矣，而流於冶，蕩婦也。若春航則石竹羅衣，鉛華不御，空谷之佳人也。

黑奴籲天，亦新舞臺之佳作，藝舟所編也。借非州之慘事，作夏人之惕言。亡國遺氓，賤同牛馬，觀之而不淚下者，非人也。一日余至臺前，閱未半，而熱血澎湃，忽悲忽恫，遘閱既多，受侮不少，回視隔坐女郎，已淚珠簌簌落矣。烏乎！演劇之感人也大矣。昔汪笑儂在滬時，曾作「瓜種蘭因」一劇，爲波蘭瓜分事也，其感人亦必此。惜笑儂已去，不獲見。夫中國之劇久矣，自唐以來，幾經遷變，而伶人不學，僅模聲調，亦如詩家之空效老杜也。夫劇者活史也，起忠佞於九泉，叙興亡於一幕，褒貶之嚴，褒鉞之彰，直足使觀者警省。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余亦曰：「劇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蓋劇者詩也，文章之優美者也，而輒近作者，不諗其義，鬼神盜賊，仕宦幽情，粉墨登場，目迷神眩，是驅一世之人心於怪僻刼奪利祿淫亂之地，其罪可勝誅哉？而評劇者亦不學，又不諗其義，斤斤於聲調之中，較其得失，一句之長，一字之短，津津道之若有味。是則有明七子之論杜，捫拾唾餘，翹然自豪，器小哉！且今之評劇者，競談汪譚矣，汪譚雖佳，弄兒爾，無益於家國。故欲隆家國者自政法，欲善政法者自社會，欲新社會者自演劇，治之本也，化之原也，故曰：「自演劇始，迨國家止。」

新舞臺之孫菊仙，清廷供奉也。念家山破，流落人間，其度曲別有一種蒼涼之氣，高下疾徐，純如天籟，雖以劉鴻聲之高抗，王又宸之悠揚，固難望其項背。顧菊仙年幾七十矣，曲高和寡，老而彌篤，更不屑以巴人下里之詞，博時髦之一笑也。

女伶亦有佳者，而劇多姚佚，每見譏於大雅。則觀者亦不自檢，猥聲吠影，雜然一堂。顧曲未終

穢不可耐矣。

榛苓學堂爲伶人所設，以教其子弟者。又有伶界聯合會，入會者皆一時之秀，苟能革其舊而新是謀，則劇界之進步，可以嚆矣。

上海爲通商大埠，居民百數十萬，乃不能自闢一公園，遂以酒館茶樓爲消遣之地。而酒館茶樓又無山水之勝也，於是不得不求之味蕪園。園在靜安寺路，爲張氏所築，未純也，而以園稱，毋乃失實。然而游人爭趨之，固以此爲彙濶也。晚風如剪，細草平鋪；繡轂瀛車，翩然戾止；青衫紅袖，若往若還；隔座送鉤，倚闌密語。人間天上，舊夢新歡，一縷情絲，隨風飄蕩矣。

出門數十武，有愚園者，花木水竹較勝味蕪，而遊人似少。閒譚飲茗，略可避囂，此外則無一乾淨土矣。徐園在卡德路之東，距市遠，稍有郊外之風。春秋佳日，每開評蘭品蕙會，涉足其間，如遊空谷，竟日不歸矣。余謂滬人尋樂，事事近俗，唯此較勝，而園中牡丹開時，亦可供騷人之賞也。

哈同花園爲滬濱最勝，一坵一壑，巧極人工；剪草成茵，栽花作屋。紅塵十丈中，有此洞天福地，占盡人間風月矣。園主猶太人，以商富，其妻迦陵女士，粵人也，崇佛，樂布施，滬人士每借之以開慈善會，非是不得入也。

黃浦江畔有西人公園，曠昔榜其門曰：「華人及犬不許入內。」華人以爲辱，而不能憤發，一雪其恥。民軍起，華人乃稍稍入矣。而胡服垂辮者猶拒止，華人素乏公德，濫折花卉，阻之宜也。乃下儕於韓盧，然功人功狗，霸者所稱，廟堂奔走之士，固猶愧其不能爲犬也。

端陽既至，溽暑漸蒸，於是而有夜花園焉。余聞其名，觀之，至則細草一區，冰亭酒肆，錯落其間，絕無脩飾，廢然而反。而狡童蕩婦，趨之如鶩，贈芍采蘭，竟成榛蕪之風，中篝之言，不可道也。

新新舞臺之上，有樓外樓者。高十尋，登之可眺遠。樓隅一室，三面嵌鏡，凸凹曲折，光線相激，使人驟變，而麗者視之，尤自笑；然來遊男女，孰非幻相？觀此可以證世界之非真，而形色之爲假。

四馬路之東，羣花聚焉。珠簾高捲，璧月長懸；鄉號溫柔，人誇窈窕。而清和宜春兩坊，尤爲銷金艷窟。聞滙濱校書多至八百餘人，花酒譙游之費，一夕耗財十萬，電燈一放，絲管紛紛，鬢影衣香，交相掩映，而楚雨秦雲，化却幾多春夢矣。太史公曰：「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揜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君子曰：「女閭之設，王政之衰也。故管子以功利霸齊，齊無王也。」近世文明諸國，始有廢娼之論；衣食足而後知禮義，女閭之盛衰，可以觀其俗矣。

勾欄之中凡三等，曰長三、曰么二、最下則野雞爾。而野雞又有二：其上者多居於大馬路之畔，洞房繡闥，鋪設華美，中住麗人，姣者且勝長三，唯不度曲，不應召。若其佇立四馬路者，則賤之又賤也。願聞此中慘象，絕無人道，鞭撻之威，饑寒之慮，象之若畜，唯利是謀。烏乎！安得十萬金鈴，護此薄命之花也耶？

麻雀之戲，盛於勾欄，此中人謂之撻和。每場費十二金，勝負之數視其約，一底或十金，或百金，徹夜作樂。滙之男女幾無人不以此爲生趣，而美其名曰：「竹叙」，以竹製也。麻雀之戲，各地屬禁，而租界放任之，中發白之聲達戶外，聞者頗怪，而不知其豪賭也。

滙濱爲華靡之地，婦女無所事事，遊園觀劇之外，相率而爲賭。驕奢淫佚，四者皆備；雖以女學生之尊貴，亦不少墜落，素臉修眉，衣裳楚楚，以與勾欄人競美。而希榮之心，戀愛之談，遂往往而爲狂且所給，海枯石爛，徒呼負負而已。

妖姬蕩婦，修飾極工，高領長裙，宛然閨秀。劇場邂逅，携手同車，妾意郎情，如魚若水，而念秧之術，巧於眩僂矣。

軍興以來，已無垂辮，羣衆之中，時見一二，瞠目視之，非北來商賈，則亡國大夫也。然斷髮雖同，而此中亦可覘黨派，何以知其然也？前修後短，翹然而分者，革命黨也；剪伐淨盡者，官僚黨也；長辮下垂者，宗社黨也。吾言雖滑稽，而細心究之，十不失一。夫晉之齒黃，越之齒黑，何以知其然也？所食不同，而薰染則異，故觀齒黃者則知其爲晉，黑者則知其爲越，必不能以黃爲越，而黑爲晉也。今髮雖細微，而取舍之間，略可以驗其心理，故吾更以孫中山袁世凱張勳之髮，而代表其人，則吾言不誣矣。

飲酒行令，逸事也。而近人易以猜枚，猜枚亦豪舉，酒酣耳熱，互決雌雄，似可以消磊塊。然猜枚名辭多尙利祿，余固不屑道。一夕飲於勾欄，同座者皆革命黨人，枚聲大起，強余猜之，余曰：

「諸公猶爲官僚派乎？」衆愕然，曰：「諸公以革命大義，覆異族，創共和，廓清瑕穢矣。乃猶習舊時之猜枚，以一品五魁聒余耳，余厭聞也。且此而不改，積惡長存，是仍驅一世之人心於利祿之途，其爲害豈勝言哉？」衆曰：「然則如何而後可？」曰：「改之。改之而合於民主之制度，今以一品爲統一。」衆曰：「善。」「其次爲兩院，爲三權。」曰：「尤善。是共和國之精神也。」曰：「四民，士、農、工、商、國之本也。曰五族，國之所以成也。曰六法，法治之根源也。曰七曜，曰八星，世界之大同也。曰九鼎，今之武功章也。以武勵民，軍國之主義也。」衆曰：「至矣美矣，十爲如何？」余曰：「共和，以統一開其始，以共和收其終，豈非圓滿之國乎？然則對手爲平權，權拳也，人與人平，而後國與國平，發彩呼爲萬歲，禱祝之意也。以此而較舊名，豈僅善惡之分，其所以涵養國人者，至深且大。賓朋之會，宴飲之間，口言之而心識之，不及期年，風行山海，而專制之毒乃可得而盡絕。」

大馬路爲闖關最勝之區，商家陳列，十八外貨，中國國產之不振，於此可見。而其藉以點綴者，二二三之銀樓爾，然此爲裝飾之品，似無益於人羣。唯杭州之絲，江寧之綢，海通之棉，似足以衣被蒼生也。

法之大馬路，亦殷賑地也，雅片之店，比戶而立，視之可怪。禁烟條約，刑罰甚嚴，而此爲外人租界，華官不能過問，芙蓉城主，遂以是爲樂土矣。

美租界商務較冷靜，粵妓居之，呼曰鹹水妹。衣服陳設，別具一種，非西裝者不敢接，而東國美

人亦住於此，墜鞭公子時一往遊，如入京橋之景也。

南市爲華人市廛，商務亦盛，而街道污穢，隘不容車。漳泉人之商於此者，負有聲勢，近雖稍式微，而會館公款尙儲數十萬金，惜無人經理，不能大有作爲。乃者始創一醫院一學堂，以謀益於鄉人，而亦虛有其名爾。夫漳泉人以商爲業，南暨南洋，北至俄境；操籌握算，以博贏餘；堅毅卓越，不避苦辛，不辭險阻，此其所長也。然墨守成法，不敢銳意更張，故能保持不墜，而進取之氣，則不及粵人遠矣。

上海爲南北樞紐，人雜言老，甬語居其四，吳語居其四，而中夏之音不一二。考其所言，則商家多甬，勾蘭多吳，而學堂課讀仍授鄉音，乃不爲國語統一計，亦可怪也。夫演劇之時，間操鄉談可也，而所謂新劇者，則生用夏音，且爲吳語，對答之間，已自扞格，而評劇者不糾之。且演劇者廣義也，觀劇者又非限一方之人也，若所言既不了解，何以生其感覺？是新劇家之過也。蓋新劇者非有豫習之功，倉猝登場，凌亂無序，以此而談革新，羞矣。

滬人競尚衣服，新奇百出，婦人尤甚。近則以女學生爲轉移，一衣一裳，爭爲模倣。社會之視女學生重矣；乃何不自愛，而以色相示人，則華靡之俗階之厲也。余曾於勾蘭中，見一雛妓以五色旗繡褲上，狎褻極矣。夫國旗神聖也，以表一國之尊嚴，而公然污穢，此而不誅，國威隕矣。越數日，小報載其事，加以抨擊，始不再見。而華人之不知國體，此其一也。

余初至滬時，見道上行人，胸懸一物，望之燦然，余以爲紀功章，及睇視之，則孫中山之象，商

務印書館所售者。余又以華人能崇拜英雄矣。夫中山手創民國，建功偉烈，東方之華盛頓也；絲繡平原，金寫范蠡，尚之宜也。然而華人之懸於胸前者，蓋以此爲玩物，非有崇拜之心也。卽有崇拜之心，亦不過震其爲大總統，而爲趨炎附勢之劣也。

商務印書館前與日人合辦，故其陳設井然，各省皆有分局，出版之書，多屬新籍。又有雜誌數種，亦斐然可觀。滬上書坊甚多，可爲全國文學之源，而掃葉山房國學扶輪社則多刊舊籍，以惠藝林。蓋自印術改良以來，鑄鉛寫石，速於剗刷；名山秘籍，賴以重光。而郢書燕說，紛然雜出，改竄舊名，以愚鄉士；禍棗災梨，罪無可逭矣。

上海之文明僞爾。自外觀之，非不煥然美備，人民熙暉，如春登臺；而社會之腐敗，道德之隕落，苟非悉心研究，則不知其底蘊也。今試取報紙而閱之：劫奪也、奸淫也、殺人也、縱火也、無惡不備，大書特書，不一書矣。然則上海者一鑄罪造孽之地也。墜其弈者，昏迷不覺，亦相率而爲僞而已。

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人之性惡。」善惡之根於人性，論者未定；而告子乃爲折衷之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又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然則善惡之分，非根於性，而由於習也，明矣。上海者能導人於惡者也。薰染之力，感化之速，若磁之引鐵，刻刻而不相離。故一入其間，則應酬交迫，遊戲相逐，車馬衣服之烜耀，詡詡然自鳴得意。雖吝者且解慳囊，而黠者則售其欺詐之術。夫德之不修，國之賊也。國者集人而成者也。今中國衰弱，論者皆

咎政府，然政府亦人爾，非有特賦之智能也。是故人人而善，則政府莫不善；人人而惡，則政府莫不惡。蓋政府者所以代表人民之意思，而爲其所應爲而已。矧在共和之邦，以民爲主，是民德之進退，尤有繫於國家。夫部婁不能生良木，稊稊不能育嘉禾；植物且然，況於人乎？況於建設政府乎？

汪精衛者革命之鉅子也。憫衆生之沈淪，挽頹風於既倒，乃出而與同志創設進德會，以鼓勵國人。其會規曰：「不爲官吏、不爲議員、不納妾、不吸煙、不食肉、不嫖、不賭。」以此相規，可謂救時之弊矣。其時精衛歸自北京，將游學巴黎，道經滬上，與余相見於會中；風儀議論，實堪欽式。顧精衛又能躬行者也，故薄勳章而不受，辭都督而不爲；湛然不滓，遂其初衷，四百兆之中有幾人哉？

余居會中匝月矣，讀書撰報之外，無他要事。其時政局平穩，人民小康，吾以中國從此興矣；乃無端而有張方之案，聳動國內。張振武者武昌首義之人也。既成，授中將，頗事驕蹇，一夕之費，擲千金不稍吝。黎元洪忌之，派赴軍事會議，密電袁世凱請誅，曰：「愛既不能，忍又不可。」以此可知元洪之處心積慮矣。方維者亦軍官，與振武同寓。其夕振武宴客於六國飯店，軍警執法處要而捕之，維亦就戮，乃不佈其罪。輿論大譁，以元洪妄殺元勳，斥爲違法。民權中華各報尤肆爲抨擊。唯民立之章秋桐獨論法理，謂立憲之國，大總統無殺人之權；即欲殺人，而陸軍總長不副署，亦無執行之力。然則張方一案，出告者副總統，受理者大總統，而殺之者陸軍總長也。夫民立爲國民黨之報，而秋桐乃有此言，若似爲袁黎辯護者，民權中華詆其人，秋桐遂去民立，而爲獨立週報。

此案發生之時，共和黨各報曲爲之解。而民聲者振武之報也，乃倒戈相向，大刺其罪。夫元洪振

武皆共和黨人，同室相殘，可謂內訌，固無與國民黨事也。而國民黨爲之不平，國民黨者以擁約法護人權爲義者也。然以此故，而黨見之爭且日烈。

華僑聯合會超立於二者之外，其所以揭示於國人者，曰富國、曰保僑，羣策羣力，胥謀建設，故其所爲有足識者。

初聯合會創設之時，有所謂泗水升旗案者，爲民國開幕之外交。泗水者爪哇之都市也，華僑數萬人，負有勢力，荷人忌之。然團結甚固，知愛宗邦；民軍起，慷慨捐輸，前後計數十萬金。及聞南京政府成，爭樹青天白日之旗，歡呼萬歲。甲必丹某者亦華人，素假荷官威，以凌侮同種，衆恨之。至是又不升旗，嘗爲叛國。某走訴荷官，以華人將暴動，荷警察逮捕數十人，下之獄。華僑懼禍，飛電請救；聯合會籲於南京政府，轉電北京，與荷使交涉。又假味範圍，開對荷外交後援會，將力爭到底，一雪國恥。於是決議排貨，禁不與荷人往來。爪哇總督乃盡釋捕者，欲以平和了結。而一時風濤雲湧之外交，遂消滅於碧海蒼波之裡矣。夫華僑之受虐於荷人也久矣，而清政府不能保護，民國初建，基礎未堅；故雖遭橫暴，義憤填膺，亦不得不低首下心，爲臥薪嘗膽之計也。

福建爲天南屏翰，華僑之所自出也。當是時彭壽松跋扈閩中，聯合會乃請政府逐之。壽松湖南人，光復之役，頗有功，爲警察總監。肆其爪牙，禽獵閩里，都督孫道仁不能制。省議會爲民意機關，壽松以威脅之；羣報之封，摧殘輿論，人民莫可籲訴。議長宋淵源入京，道滙，與余及陳楚楠共權救閩之策；而海內外之以書相責者亦日至，乃定以武臨之。時莊嘯國白蘋洲均以會事在京，派爲代表，

與海軍總長劉冠雄參議院議員劉崇祐偕謁大總統，請簡岑西林爲鎮撫使，而費紬。余與楚楠在滬，豫請南洋各埠贊助，遂得泗水五萬，仰光十萬，以供入閩之需。壽松懼，載其重寶以去，而福建始安矣。當西林之入閩也，聯合會以開拓福建之策，布告內外，於是有倡分道者。以漳泉處福建下游，礦產之利，久待經營，若合永春龍巖二州爲一道，則外可得華僑之助，而內可收分治之功。此議未成，而西林匆匆歸矣。

當南京政府之時，華僑贊襄甚巨，乃不獲與各省代表同爲參政之權，亞齊謝碧田上書請之。及參議院北遷，聯合會又力爭，并求各省都督援助，而共和黨人持不可。然新邦肇造，固有待於華僑，於是議定以商會爲選舉人。聯合會又請修正，旁及書報社中華會館中華公所，皆得選舉之權，而參議院中華僑得六人焉。

金風乍起，殘暑未消；陌上垂楊，漸舍秋色，似訴年華將老者。嗟乎！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吾別家山亦半年矣。鶯花久謝，逝水不歸；舊夢新愁，竟難消遣。攬游之心，陡然起矣！

牛女渡河之夕，乘車而赴姑蘇，至於閩門之外，夜將闌矣。徒倚樓頭，獨看天漢，想吾妻此時，上陳瓜果，默祝雙星。眞覺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也。

虎丘爲蘇州名勝，闔廬之陳跡也。山小而秀，洞壑天成。有水泓然，劍池也，歐冶鑄劍之地也。池東有亭，可中亭也；其前一石，千人石也；闔蘇州盛時，中秋之夜，士女看月於此，笙歌其上，今則渺矣。其東爲靈巖，館娃宮之故址也。響屐廊空，采蓮涇窄；陽山一敗，而麋鹿遊於臺上矣。

靈巖之上有琴臺焉。登臺則太湖在望，涵虛混碧，宇內之大觀也。太湖古震澤，大三萬六千頃，包衆山於中。而洞庭一角，獨挺奇秀，惜不遇種橘之叟，飽嘗秋霜丹實也。

鄧尉探梅，爲姑蘇韻事。而來非其時，暗香疏影，祇得俟之他日。

楓橋漁火，寒寺鐘聲；此景此時，不耐岑寂；而張繼一詩，流傳千古。信乎詩人之筆，能爲江山生色也。

江南多名園，自清中葉以來，漸就荒廢，而今之所聞者，則留園爾。園在閶門外，盛宣懷之別莊也。宣懷以鐵路國有之議爲國人所怨，民軍起，沒之。劃其半爲省議會，餘爲公園，唯入者須納錢。園之結構甚佳，松楓藤桂，多數百年物。然假山雖欠，足供登眺，而回環幽邃，尙不及吾鄉吳氏園也。園中多石刻，有快雪堂帖，尤可貴。佇立摩娑，日暝始出。

姑蘇固繁華之地，控三江，跨五湖，利盡海陸。人民殷庶，作奇技淫巧，以聚百工，而歌伎逐利，且遍南北。滬上勾欄中人無不艷稱吳女，則習尙之雅化也。夫吳自秦伯啓土以來，諸夏文明，漸被南服，然春秋猶書以夷。洎乎闔盧當國，任用伍員孫武，內修政令，外振兵戎；而季札游聘列國，觀樂知風，雅湯儒雅，已脫文身之俗矣。夫差繼立，威齊破越，爭長黃池，以尊周室，駸駸乎且踵桓文之烈矣。歌舞未終，勾踐卒至；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何也？忠佞不明，而攻守之勢異也。

蘇城爲子胥所築，形勢便利，引河入內，以事運輸。河之兩旁，人家住焉；四通八達，爲橋三百有九十。而河道漸淤，水亦混濁，居者飲之，誠可爲慮。若能擴充而新，旁植槐柳，中闢康衢，則絕



祝光榮之紀念。夫吾黨之鼓吹革命也久矣！惠州之役、黃岡之役、萍鄉之役、安慶之役、鎮南關之役、廣州之役；一敗再敗，乃至於五六敗焉。而前蹶後起，百折不撓；斷頭絕脰，死而無悔，以與專制相戰，於以造成民國。人樂共和，則天之大右華胄也。故以此起義之日，與政府成立之日，與南北統一之日，定爲國中三大節。而予乃獲逢其盛，以慰吾二十年來之冀望，則吾之所以追懷先烈者，尤有無窮之感也。

自是以來，無事可紀。各埠之赴選舉者，先後戾止。而余亦整束行裝，將爲燕趙之遊矣。癸丑之春，一月二十有四日，買車赴甯，同行者二十有七人，皆來自南洋者。翌早偕莊嘯園入城，視暨南學堂，前兩江總督端方所設，以教育華僑子弟者也，每年需費三萬元。軍興之後，費門久閉，聯合會勸請教育部續辦，而無款可籌，遂中止。然學生數十，未可曠業，乃爲送於保定烟臺及南洋公學，而存者僅數人。余意至京時，當再向教育部而一催之。

渡江至浦口。浦口爲新闢商埠，黃沙一片，寒月在地，景殊淒寂。然將來之必殷盛者，可無疑也。自浦口至天津，計程一千五百餘里，快車行二十有六勾鐘可至。此路爲英人所造，車中設備甚周，而路又廣軌，坐臥甚適也。

臨淮關爲江北重鎮，讀吳梅村老妓行，足知當時之景象。然淮水汎濫，田疇爲墟；車行數時，少見村落。其錯立於平原畎畝中者，亦寥寥如晨星。水利不修，人民危殆，政府之罪也。聞張季直有導淮之計，其事果行，宇內之大利也。

車至宿州，同車人爲余言張勳戰事。始勳據江寧，民軍力攻，破之，乃渡江至宿州。而粵軍追之，又敗。入徐州，徐州固四戰之地，北控齊魯，南通江淮，用兵者所必爭也。粵軍又欲逐之，會和議成，勳遂擁兵自衛，不服民國，儼然以清室忠臣自居。所部多山東人，稱爲侏子兵；寬袖垂辮，漫無紀律，居民輒遭橫暴，而莫可籲訴。勳每出，花翎紅頂，烜赫於途，軍中皆呼大帥，可謂蠻矣。夫勳以敗軍之將，據城負固，其心叵測，固當以法誅之。而當國優柔，養其驕蹇，必成後患，是豈邦家之福也哉？

徐州爲豐沛之地，漢高之所起也。又項羽者下相人也。下相在邳州，爲徐近縣，子房擊秦潛匿之所也。徐城之內，有戲馬臺，有燕子樓，英雄美人之陳迹也。惜余乘快車，未獲一遊，而憑窓展望，唯見天際寒鴉，爭向空林飛去爾。

傍晚入山東界，至於滕縣，許行欲行並耕之地也。其北爲鄒縣，孟子之故里也。戰國之時，鄒滕皆小，然鄒有聖人，滕有賢君，雖欲復古禮，行王道，而不足以抗衡齊楚，則以地限之也。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亦處傑紂之時也。不然地醜德齊，莫能相尙，強者霸而弱者奴爾。

又北爲曲阜，周公之所封，而孔子之所生也。魯人尙儒，習禮樂，故儒教爲天下顯，垂二千餘年，且將光大其德。聞孔林古木蒼茂，有子貢手植之楸，至今猶存。而歷代帝王之立碑頌德者亦多，他日當敬謁之。

泰山爲五嶽第一。余欲一視其頂，而夜色迷濛，凍雲深鎖，未能相見，悵悵而睡。濟水黃河，亦

於夢中過之。早起一望，則車已至滄州，而入直隸之界矣。

余生長熱帶之地，終年不雪。荷花獻歲，黃菊迎年，亦爲我臺南特色。而此時嚴冬，木葉盡脫，老樹槎枒，着雪欲花，別具一種清麗之氣。前在滬上，適逢大雪，急登樓外樓賞之，凌晨獨對，品茗賦詩，歎爲有生所未有。今白河久凍，燈籠無際；車行其上，或乘轎以遊，走絕速。漁者鑿冰捕魚，傍坐以煖，其名曰銀魚，柔骨細鱗，味絕美，非此時不能獲也。夙讀晉書，見王祥臥冰得魚事，談者以爲孝感，而今始知其謬。蓋魚久伏水中，一見光線，則躍而上。古人不知科學，凡事之非習見者，則託之於鬼神。是故六鷁退飛，爰居來集，亦以爲怪異。若以理論之，無關禍福。而未學賤儒，附會其說；造作緯書，喜譚符命；歌功頌德，諛媚時君；而宋書且有祥瑞之志，是則惑世誣民之術也，吾欲投之秦火而後快。

此行歷四省，地甚平坦，無高山以隔之，而民氣則隨流而異。江南富衣食，習文弱，而江北尚武健，淮泗之間，豪傑生焉。然地多苦貧，其黠者往往爲盜，販鹽越貨，爲害閭里。若濟南則山東之一大都會也，蘊煤鐵，饒農桑，德人涎之，通道至於青島；青島者德之駐軍者也。彼以兩教士之死，強奪此地，以爲侵略中國之計。經營締造，不遺餘力，而列強忌之。俄據旅順，英占威海，以相牽制，一旦有事，則山東非中國有也。然山東人不知其恥，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不知尙有荆軻漸離其人否？吾當一訪之。

自浦口至天津，地大可興利，古之所建國也。而委之荒廢，原田每每，地脉瘠矣。其害者則水利

不修，人民危殆，吾故以爲政府之罪也。夫政府者所以保民者也。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百姓和同，以盡地利，夫而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夫井田爲最良之制，今雖未得復行，然爲之上者亦當以民爲念；易其田疇，闢其溝洫，勸其耕織，薄其稅斂。民於是乎殷庶，而爲國家用。今山東之民困矣，江淮尤甚，道旁之販食物者，敝裘不完，狀如乞丐，亦可憫矣。夫山東齊地也，管子治之；設輕重，官山海，徠民務農，海岱之間，冠帶而往朝焉。故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霸首。今山東之地猶昔也，而爲國者不治民事，且剝民以自殖，驅而納之饑寒罪戾之中，然則民何愛於政府哉？民國既建，部設農林，非必暢談西法也。但取管子之書而行之，則民可富而國可強，豈非已然之效也哉？

天津爲北京門戶，都督駐焉。兵衛森嚴，北洋之勁旅也。庚子之役，擴張租界；日、英、德、法、俄、奧、美、比、各據一方，而府治頗小，折其城關道，電車行焉。車站有二，其一在俄租界，余至此下車，而工商部已派參事周家彥來接。北京之國民黨幹事亦遠道相迎，可謂禮篤。乃乘馬車至德義樓，宿焉。

舍館既定。過河北。至公園，省議會在焉。時已閉會，乃入直隸陳列館。館中多天然物。菽麥梁黍之屬數百器，民所以食，國所以資也。夫中國爲農產之國，而北方乏稻，然亦有種者，唯水利不及南方爾。機織之業，逐年發達，愛國布之銷路，亦漸廣，若能推而大之，比戶之利也。然陳列之布，

多舊式，且有數年不易者，如是則觀者生厭，非所以廣招徠也。開平灤州之煤，爲省中巨利；李鴻章督直時，募股開之，採以西法，故能收效。而其外則無足紀者。

天津女學爲全國冠，余夙聞之，以北方女子不尙浮華也。吾輩至女子師範學堂，監督某女士延入；其女生皆笄年待字，淡粧裙布，天然端麗，而課程亦高，始信所言之不謬。然自由之風，近亦鼓扇。余聞某女生以濫用其情，鑄爲終身之錯，可不惜歟？夫女子非不可自由也，愛情神聖，又非可以利誘而名動也。妃匹之感，出於自然；篤學以明之，慧眼以定之，毅力以持之，而後能始終不渝。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余謂莊子之在宥，則今之自由也。其音相適，而界說尤善。自由者制裁之反面也，然其作用每出於範圍之外，社會之賊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真人類之自由也哉？

南開中學堂爲嚴範蓀所辦，重實益，屏浮文，畢業之士多習學歐美，人才之藪澤也。範蓀道德文章，爲國人所欽式，丰儀晉接，亦藹然可親。時適午餐，留諸人共飯，饅頭蔬饌，環坐而食，猶是儒家風味也。

模範小學卓然可觀，其教育以尙武爲主，智德副之。故童蒙皆壯健，臉作來禽色。時寒甚，冰積地上數寸，吾輩南人膚欲裂，而彼等僅御薄棉，習操於空曠之地，奔走跳躍，矯若游龍。則教師上課時，亦短衣草寫，溫文之中，蘊含剛毅。夫中國學子柔弱久矣！古之爲教者，禮樂射御，以定其程。

是故春夏授經，秋冬講武；入則治國，出則典兵；將相之職，靡有殫域。孔子爲儒教之宗，及門之士，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而仲由絕纓，冉有用矛，桓桓赴赴，爲國干城。降至季漢，此風未泯。唐代以文取士，然小說所言貴介，則曰聲色犬馬。夫既愛犬馬，則能射獵於深山廣野之間，是尙武之風猶存也。今之貴介則無愛犬馬者矣。生於閨閣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聲色之外，無嗜好也。故其爲士者，長衣博袖，狀貌若女子，徒步不能趨十里，非是則不得爲士。是故學愈積則體亦愈弱，以此與白人搏，安往而不敗哉？昔趙武靈王處積弱之國，發憤自雄，騎射胡服，以教國人。日本者東方之君子國也，幕府之時，士皆佩劍，至今學校之中，人尤尙武；捐軀報國，視爲至榮，故能戰強俄而伏之。今中國積弱甚矣，遠師武靈，近法日本，方足以信民氣，而當於教育勸之。吾觀模範小學之成績，而不禁色然以喜也。

天津爲北洋大埠，長城內外之貨物，均以此爲出入。而京奉鐵路遠達歐州，其至張家口者，則駝運可趨庫倫，故貿易次於上海。然團匪之亂，元氣損矣；壬子兵變，耗財尤鉅。先是和議旣成，卜都新宅，袁世凱不敢南下，猝有防軍之變。遂藉言鎮撫，擁居北京，而權力不失。或曰：京津之變，中有妙用，而無端受禍者唯商人爾。自是以來，巨室大商均不敢居華界，而租界之殷盛日進，可謂爲難驅爵矣。漳泉人之賈於津者已百數十年，今則銳退，僅四五家爾。厦商莊弼臣爲余言：建幫之貿易，以臺糖爲大宗，每年約有二十萬擔。西北諸省多至此採運，其銷路且至內外蒙古。自臺割讓後，糖久不至，而洋糖驟入。香港之白糖，非洋糖也，而亦言洋糖，以免納厘金爾。曩者臺灣白糖之名騰市上

，色澤而味香，今以漳潮之產者代之，然不能與洋糖抗。蓋以本國之糖須納厘金，一關一卡，例必檢查，費時耗財，莫此爲甚。洋糖則納稅之後，配運無過，故同一糖也，同一價也，而購者必捨國產，是非自殺之道歟？夫厘金之害，論者多矣。裁厘加稅之議，南京政府亦行之矣。今病商之害不除，而曰提倡國貨，振興實業，將誰欺乎？

租界之中，日界最盛，妓樓酒館多集於此，以其可以聚賭也。街道之整齊，慶肆之宏大，臺北尙難與比。而俄奧之地則寥落如鄉屯。曩者袁世凱督直時，爲保利權之計，擇地於三不管，建一南市，以與日界抗；然其所盛者，亦唯妓樓酒館爾。而三不管之名，遂喧騰於遊人之口。

前清慶王奕劻秉政二十餘年，納賄聚斂，富擬公室。聞和議之時，滿人尙謀一戰，袁世凱慮有所梗，密以二百萬金獻之，而遜國之詔乃下。是則南北統一，奕劻之力也。彼乃擁其鉅資，優游德界之中，其次子亦入德籍，載酒徵歌，且以喜樂，猶如隔江商女也。

光復之時，亡國大夫之避地者，非遠至青島，則近居天津，彼豈以此爲首陽哉？蓋託於外人權力之下，可以保其孽與賄也。

北人篤守舊而少變通，豚尾之奴，踵相接也。夫清社旣屋，舊制宜除，方足以新民志。而政府乃欲保之，何也？頃者山東選舉國會議員，衆以辮髮者無選舉權，而辮髮者多巨室，併力爭之。都督孫寶琦以問政府，袁世凱竟下令曰：選舉一事也，辮髮一事也，無相牽涉。故其後國會之中，乃有辮髮議員，寧非怪狀？或曰：當塗固不樂斷髮也，徒以身爲元首，不得不勉從新制，冀掩人目。不然其出

入於總統府者，固多豚尾之奴也。

南中革命，北方未受戰爭，故其人多不知所謂民國。一夕宴後，過茶館，隔坐有兩村人，其少者曰：「前月公園開會，有人演說，謂今日爲共和政體，我輩當知愛國，吾不知何謂共和？」老者曰：「共和者，大家和氣之謂也。我聞宣統皇帝年幼，不能親理政事，命袁宮保代辦，故我輩須和氣也。」余怪其言，又憫其昧，以彼固不知今日之爲民國也，又不知袁世凱之爲大總統也。然則舉四萬萬之人，而欲羣知共和之真理，當於教育求之。而人人不能就學，則當以社會之教育，涵養其常識，使人皆有國家思想，而後可以收共和之效。

中國人無共和資格，此響言也；謂共和不適於中國，此尤不通歷史者之論也。夫唐虞之世，無爲而治，此非共和之明效乎？孔子聖之時者也，而禮運一篇，闡揚大同真理，其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舉能，人人不獨親其親，長其長，子其子。夜不閉門，道不拾遺，而天下治矣。」孟子學於孔子者也，而主張民權。莊列諸子尤嫉專制，惡竊國，懸擬郵治之制，以扇和同之風。唯法家尊君而卑臣爾。然法治之極，舉君民而納之軌物之中；今之立憲，固管子之所言也。而天視民視天聽民聽之訓誡，尤爲百世不刊之論，而謂中國不適於共和乎？周厲王虐，國人流之於莒。周召二公共和而治，此非共和之證乎？夫厲王之虐，不知視路易十六何如？而國人能流之，則民權之信，已超於法人之革命。共和而治，以民爲主。周召二公不過代理其政，猶之責任內閣也。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則今之上下兩院也。嬴政無道，毀滅先王，焚詩書，坑儒士，以愚黔首；而陳涉發難，

沛公入關，子嬰繫組爲虜，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則自私之害也。漢武表彰六藝，罷黜百家，名爲尊孔，實則背道；蓋其所尊者，非孔子大同之道，而小康之教也。自是以來，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中原板蕩，靡有寧宇，而共和之精神將滅矣。西風鼓動，幸而蘇生。今誕降才周辟爾，苟保育得宜，新機無遏，則康強迪吉，足以成人，否則殤矣。故余以中國之共和，謂之維新可也，謂之復古亦可也。

來津四日，國民共和兩黨連夕招宴，官民亦誠意相待，其情可感。而後屆之代表又十數人至，乃偕乘專車而入北京。

華僑選舉會以前翰林院充之，固所謂清秘之府也，而我輩乃出入其間，十日始畢。其中選者，皆國民黨，可謂戰勝矣。然國民黨以把持選舉，遂致失信於華僑，此則馮自由之罪也。初海外選舉代表時，共和黨亦出爲運動，而勢微不足以競爭，故其報名赴會者七十餘人，多前之同盟會員也。逮至選舉，卒有百二十餘人，則馮自由之作僞也。自由爲稽勳局長，國民黨幹事也。衆以假冒代表，議罷選，謂：「吾輩來自海外，涉波濤，歸祖國，欲以選舉人才爾；今自由乃侮謾華僑，用牟私利，其罪當誅。」然罷選之後，必起訴訟，而代表又不能久留，遂草草而罷。此則國民黨之失策也。其後遂有頒檄文，以揭自由之罪者。

選舉既畢，大總統接見代表於府內。我輩入謁時，儀仗兵鵠立兩階，奏樂迎。秘書長梁士詒爲贊，至禮堂，北向立；既大總統出，衣常服，侍從武官隨之，南向立；海陸軍總長左右侍，皆戎服佩劍。衆行三鞠躬禮，大總統答禮，笑容可掬。年事雖多，而精神尚健，眼光殊炯炯也。乃言此後所以經

營國家，發揮共和，保護僑民之策；由教育而實業，由整軍而外交，滔滔數百言，而歸其要於富強。謂創造民國，華僑之力居多，此後尤望匡助。遂爲華僑祝福，衆亦齊呼萬歲。禮畢，大總統退。饗代表於別室，分贈照像，敬受而出。衆以當塗之言，拳拳以國家爲念，苟此心不二，克違盟誓，豈非洪福？而其後竟有大謬不然者。

先是二月十二日，爲清帝遜國之日，而五族之所以共和也。都人士大開紀念於先農壇，凡七日，士女觀者十數萬，如荼如火，道爲之塞，可謂空前之大會矣。會之二室恭掛諸先烈之像，其外則整陳諸物，皆有關於革命者；如吳樾之彈片，汪精衛之鐵練，沈佩貞之戎服，使人感念不置，而歎此莊嚴之民國，固非一蹶可就也。然清帝遜國，雖出於公天下之心，而亦逼於時勢。宗廟不驚，尊號如故，且受國民之優待，古來滅國，無此便宜，則今日之會，豈偶然哉？

先農壇爲清帝祈年之地，其東則天壇也。郊天之禮，爲國大祀；鐘鼓之宏，俎豆之潔，爲人間所未見，故亦陳列一室。其最寶者爲郊天之玉，玉有五，各具一色，厚約一寸，徑長可二尺。按黃玉爲琮，紅玉爲瓊，綠玉爲瑛，黑玉爲璽，白玉爲璧，非郊天不用也。次爲清高宗告天金版，凡十二，文係御書，雕刻精緻。又次爲尊彝之屬，古色爛斑，周器也。而天子籍田之器，皇后親蠶之物，幾於不知其義。論語謂子入太廟每事問，非是則不明也。蓋以辨物考名，古今互異，苟以今日之杯盤，而解說三代之宗器，其陋可笑。而此中所陳者，皆標明其號，故能一目瞭然，增長無數學問，此教育之道，所以貴於實驗也。

天壇地甚大，以藩園之。古柏蒼然，境絕幽謬，其內有圓丘，有祈年殿，非郊天不啓也。中國稱君爲天子，故其禮特重。然今日已廢，而有議改爲公園者。夫以北京之大，居民幾二百萬，乃無一公園，以資遊覽，豈非憾事？天壇處正陽門外，繁賑之區也，若能闢而用之，則古跡可存，而勝地可現，誠一舉而兩得也。

北京古幽州地，召公之所封也。北倚長城，東臨渤海，居高馭下，襟帶黃河，天然之形勢也。漢唐之時，視爲邊要，輒命雄師以守之。遼入關後，稱爲南京；金爲中都；元爲燕京。明成祖既奪國，移都於此，始名北京。置大興宛平二縣，屬順天府，府尹之權擬巡撫，清代因之。中爲皇居，城周四十里，爲門九；南曰正陽，其左曰崇文，右曰宣武，是爲皇居之前，或曰前門。北之東曰安定，其西曰得勝，曩者興師，例以得勝出以安定入也。東之北曰東直，其南曰朝陽。西之北曰西直，其南曰阜城。正陽之外爲天橋；天橋行數百步，又一門，曰永定，則外城也。正陽之內爲中華門，前之大清門也，是爲禁城，其門曰天安。其內爲端門，又內爲午門，午門有關，其內則太和殿也。東曰東華，西曰西華，臣工之所出入也。禁城之後，曰地安門，其內爲煤山，明懷宗殉國之地也。禁城之外，環以御溝，旁植垂楊，夏時荷花盛開，景殊清靜。城牆皆朱色，覆以黃甍，顧年久不修，中多剝落，頽唐之象現矣。民國既建，清帝約遷宮，居於頤和園。園在西直門外，以帝幼，而袁世凱又爲舊臣，未忍迫之，故大總統府且居於貴胄學堂焉。顧北京政府亦臨時之政府，當俟正式國會而一定之。

民國官制，略如法美。大總統之下，有副總統，則美制也；然美以副總統爲元老院長，而此則無

也。黎元洪以副總統而爲湖北都督，駐鎮武昌，且領參謀總長，是副總統者無事可爲也。按臨時約法，大總統有故之時，副總統代行其職權，是則以備萬一，而免選舉之倉猝爾。

立憲之國，三權分立，故大總統無責任，而內閣行其職權。內閣之制，爲部十一：曰內務、曰外交、曰司法、曰財政、曰工商、曰農林、曰交通、曰教育、曰陸軍、曰海軍、曰參謀、皆稱總長，由國務總理率之。每有會議，則總長列席，其命令則副署，是爲政府。按臨時約法，國務員之任用，須得國會同意，故非政黨內閣，則不得其與援。唐內閣既倒，趙秉鈞承之；秉鈞爲袁世凱私人，而亦掛名國民黨，是可謂政黨內閣歟？彼爲前清民政部尙書，非能與民黨合也，而虛與委蛇，則將利用之？抑藉是以相維繫乎？是必有分解之日也。

內閣之下，有蒙藏事務局，猶英之印度大臣也，其權降於總長。夫蒙藏領土甚大，兼以青海，則政務較繁。故或議合華僑之事，而設殖民部；或擬援蒙藏之例，而設華僑局。蓋以華僑分處五洲，人達千萬，雖有公使領事之保護，而無一局以統率之，則不足以促其內向之心也。

大理院爲最高司法，而分立於行政者也。前清政法混雜，吏道多弊；至是乃爲獨立，各省設高等審判廳。其下爲地方，爲初級，皆用以保國憲之尊嚴也。

臨時參議院既閉，而正式國會未開，故此時之民國，有行政，有司法，而無立法。然大總統之職權，當遵約法而行，固不虞其僭越也。

清帝雖已遜國，而禁城之內，尙得行其法權，固儼然一小朝廷也。以故封賞之詔，奏事之摺，仍

然發刊，蓋民國以外國君主禮之也。夫外國君主固有治外法權，然此中之人，豈非民國之人乎？五族共和，滿人其一，而紅頂花翎時見於道，則舊制未除也。吾於陰曆元旦，見有高車駟馬，往來東華門者，舊臣之朝賀也。然彼爲清室之人，用之固宜；而鄉曲之士，冠婚喪祭，乃尚有襲亡國衣冠，以誇耀閭里者，此誠不知羞恥矣。聞張勳在徐州，每逢清帝誕辰，仍用舊時衣冠，拜牌上壽。此則民國之罪人，而爲法律所不容者，然而彼固宗社黨人也。

清帝既受民國優待，歲供四百萬兩，兼以奉天熱河之私產，計之不下數萬萬，猶是一富家翁也。苟能出而經營，設立覺羅銀行，以規辦路礦，則猶可以握中國之財權。然而清室無此舉畫也，則亦僅爲亡國之皇帝而已。

五族共和，人有權利。滿人既得參政，則清帝可選爲大總統乎？此疑問也。余意清帝而有此資格，苟肯棄其尊號，則仍爲民國之人也。爲民國之人，則仍有選舉之權也。夫爲大總統者，非必有閩閩之地也；但有其學問，有其道德，有其才幹，而又爲國人所欽式，則可爲之。羅斯福報界之人也，威爾遜法律之士也。人苦於不能立志，不能進取爾；彼古來多少英雄，孰非出於貧賤也哉？

織緯之說，學者不言，而其事或有偶然者。北京爲元人所建，而好事者遂有懸談，謂元亡於至正，是正陽也；明亡於崇禎，是崇文也；清亡於宣統，是宣武也，此皆南面而立之門也。然則正陽之外，爲永定，民國其從此永定乎？夫國之興亡，在人而不在天；蓋人之所爲者有實，而天之所寓者無形。故曰：「人定勝天。」又曰：「天助自助者。」今三代之亡，亡於人也。元明遠矣，清人以外族入主

中夏，太平之役，宗祚斬矣；曾胡自賊，保厥餘灰。外侮孔張，日昃不暇，多難興邦，此其時矣。而宮闈縱慾，貴胄擅權；賄賂公行，廉恥道喪，民怨已極。重以庚子之變，縱盜殺人，戲侮列國；西安遠狩，幸而得還；上下一心，發憤自強，培養民氣，整剔吏治，猶恐不足以救。乃復芟夷之，紊亂之，瓜分之禍，迫於俄頃。雖非武昌起義，而清人已魚爛矣。夫武昌起義，雖曰光復，實以救亡。蓋當此風雨飄搖之時，非有毅力決心起而代之，則不足以圖存，且不足以變法。故革命者，迫於時勢而然也。是故清室之亡，亡於慈禧，亡於載灃，亡於宗室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正陽門爲往來孔道，長年不啓，車馬出入，須繞月城而行。詢之故老，謂自古已然，啓則變作，故懸爲厲禁，非天子郊天，不敢啓也。曩者南京政府蔡宋二使來，開此迎之，而京師遂有兵變，非其驗歟？烏乎！此則惑於青鳥之說也，否則霸者用以愚民也。文明之世，而猶存此拘忌，何足以新民智耶？

崇文門關稅，前以王公管之，歲收二千餘萬元，悉充宮中之用，而不納於政府，故其稅率不定。從前外吏入覲，須貢土宜。聞岑西林督粵，陛辭之時，慈禧命採辦玉簪；既至，飭工選理，價值數千金，以獻，不納；復獻其絕佳者，值萬金，又不納；西林疑慮，其幕客曰：「太后之命貢簪，意不在簪也。公盍獻二十萬金，爲太后壽。」從之，下旨嘉獎。嗟乎！苞苴之行，啓自官中，而國尙可爲耶？故凡行里之入此門者，必先關說，否則扣留。而稅之輕重，以官之大小爲差；彼督撫者所以敲軍吏也。

，而羣吏又以剝小民也，而卒納之宮中，是天下之貪壑也。曩者我臺林維源以道員召見，督稅者諗爲巨富，索金二十萬元，始得入都。若此者何可計算？改革以來，此弊始除。然貨物仍徵之，而入款乃不及曩時，顧督辦者猶得不貲也。

宣武門或稱順治門，以清世祖由此入也。世祖爲中國主，年僅七齡，事由攝政主之。而宣統亡國，亦七齡，事又攝政主之。均是叔父也，均是攝政，何多爾衰之英武，而載灃之童昏耶？宣武門之城闕猶在，而策馬一過，能無盛衰之感？

中華門之東爲東交民巷，各國駐節之地也。高樓矗立，周道如砥，華人不許居住。而兵士佩劍者，亦不許往來，豈非怪事？先是團匪之亂，暴攻使署；及平，各國遂闢其地，築危牆，建礮臺，駐兵防守。自正陽至崇文之上，亦爲外兵所踞，荷槍巡視，隱若敵國。中國法權不能施行其內，此則國家之大恥也。夫京師爲內外所觀瞻，政令之所出也；而築堡列戍，若曰保護，是失國家之尊嚴矣。聞孫中山入京時，又主遷都之論，其亦有鑒於此也歟？

三海爲清室西苑，地屬禁掖，非得擅入。吾輩因國務院邀遊，始獲一賞苑中春色，眼福誠不淺矣。三海之水源出玉泉山，滙爲昆明湖，則頤和園也。入西水關，爲十刹海；更入禁城，爲太液池，則北海也；其南爲中海；又南爲南海；廣百數十畝，春水未泮，一望澄瑩，玉宇瓊樓，真覺紅塵不到矣。吾輩自南海入至勤政殿，左爲朝房，王大臣值宿之所也。又行至瀛臺，德宗被幽之地也。入其室，窓戶均蔽以幃，日光微薄，狀殊淒寂。室中陳設亦非甚珍貴，宮監告余云：「德宗實崩於此。」傷

哉！向使戊戌之詔得告成功，則清廷早已立憲，政由國人，雖不能如日本之維新，亦可步彼得之變法，而漢人革命或可不起。而乃謀啓奸人，變生宮掖，垂簾訓政，誰爲厲階？此則榮祿袁世凱之罪也。夫德宗之爲人，雖未諗其臧否，然據內外所言，固亦可爲之君也。夫以可爲之君，而有可爲之臣，以輔弼之，則國家可理。齊桓以管仲而霸，晉文以趙衰而興；況以立憲之國，實在內閣，非必雄才大略之主也。而德宗乃齎志以沒，國祚隨之，且有燭影斧聲之疑，雖曰天命，豈非人哉？

自南海至中海，夏時可泛舟。道旁壘石爲山，多花木；有人柳一，高及丈，刻石記之，謂扶荔宮之種也。三眠三起，不知果有其事否？然槐亦能眠，入夜葉垂，此則日光感觸之效也。柳性近槐，其理亦是，而古人少習科學，遂以爲奇爾。

中海之海晏堂，慈禧居之。堂爲西式，陳列亦多西器，而時鐘最夥，大小凡二十餘，有康乾時物。堂中置寶座，狀如短榻，敷以黃緞；前列一案，案上花瓶二，玉器二，左右各立琉璃燈一。堂之四隅，滿貼福壽紅箋，慈禧之筆也。或以錫瓦工，則深荷恩榮矣。願慈禧之書，寶鏡娥媚，畫梅尤佳，惜其竟爲呂武爾。堂爲層樓，上則設室；北地苦寒，故用炕。長及室，寬可六尺，褥厚幾五寸，白絨爲之，柔軟適體。器多粵中物，或嵌螺鈿，鏡奩繁敦之屬，位置猶昔，但多塵封爾。聞慈禧不樂宮居，冬住海而夏住園，園則萬壽山也。宴游之侈，服御之華，德菱女士記之詳贍，宜其敗也。

此中宮殿甚多，千門萬戶，其名亦不可勝紀。漢之扶荔，唐之溫泉，未必如此之盛。而翹然危立者，則紫光閣也。清制將相之建殊勳者，圖形閣中，猶漢之雲臺，唐之凌烟也，喬木世臣，與國休戚

，以今觀之，能無落莫之歎？

北海之水，則太液池；跨以石梁，長約二十丈，東曰玉煉，西曰金鰲。夏時荷花甚盛，瀾瀾鴛鴦酣眠柳下，真不知陵谷之變矣。北海之山，曰瓊島，一名萬歲山，則宋之艮嶽也，金徙於此。自麓至頂，百三十餘丈，周圍二千四百餘尺，元中統五年修之。其山皆玲瓏石所疊，峰巒隱映，松桂蒼鬱；引水山背，以機運上，自龍口噴出，至仁智殿，而注於池。時水凍，故不得見其景。清人崇佛，建塔於上；塔磚皆範佛，內奉釋尊，謂之千佛塔，式爲西藏，以介福也。自下視之，黃光閃爍，則塔尖之金球也。山下有方碑，高及丈，聖祖所立也。文爲漢滿蒙藏四體，以序此山之由來，是亦考古者之資也。

景山在地安門內，亦御苑也。其下貯煤，故曰煤山，明懷宗殉國之地也。山高百餘丈，周垣二里，上分五峯，峯各有亭；前爲綺望樓，後爲壽皇殿。離宮別館，棟宇相望，林木蒼鬱，允爲佳境，而不知固一傷心之地也。斜陽欲下，杜宇聲悲，道上行人能無引領天末，而呼帝子之魂耶？

雍和宮在安定門內，清世宗之潛邸也。世宗爲皇四子，素懷大志，物色英豪，與劍客奇僧相結納，聖祖惡之。既奪位，殘害昆仲，誅鋤異己，國人莫敢謗。章嘉呼圖喇嘛者，與有功，賜爲淨修之所。棟宇之大，京中無匹；殿中有佛像一，跌坐蓮花，高八丈有奇，以一沈檀雕之，崇嚴寶相，勝於丈六金身矣。已而西藏進一妙女，年十二，印度產也。明媚窈窕，工密咒，世宗嬖之，尊爲菩薩，而自稱爲護法天王，時開無遮之會。女有侍者漢人也，聰慧絕倫，善得世宗意，每持瓶立左右，謂之龍女

。當是時佛法大盛，宮中喇嘛數百人，各恣淫樂。有大喇嘛者，具幻術，能咒人爲獸，與女通，世宗知之，弗忍棄也。藏俗每年節，例開打鬼之會；會以夜，世宗與女登壇講法，龍女侍，大喇嘛率徒立壇下，既而門啓，諸喇嘛喬鬼奔入殿上，距躍曲踴，作攫人狀。女叱之，皆辟易；大喇嘛率徒逐之，往來鞭策，乃爭奪門出，以佛法能勝魔也。時方追逐，殿之上下皆混雜，忽燈光一閃，世宗仆座上，血濺數武，而龍女已不見矣。報入宮中，皇后率王大臣至，拘女及諸人鞠之，不能言；大索龍女，亦不得。乃放女西藏，而卒不知龍女之爲何許人也。或曰：是碩儒呂晚村之孫也。初會靜勳大將軍岳鍾琪舉義，不成，獄興，辭連晚村。晚村著書，素嚴華夷之防，至是嚴治之。子葆中時爲編修，亦論斬。門人受禍尤衆，於是漢人大憤，謀暗殺。晚村之孫女年及笄，逸而逃，遂講論劍術，甚精，能刺人於百步之外，隱忍入宮，以復祖父仇。勇哉！或曰：聊齋誌異之俠女，則此女也。是時禁網嚴密，故隱其事，然則蒲柳泉之稱爲神龍，實知其人矣。考鄂爾泰傳，是日世宗視朝如恆，午後忽召爾泰入宮，而外間已傳暴崩矣；爾泰入朝，馬不及鞍，留宿三日夜始出，尙未及一餐也。是必猝遭大變，故驚惶若此。連橫曰：「是宮也，俠女覆之，暴君殲之，漢族之光也。」宮中有玉佛一，高尺有五寸，純白無瑕，珍寶也。古物稱是，多世宗之所賜。又有歡喜佛數尊，作男女合交狀，蔽以幃，隱賄喇嘛始得見。夫佛爲清淨之體，六根俱絕，何爲作此狎褻？彼蓋以女爲魔而佛能勝之也，是爲西藏所塑。藏爲黃教，帶妻食肉，無害清規。故活佛者人爾，而稱爲佛，則清人以宗教之力而統治蒙藏也。夫蒙古以武力震宙合，禽獵嗜殺，厥由天性，自紅教傳入以來，念佛誦經，悍氣降矣；西藏亦然，清人特尊其

教，寵喇嘛若驕子，一寺之費，耗鉅金不稍惜。乾隆時且譯蒙藏佛經以頒之，可謂大振宗風矣。故章嘉呼圖活佛時錫北京，禮遇之隆，位在諸王上也。

文廟石鼓爲中國文化之寶，固非秦碑漢碣可得而比也。鼓凡十，大徑尺餘，高可三尺，初在陳倉之野，唐鄭餘慶始遷置鳳翔。韓昌黎作歌，以爲周宣王獵鼓，宜置太學。按史宣王爲中興之主，開明堂，會諸侯，大閱車徒，其文則雅頌也，其字則史籀也。而說者揣測，或以爲文王之鼓，或以爲成王之鼓，而鄭樵據殷丞二字見秦斤秦權，以爲秦鼓；馬定國據後周書以爲宇文鼓；陸友仁據北史以爲元魏鼓；至楊慎之僞作全文，尤謬。五代之亂，鼓亡其二，宋皇祐間，向傳師求得之。大觀中，徙開封，置辟雍。靖康之末，金人陷汴州，取歸燕，置大興府。元至元己卯，始置文廟戟門內，分列左右，繞以木欄。國子司業潘廸乃據鄭樵施宿薛尚功等說，作音訓，缺者缺之，計得三百九十有九字，立石於旁，今尙存。按鼓計數應六百五十有五字，而今更爲漫滅，所存僅三百二十有五字而已。清乾隆十五年，高宗據所存之字三百有十，重文二十有二，作新鼓；制較小，亦置於戟門外，別作音訓，立石記之。其文古茂，凡十章，都八十句，茲以今文讀之如左：

我車旣工，我馬旣同。我車旣好，我馬旣阜。君子員員，獵獵其旂。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右甲)

靡猷合道，允熾維宣。天子謂公徒，我其以圉。簡徒狗衆，除道具駕。驅我馭其亞，帥我弓其射。(右乙)

亞車趣趣，輶車漣漣。左驂駉駉，右驂駉駉。其旂纓纓，其旆靡靡。君子其來，導我鳴鑿。

(右丙)

我車翼翼，我馬鑿鑿。導彼盤原，躋彼大陸。彤矢族族，鹵弓戛戛。其旂緜緜，君子之來。

(右丁)

遙來騤騤，時余卅里。余射鹿於茲，六轡寫止。出勿憂微羅，或以時雨逢濕。陰陽靈帛，華我天子之所。(右戊)

其淵也孔深，帛淖洋洋，沿沿沔沔，漫之一方。其魚不識，蒸蒸維鱖，鯨鯢鮒鯉，又極又罟。(右己)

其阪又多樹，爲棕柏檇樸，楊柳及栗。旣氏旣柞，如莽如箬。及華及碩，禽翰酒宮，以時而作。(右庚)

其途孔庶，獸迺寧處。麋豕豚蜀，麀鹿雉兔，越越其具，趨趨其虎，左驂馬執之，大黃弓射之。(右辛)

卽鹿又奔，搏臆又填，鮮蒞時旨，異位時申，如天之喜，秀藝員作，徼徼庸庸，卽以寫樂。

(右壬)

徒驥旣射，我馬載止。用賢孔庶，康康敷治。田車旣安，日維丙申。用各爲章，害不永寧。

(右癸)

石鼓之由來尙矣。而世猶有疑者，以爲既屬周鼓，文辭雅茂，則孔子刪詩，應列采芑吉日之間，何以不見？一也。漢太史司馬遷遊覽名山大川，撫拾異聞，網羅舊事，何以不載周紀？二也。然孔子周游，未嘗入秦，而或發見於漢氏之後，則子長又何得見？如竹書紀年者，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塚所得，則非兩漢人可得而知也。且古來金石多埋沒於荒烟蔓草中，至今始出者，何可勝數？更有遠見於數萬里外者，此則奇之又奇也。清光緒間，南美洲秘魯人掘地，得唐堯治水碑，文爲古篆，今尙存於博物院；考古者遂以洪水之時，二洲相接，不然何有此物？近者燉煌石室發掘唐人寫經，無慮數千卷，紙爲黃麻，歷久不壞，余亦得一。夫中國爲文明古國，兵燹之中，每多藏窖，或以殉葬，苟此後礦業大興，翻山刊道，以盡地利，則必有所得，以補古史之缺也。石鼓之帖已禁模榻，東西人士每購之，以爲考古之資。而余亦得一，并明人張照所書昌黎石鼓歌，殊可寶也。

文廟爲元代所建，規模宏大，明清皇帝均立巨碑，以尊崇師道。宣統卽位，升爲大祀，舞用八佾，其典重矣。民國初建，暫停釋菜，而各省猶有行者。夫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手訂六藝，以集大成，故曰萬世師表，而爲東方之聖人也。

文廟之右爲太學，則國子監也。制亦宏大，按禮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太學，命曰造士，漢氏因之。光武中興，稽式古典，備置禮器；明帝卽位，親幸辟雍，坐明堂而朝羣后，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講經，諸儒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故其盛也。太學之士三萬人，氣節相尙，以討論時政，今則僅有其名爾。然夙讀史書，所謂明堂辟雍圍橋者，

皆不諗其制，茲始見之，亦可以知古禮矣。太學之外爲圍橋，狀如華表，其內爲辟雍，建之水中。水曰泮水，其形六角。又內爲明堂，天子講經之地也。辟雍之下有兩廡，廡各立石，刻十三經，凡四百九十，爲康熙時所建，亦已禁楊矣。

柴市亦在安定門內，則府學胡同，宋文信國公就義地也。明初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始建祠，宣德間命有司春秋祭祀，天地正氣，賴以永存。祠制雖不大，而庭前古檜二，蒼鬱盤錯，數百年物。清時祭者不敢服章服，以滿洲與蒙古同俗，而神不敢非祀，故其上懸一額曰：「有宋存焉」。

謝疊山餓死之地，則法源寺也。寺在宣武門外，唐太宗疾征遼戰士處。梵宇幽大，有唐柏二，春時丁香盛開，文士多觴詠焉。

楊椒山故宅，在達智橋畔。其旁闢一小園，壁嵌家書數通，獄中作也。聞清時御史欲上彈章，必齋戒禱祝，以椒山爲一代直臣也。室內有與化江春霖手書之聯，則參劾奕劻不成而去者也。

天文之學，發端最古。唐堯之時，乃命羲和教授民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後代因之，其理日明，而延及數千年，竟不能進步，吁可慨矣！北京之觀象臺，建於元至元十六年；地在內城東南隅，臺上有郭守敬所製之渾天儀簡儀量天尺。清康熙十二年，新製六儀，曰天體儀、赤道儀、黃道儀、地平經儀、地平緯儀、紀限儀，易之，而置舊儀於臺下。其時以西人南懷仁爲欽天監，歷象之學，多有闡明。乾隆九年，又製璣儀撫辰儀以副用；臺下有滴漏堂、測量所、晷影堂，是爲中國獨一之觀象臺，西人遊者莫不驚其精妙。顧園匪之亂，多爲德軍取去，雖數次索還，不許，而中國古式之儀器遂

不得見，豈非國人之恥哉？

地安門外有鐘鼓兩樓，均建於元代。鐘樓甚大，每鳴時，聲聞京內，然久已不用。清乾隆十年，重建，有碑紀述甚詳。鼓樓舊名齊政樓，上有銅壺，制極巧，相傳爲宋時物，今亦不用，優勝劣敗，豈不然哉？

北京梵宇極多，而最大者爲隆福護國二寺，均古剎也。隆福在朝陽門內，建於明景泰二年；而護國爲元丞相托克托故宅，明宣德中更名大隆。每逢廟會，百貨雲集；曼殊仕女結伴來遊，鬢影衣香，若遷若往。然寺甚荒廢，佛像亦剝落，梵天廣大，亦有盛衰時耶？

天寧寺在廣安門外，爲北魏孝文時所建，始名光林，則梵宇之最古者。寺有塔，高百有四尺，凡十三級，爲隋文帝所建。四周綴鈴以萬計，微風一振，音無斷際，亦一詩景也。夫佛法之入震旦，以北魏爲盛，隋唐顯之；譯經立派，各振宗風，至今猶受福慧。而緇流墜落，正諦無聲，芸芸衆生，莫登彼岸。我聞在昔，法相皆空，能不大呼獅象，一覺帝天人鬼之夢哉？

陶然亭爲宣南名勝，至北京者靡不遊之，文人題詠，膾炙人口，寔則平淡無奇。北京爲仕宦雜踏地，車塵馬跡，終日喧騰，幾於無可退避，故不得不求一清淨之域。亭在右安門內東北隅，遼金時所建，清康熙間，郎中江藻脩之，亦曰江亭。外盡蘆塘，花時若雪，於秋最宜，又可消夏，故多勝詠也。亭之外一小墩，有香塚焉，碑銘絕哀艷，余愛誦之，其辭曰：「浩浩愁，茫茫劫，浩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竭，一縷香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胡蝶。」或

曰：是葬花之地也。願以辭文觀之，必爲侘傺才人，弄其狡獪，以洩胸中之憤。然余雖知其意，而難已於情，能不積一副熱淚，爲向天涯一哭也哉？

文明之國競設公園，以供遊覽。吾居東京，若上野、淺草、日比谷，幾於無日不遊。而北京則絕少樂趣，當軸亦知其醜。清季載振歸自外洋，擇地西直門外，就三貝子花園故址而張之，爲農事試驗場。亭臺花木，布置適宜，費歛百數十萬圓，實可爲一大公園，則上野淺草亦無此規模也。余曾驅車一遊，其後農林總長陳振先又開茶會於此，故得遍賞風光也。入園右行，爲萬牲園，虎豹獅象之獸，鷹隼鸚鵡之禽，各以類聚。循行數百武，至幽風堂，迴廊曲折，中爲牡丹園，花時紅白披紛，可坐而品茗焉。堂之對面，石礪隆隆，則四烈士墓也。先是光復之際，良弼爲軍諮處長，尙謀再戰，彭家珍刺之，俱死，一時親貴始狼狽。已而袁世凱入京，任總理大臣，命馮國璋進攻武漢，以拮抗義師，國人啣之，黃朱楊三烈士要之東長安街，抵以彈，不中，願未幾而和議成，則四烈士與有功焉。民國元年秋八月，卜葬此地，前大總統孫中山親臨其穴，烈士可謂不死矣。又行百數十武，至自在莊，豆棚瓜架，宛若田家；其旁則溫室，多熱帶花卉。於時春寒尙厲，堤柳未萌，而牡丹水仙桃杏之屬，爭菲競艷，香觸鼻觀，則以人力而奪天工也。北地春晚，原有唐花之技，瓜匏蔬菜亦可先時而熟，唯價較貴爾。暢觀樓在園之中，慈禧離宮也，樓爲羅馬式，陳設亦極華麗，有女士沈壽所繡舞伎圖，神態如生，絕筆也；又有慈禧畫梅；樓之上級有月臺，可供遠眺；白雲一片，西山在望；遊人至此，塵垢皆消矣。庭之左右各置銅製龍鳳一，用以噴水，工作殊佳。過橋，至豔春堂，有宋柳二，大可數圍，半爲

雷火所灼，而鬱鬱尙有生氣。園周約十數里，借少山壑，無幽邃曲折之致；而引水成池，以橋通之，橋以十數，大小高低無一同者。然園距前門遠，遊者須費半日，始得一覽其勝，願北京而有此園，亦足以翹然於人矣！

圓明園爲清室離宮，址在海甸，蔓草荒烟，狀殊淒寂。驅車一過，憑弔興亡，誠不少銅仙之淚矣。初洪軍之役，東南倣擾，文宗倦勤，沈湎女色；園中有四宮，曰牡丹春、芍藥春、杏花春、海棠春，各置殊色，以待衾裯，而皇后別居天地一家春，可謂極人間艷福矣！已而英法構兵，京畿告急，倉皇遠狩，一去不歸，玉帳珠襦，慘遭一炬，劫灰零亂，比於阿房之火矣！穆宗繼立，兩宮垂簾，慈禧每言修築，恭王力諫乃止，而王遂以此獲罪。臺灣割讓之翌年，大學士李鴻章窺慈禧意，謀修此園，以博太后歡。潛入其中，相度形勢，事爲御史所聞，劾其不敬，下旨嚴斥，且罰俸，是必有厄之者。園中多石刻，甚佳，他時當往榻之。

萬壽山在西直門外，垂楊兩旁，官道如砥。車行十二里至海甸，又行數里至頤和園，慈禧之離宮也。初圓明園燬，慈禧議修不果；光緒初，國內無事，新闢此園，以海軍經費二十萬兩充之，大興土木，窮奢極美，以恣一人之淫樂，而天下事不可爲矣。昔秦政併吞六國，混一海內，築阿房宮，五步一樓，十步一閣，讀史者以爲亡秦之禍，願阿房之大不知視此奚若？苟以其殃民誤國論之，則古今一揆也。園周約二十餘里，前帶昆明湖，後控萬壽山，崇樓傑閣，錯落其間，宇內之大觀也。入門，至仁壽殿，朝覲之所也。循右行，爲玉瀾堂，昆明湖在望，廣可百畝，時冰未泮，一碧如銀。沿堤過文

昌閣，又行百數十武，一銅牛臥水濱，背有銘，爲乾隆時所作，重可四千斤，用示稼穡艱難之意。履水至八方亭，左挹鳳凰墩，右帶長橋，可至龍王廟，亦曰南湖，壘石成山，中藏邱壑，景絕幽邃。其外爲西堤，楊柳毵毵，春光未漏，有橋三，隆然而立者，玉帶橋也。循堤至清晏舫，則石船也，四面皆窓，聽風賞月，夏秋最宜。聞慈禧每至此休息，蓋自玉瀾堂可以刺船來也。其西南爲烟嶼，樹木蒼鬱，望之若隱。循廊行，至清遠亭；又行，至秋水亭。稍北有聽鸚館，其旁爲山色湖光共一樓，亦絕景也。又行，至排雲殿，園中之最結構者。制度宏大，東曰芳輝，西曰紫雲，三殿并立，慈禧居之，故尙懸其像；像爲美女士卡爾所繪，視之若四十許人，聞慈禧雅善修飾，梳頭易服，日凡數次，故宮眷亦競爲華艷。裕庚之女德菱歸自巴黎，入園供奉，一日傳朱稍薄，慈禧嘗之，以爲羨也。又一日燕尾稍短，又嘗之，曰若再爾，當剪女髮。顧德菱善得慈禧意，而德宗亦厚遇之，每密談國事，以不得變法爲憾。牝雞司晨，維家之索，誠可歎已！排雲殿之上爲德暉殿，又上爲佛香閣，則萬壽山也。古曰金山，壘石成之，乾隆十六年，建碑，始改今名。湖亦同時所鑿，閣中供佛，而太后稱老佛，可謂比擬不倫。其左爲轉輪藏，引水激輪，日夜不息。右爲寶雲閣，棟宇几案均以銅製，雕刻精巧，非數十萬金不能成。自閣而上爲衆香界，又上爲智慧海，則絕頂矣。距地雖高，而石級可登，絕無攀躋之苦，是爲園中大觀。放開眼界，瀏覽江山，御風憑虛，飄飄欲去矣。嗟乎！人生行樂，須當及時，而乃割剝黎元，以供一姓；穢德彰聞，毒通四海。誰欲不亡，其可得哉？出殿，爲排雲門，其前有華表甚巨，題曰「雲飛玉宇」。繞廊行，至寄瀾亭；又行，爲留佳亭。入邀月門，登樂壽堂，德宗駐蹕之所。

也。循廊再行，而歸玉瀾堂，此則山之前面而沿湖布置者。其中有亭四：曰水木自親、曰烟雲獻彩、曰丹樓映日、曰日月爭輝，各據勝景。廊長二萬二千三百三十有六步，丹漢孔塗，上畫園中景色，凡一千一百六十有八幅，無一同者。內懸電燈，入夜齊放，恍若明珠萬顆。廊之左右各列樹，其下爲玉簪，花時若殘雪，而凌寒松柏嚴冬不凋也。嗟乎！園之工程幾何，雖不可計數，若僅以此廊觀之，已不知用盡多少膏血矣！自聽鵬館而北，爲畫中遊，景絕幽雅，紅塵不到，真乃遊於畫中矣。其西爲小有天，則山之背也。又北爲延清賞樓，沿路多牡丹，樹則松柏，對岸蘇州街，則後湖也。初高宗奉太后南巡，至金闕，愛其繁華，將再往，帝以后年老，不任遠行，乃築此街，以備臨幸。閩閩市肆，百貨駢集，無異吳中風景，然久已失脩，僅存舊趾而已。又東爲湖山真意，西北田原，望之在目。沿道行，有關屹立於前者，赤城霞起也。度關爲雙亭，爲景福閣，亦園中之一大觀也。諧趣園在閣之東，內建宮殿，花石奇秀。其南爲頤樂殿，前築大戲臺，凡三層，旁列兩廊，則賜王大臣聽戲之所也。慈禧雅好戲，無日不演，時召國內名伶供奉，其當意者且寵以翎頂。願所演之戲，多屬神怪，未敢以歷史之興亡，觸太后忌也。流風所布，內外相尚，一時親貴競以演戲爲名高，如載振昆仲尤其著也。京中名伶以楊月樓譚鑫培爲翹楚，氣勢之隆，且與王公相頡頏，而閒曹小吏奔走門下，頤指而色使焉。夫自道咸以來，內憂外患，岌岌將亡；士大夫廁身入朝，不能竭智盡慮，拾遺補缺，以救邦家之危，罪已不遑。乃復競張聲色，肆其狂且，若不知有滅國之禍者，嗚呼慟矣！西安遠狩之後，遂播秦聲，悲哀激楚，悽惻中腸，聞者以爲亡國之音，而慈禧竟樂之，誠可怪已。慈禧既淫樂居園，不問國事，

外任奕動，而內委李監，綱維不張，政以賄成；天下驚驚，若與皆喪；而覺羅氏之宗社隕矣！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吾視此園，若聞驪山烽火也。出門，再至仁壽殿，遊止矣。其旁一井，曰「延年」，汲而飲之，味絕甘，嗟乎，吾非今日，又安能飲此水哉？

北京雖中央樞要，而遊覽之地絕少。若東安市場，若勸業場，都人士趨之如鶩，而一入其間，則甚囂塵上，不可停息。然都人士之往來者，多以此爲獵艷之所，妖姬蕩婦，亦以是餌人，流目送睽，媚態畢呈，竊玉偷香，勾魂去矣。

八大胡同在前門之外，猶上海之四馬路也。其地曰韓家潭、曰陝西巷、曰石頭胡同、皆上乘也。次曰李鐵拐、曰王廣福、曰小李紗帽，最下則胭脂、朱茅兩胡同爾。京中勾欄均萃於此，掛牌納稅，制若公娼。警署理之，然其法未周，又無檢徽之令，故花柳之毒播傳絕速也。嗚呼！人生之害，孰甚於茲？而淫者不察，殘其肢體，以累後人；無罪而宮，怒然可憫。其害且及於邦家，君子於此而知種族之弱朕於勾欄矣。

此中凡分二等，上曰清冷小班，猶上海之書寓也；其下曰茶室，則野鷄爾。燕趙古稱多佳人，而備覽花叢，絕少當意，豈傾城傾國之歌，古今人亦不相及耶？顧自庚子以後，南妓嚮至；衣裳粧飾，濃淡入時；糾酒錄事，雅善綢繆。而北妓生計竟爲所奪，優勝劣敗，固其宜也。然聞此中人語云，南妓之伶俐，終不如北妓之恬靜也。

南北妓院恒多相異之點，滬上呼妓曰先生，而北京則曰姑娘。余謂先生爲長者之稱，名不可假。

不如姑娘之當。宋時呼妓曰小姐，而今則貴家之女稱之，是賤而貴矣。民國既建，官僚氣衰，大人老爺之尊號，久已不聞於耳。余意不如存之，而呼長三爲大人，呼么二爲老爺，禮失而求諸野，所謂告朔之餼羊者非歟？

北京演劇爲國內冠，清制京曹不得挾妓，遂多從伶人遊，以爲名高。每張會，必召之侑酒，嬌歌曼舞，柔媚若女子。所居曰相公堂者，多萃於韓家潭；珠簾繡榻，粧飾若勾欄，故所往來者多一時名貴。聞故老言，道咸間此風最盛，團亂後，漸就式微，今則奉令禁止，而伶人亦稍知自愛，不歌後庭之曲矣。然如梅伶晚華者，實具子都之姣，每一登臺，男女爭視。惜余非梅村，不能一慶王郎之曲，不然五陵年少豪華子，甘心欲爲王郎死者，正恐尙多其人也。

香廠亦一時之盛，每年元旦開之，月終始息。而廠甸尤爲繁鬧，書畫骨董之屬，陳列道左，索價舊數倍，且多贗鼎；然亦有佳者，非明眼人每入其彀。而零縑斷簡，或得之以爲至寶。余素撰臺史，每有意於逸文，曾以三百錢市「巡臺退思錄」一部。書爲光緒初臺灣劉璈所輯，詳載法人伐臺之役，雖刻版粗漏，然足以裨吾著史。書賈云：是書歷二十年無一問者，故喜余市之，而余亦喜其有益也。夫青萍結綠，天下之至寶也，然非登於薛卞之門，則不能知其寶，故才士之不遇亦若此。

琉璃廠爲京中風雅地，文明之所薈萃者也，書坊畫室櫛比而居。京工善製墨盒，范銅爲之，能以方寸之間，刻字數千，書法娟秀，且價亦廉賤，來遊之士莫不購之，以贈親友。余亦定製數十，將以饒吾鄉人也。

景泰藍亦京中妙製，名馳內外，而近漸粗漏，遠不及日本之美。夫中國藝術發明最久，而製器衆物，今不逮古，文明之源涸矣，君子於此而知其國之貧也。

北京商品陳列館，建於清季，其所陳者無異津門。唯女士沈壽之繪繡，實爲罕覩；設色寫生，巧奪造化。曩者羅馬萬國博覽會之時，沈女士曾繪意大利皇后之像，陳列會中；意后固絕色者，豐容美態，並世無雙。后見之大說，前清商部遂以萬金購贈，而女士得優等之賞矣。夫繪繡爲中國獨擅之妙，女士現充北京美術學堂堂長，苟悉心傳授，煥發文明，爲國之華，豈小補哉？

幽燕固帝王舊都，街道寬廣。而路政廢弛，稍一降雨，則污泥沒脛，車不得行。偏街小巷，時積遺矢，行人掩鼻而過，而站崗巡警漠不干涉，真所謂寬仁之政也！同仁堂爲著名藥舖，在大柵欄之中，聞每夕閉門，則行人糞溺其外，及早除之，習以爲常。而堂主人竟不爲怪，且以此爲生意發達之瑞，誠奇想也。

吾來北京，聞京中有三臭之目：曰闢墨出、女袴脫、陰溝發。蓋以北婦長年縛袴，而暗渠穢穢也。然闢墨爲科舉之文章，士大夫所藉以取功名獵富貴者，而乃下躋於女袴陰溝，則其聲價可知。今闢墨已廢，而二者尙存，遊北京者，如入鮑魚之肆矣。

居京幾兩月，日事徵逐，欲爲塞外之遊，以覽其山川之勢。而京友無肯偕往者，余於是携一襖被，珥一筆，持一杖，以作張家口之行。

京張鐵路爲通蒙古之道，粵人詹天祐所督造。其材料悉取諸國中，路險阻，越山行，以貫長城內

外，故建築難。然自開通以來，蒙古之貨物悉以是郵，故收利絕鉅。車站在西直門外，而總站在豐臺，與京奉津浦相接軌，是爲北方之要道。上車行，未幾至清華，有美國所建之大學，以培育人士，其經費則以庚子之賠款充之。又有製革廠，北方產皮多，利外溢，所製簡漏，而今以新式用之，則其效必顯。少頃至南口，則居庸之南也，曰下關，有城守焉。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爲之城。又十五里，曰上關，則居庸也。城之南門，石刻「古雄關」，字大徑尺，車行其右，氣象幽偉，爲古者用軍之地。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又北十五里，爲八達嶺，明大將軍徐達大破元兵之處也。鑿隧通路，其旁有宋楊五郎石像，屹立山頭。八達嶺之北門，大書「北門鎖鑰」，爲景泰三年建，此則長城之隘也。長城爲秦王政所築，起臨洮，終遼東，蜿蜒萬餘里，爲世界鉅工之一。城高四尺，厚二十餘尺，壘磚爲之，每重四十餘斤。吾於青龍潭得一磚，堅若石，欲携歸，以重而止。自秦以後，歷代修之，用以備胡，蓋中國之遭胡患也久矣。然蒙古已馴弱，弓矢來庭，撫之若郡縣，而活佛不服，稱制自娛，故余欲至庫倫，一窺其變也。過嶺爲懷來縣，則土木堡，明英宗蒙塵之地也。苟無于忠肅者，南朝天子安得生還耶？宣化爲關外重鎮，秦漢之上谷也；元初建上都，歲一駐蹕。顧自南口至此，車行山谷間，或越長城而過；山多童，間有樹木，屬梨棗，時尚未花。而蒙古人驅駱駝以行者，每羣數十，鈴聲斷續，偃仄官道中，亦一創見，入夜至張家口。

同車粵人霍幹唐亦欲赴蒙古者，遂偕宿於張綏鐵路總局。張綏鐵路者，起張家口，至綏遠城，中經山西之大同，爲北界交通之道。時方建築，其局員多粵人，聞我輩遠來，禮遇甚優，可感也。

越早借幹唐等乘驟車遊市上，至大境門之外，又一長城也。爲明永樂間所築，因山壑谷，緣亘千餘里，是爲塞垣之外蔽。兩山抱擁，中闢一關，其外則大洋河，苟以丸泥封之，雖萬夫莫過。然古今異勢，強弱異形；弓矢之利，易爲砲火，又變而爲千斤之彈。據關固險，其術已窮，而長治久安之計，當以進取爲的也。夫蒙古歸附久矣，前之足爲禍害者，今已隸爲臣妾，則長城可以無用；而其足以爲後患者，又在蒙古之外。整軍經武，移民務農，以日求富庶，其險固重於長城也。夫疆域形勢，隨時而變；嬴秦之世，居庸塞外，皆匈奴也。故築城起臨洮終遼東，足以自限。元魏以後，兼有上谷雲中，故築赤城至五原，而後足以攻守。明初既逐蒙古，驅之於陰山之下，故復築外城，因河爲界，而邊防乃可無虞。今內外溝通，道路相絡，夫何足以自固哉？以進爲守，以開爲闔，以無事爲有事，而後可以保國也。今之論者，以東西角逐，地球日隘，北京僻處一隅，不足以經略大洲；欲爲經略大洲者，移都庫倫或卜宅伊犁。其言雖屬遠遠，而以時勢攷之，固非鑿空之論。伊犁居大洲之中，地肥饒可用，而元人崛起和林，併取歐亞，則蒙古者固英雄用武之地也。然蒙人頑愚，失其本性；射飛逐走，尙成游牧之風。經略之法，首在教育；拓之以智，結之以仁，獎之以文，厲之以武，而後乃可用也。然而今之爲國者，僅顧目前，雖以活佛之負隅，而不敢致討，則經略蒙古者，亦唯俟之後人爾。

大境門路達庫倫，計程十二日。道經沙漠，乏水草，每遇大風挾沙，飛至數千里，人畜俱陷，交通之力，唯恃駝駝。其上者則乘駝轎；駝轎之制，大於筍輿，兩駝肩之，御者立左右。駝性馴，遲速行止能從人意。夫駝爲塞外之產，任重致遠，且忍饑渴，故度大漠者必騎駝，非馬可及也。駝毛可織

布，善禦寒，每年夏間剪之，或自說，其價頗貴。蒙人畜駝爲產，多者數百頭，又有白駝較貴，每頭值千金，余於北京萬牲國會一見之。清初用兵蒙古，以張家口爲驛站，故駐軍較多，若他日鐵路開通，則千里猶戶庭焉。

張家口爲貿易之場，市肆不大，而貨物轉運甚盛。西商多設棧此地，以採辦蒙古之產。蒙地多駝馬，羊毛之利輸至歐州，苟能設廠製呢，則其利何止十倍？中國北方會自製屬毯，其品粗劣，若以機造之，則可以通歐貨。又製革者亦工業之一大利也，士襲西服，軍效西制，呢革之用，驟增什百；乃不自謀供給，而以原料與人，人乃操其術而攫其利，國安得而不窮哉？羊毛之外，厥維蘑菇，庫倫產之，華人嗜爲上珍，亦入口之一大宗也。蒙人多肉食，屋旁鑿一窖，積餒其中，久則生菇，采而曝之，消售甚廣。顧地常苦寒，產穀少，唯黍及梁，故穀多配往。次曰茶，茶爲漢口所製，曰茶磚，蒙人以茶磚爲幣，則其物之重可知。明代茶馬之市，設官主之。茶爲蒙人所嗜，每朝以鑊煮之，和乳加鹽，杓而飲，然後作事，否則多病，故販茶之利嘗數倍。然庫倫貿易之權，近爲俄人所握，而俄之貨幣流通各地矣。

蒙人信佛，尙喇嘛，尊之若神明。獄之曲直，喇嘛聽之。事之吉凶，喇嘛卜之。病之生死，喇嘛禱之。祭之始終，喇嘛主之。蓋以蒙人素少讀書，欲讀書者須師喇嘛，而喇嘛乃又不事生產，食租衣稅，荒淫驕蹇，顧盼自豪，蒙人顯愚，因之日墜，烏乎！亦可哀矣。夫蒙古爲成吉思汗之部落，武功赫耀，照臨史策，而乃一敗不起，種性昏庸，幾不足以自立，此則統治者之罪也。夫清代之鎮撫蒙古

也，但取羈縻之策而已；寵之以爵祿，申之以婚姻，重之以宗教，勉之以馴柔。而於蒙人自生自養之道，竟不爲之講求，此亦殖民之策也。然蒙古地大民少，不爲屯田強兵之計，而爲拓土開疆之名，吾知其必敗矣！故欲經略蒙古者，當爲長治久安之策而後可。

帽兒山在張家口東南，俯瞰市鎮，上有寺，祀佛，我輩登之。羣山起伏，戍樓相望，則昔之所謂烟墩者也。山壑有兩井，相距僅五尺；其一成冰，一則泉清可掬。步武之間，寒暑互異，寺僧以爲奇。嗟乎！何奇爾？人心不同如其面。方寸之中，冷熱驟變；悲喜得喪，猝然交綏；忽焉而歌，忽焉而哭；歌也非歌，哭也非哭；一息之頃，失其本心，自非至人，孰能忘情於冷熱者哉？

余既欲至庫倫，一觀其變，而逆旅主人以爲不可。問其故，曰：「蒙地未平，游匪四出。商賈逐利，百十爲羣，猶時遭劫殺，且行程遠阻，凌冰雪，度絕漠，設有不虞，非策也。」幹唐以爲然，余亦且止，以俟他日之遊。

回車至南口，聞明陵宏壯，爲建築大觀，乃往謁之。陵在昌平州北之軍都山，自西山蜿蜒而來，氣萃於茲。拓而展之，若平原，河流貫之，蒼蒼鬱鬱，勢幽而遠。永樂五年，卜築此山，詔名天壽，其後諸陵皆奠此。凡十三，故曰十三陵。中爲長陵，在筆架山下；其東西兩峰，則獻陵景陵也。裕陵在右門山之東，而茂陵在聚寶山。奉陵在史家山；庚陵在金嶺山；永陵在十八道嶺；昭陵在大峪山東，定陵在其南。慶陵在西峯之右；德陵在檀子峪之西南，相距或數里，或十數里。唯思陵遭難，不獲營建，附於田妃之墓，故較遠也。余自南口乘輜，至陵園之外，有石坊甚巨，竝立當前，光緒間直督

端方修之，其外則大河橫流，氣象萬千。循石坊約六里，有碑亭焉，清聖祖之所建也。其旁翁仲側立，獅象駝馬之屬，重各數千斤，風雨飄搖，間多剝落，撫今思昔，能不慨然？長陵之外，繞以黃牆，有兵守之，門者道余入。庭中多松柏，至祭殿，殿基大，柱皆楠木，凡三十有六，每柱徑約八九尺，不加髹漆，而堅緻若鐵，良材也。又行至寢殿，有碑立於轟鳳之上，大書成祖文皇帝之陵。碑爲朱石，光可鑑，高丈有六尺，潤六尺，人世之寶也。其後有門，以灰封之，則羨道也，梓宮在其中。左右兩階，登其上，草木蒼鬱，但見一丘，故謂之陵。俯仰眺望，羣峰起伏，或拱或擁，若朝會者，巍巍乎一代之陵也。嗟乎！自秦以來，帝王之陵多矣，而每遭發掘，唯明陵獨嵯峨無恙，則清代有以保存之也。然宣統遜國，尊號猶留，七豎不驚，宗祀永續，豈非食德之報歟？君子曰：「天也！」

大陸游記卷二

大陸游記卷二

回京數日，治行裝，買土宜，循京漢鐵路而下，以橫覽大河南北。京漢鐵路者，中原之要道也。始光緒二十有二年，津海關道盛宣懷以直鄂兩督保薦，入朝，詳陳築路之策；其時朝野鑑於甲午之敗，頗有意變法，乃派爲督辦，設總公司於上海。翌年，與比利時公司，議借英金四百五十萬磅，以路權爲押，其工師材料悉取諸比國，實則俄人爲之後援也。約成，英人大譁，以侵其揚子江之商權；蓋以此路貫聯南北，而支線且將及全國，故英人忌之。自是以後，各國競攫路權，伸其勢力；茫茫禹州，將成四分五裂之象；所謂鐵路政策者也。然此路自二十有三年興工，至三十年告成，計長二千四百二十有六里，其利大溥，將來粵漢蜀漢兩路竣工，互相聯絡，則貿易悉最於漢口。且此路之間又多分路，其大者，曰正大、曰汴洛、曰浦信、以旁達秦晉，下注江北，與滬寧隔帶水；而寧湘鐵路又當揚子江下流之衝，無往而不利矣。顧此路既爲比人所握，遇事牽制，遂倡議歸辦。三十有四年，值借約完期，遂贖回，而路權始歸中國矣。查民國元年，實收利益多至六百三十萬餘元，若善其經營，節其浮費，則所益當不止此；而爲部局所沒者又不知凡幾。蓋以官辦之事業，莫鐵路若，利大而固，久而溥，宜乎各國之爭謀之也。初孫中山入京，以辦路之策說袁世凱，從之；月與三萬兩，設總局於上海，欲以二十年之期，集款六千兆圓，築路二十萬里。聞者以爲誇大，寔則非誇大也，觀其所謀，欲以

外國華僑財力，通工而合作也。然自討袁師起，而此二十萬里之鐵路，遂借中山以去，惜哉。

出京三十里，至蘆溝橋，夙爲入京孔道，詩人詠之，猶唐代之灞橋也。其河亦曰渾河，桑乾之下流也。西人謂之馬可波羅橋；馬可波羅者，意大利人，元初，入燕，筆之於書，故名之也。於時岸柳未稀，殘月在樹，春寒中人，倚枕而臥，夜色蒼茫，半由夢中過之。已而車至涿州，古爲涿鹿之野，則黃帝大戰蚩尤之處也，是爲黃族威震華夏之始。又行至易州，有燕丹之黃金臺焉；白衣置酒，壯士不還，至今讀史者猶有遺恨。然荆軻之劍，漸離之筑，勃勃尙有生氣；則余固不以成敗論人也。夫游俠之風，盛於戰國，及漢猶有朱家郭解之徒，欲以匹夫之力，與王侯抗，以觸當世之文網。斷頭顱，燔妻子，悍然而莫之顧，其義烈矣！然而霸者忌之；法家禁之；芟夷屠滅，俾無遺種。而民氣乃厭厭斃矣。清政不綱，人懷光復，革命之聲，澎湃宇內，而吳樾始爲之起，以振數千年之積弱，刺客之風，賴以不泯。若其眷懷私利，懸賞殺人，甘爲獨夫之鷹犬，則固游俠之所恥也。夫游俠者天下之公義也；道德不能範，法律不能裁；而游俠者乃得搥其胸而伸其氣，以快一世之人心，豈非天下之勇士哉？車中偶讀刺客傳而申論之，猶聞蕭蕭之風度車窓而過也。

保定固直隸省會。重山西峙，羣水東流，爲禹貢冀州之域。金元時爲順天，至明始稱保定，清代因之。地廣而民庶，誠京畿三輔之長城，而宣大兩邊之內險也。聞城中古跡頗多，停車遊之。

蓮花池在城內之南，清高宗南巡之際，曾建行宮，花木水石，超然清雅。庚子之後，兩宮回鑾，復別建之，以爲駐蹕之地。嗣改爲公園，遊人雜踏，而消夏尤宜。池鑿於元代，守帥張柔引鷄距泉以

入，種荷甚盛，於時春冰初泮，青錢未浮，領略風光，已消客思。池中有亭，略約可通，其旁有小方壺、濯錦亭、藏經閣之勝，刻石甚多，有楊而賈者。

廉頗趙之良將也，聞墓在城之西北十里，久廢，唯廟尚存，而馨香亦淡。余謂華人尚古，金石書畫，嗜之甚深，而於古人之史迹，反多置而不問；棟宇之建，俎豆之禮，其所祀者，乃爲不可知之神仙。而所謂英雄烈士者，多在若存若亡之間，且舉其名而不識，烏乎，亦可哀矣！

翌日乘車行，至望都，古曰慶都，堯母慶都氏生於此，其名久矣。陵在城內之東隅，有巨碑一，爲清初湯斌所撰。而丹朱之墓亦在城東；漢志云，堯處其子於丹淵，爲徹侯，故曰丹朱。

又行至定州，周之鮮虞，戰國之中山也。有漢中山靖王之墓，在城西南。聞定州眼藥甚佳，未知然否？

又行至正定，車過滹沱河，其河自山西繁峙縣之大戲山發源而來，以達於海，計長千三百餘里。漢書更始二年，光武自下曲陽馳至滹沱，倉皇就食。蕪蕪亭之麥飯，不知尙留其香乎？惜不下車飽之。

石家庄距正定二十有八里，屬獲鹿縣，地當燕趙之衝。秦末，趙王使李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則此。及漢置石邑縣，有山曰枕頭，險要可據，其鐵路又通太原，足扼山西之吭。辛亥之役，清廷命吳將軍祿貞率師南下，至石家庄，駐不發；調爲山西巡撫，亦不赴；蓋將軍固抱光復者也。提戈伐鼓，慷慨誓師，將據絕此地，以斷南北之途。又聞與藍天蔚約，會兵北京，冀逐客帝，尅日行矣！清廷聞之大驚。良弼者滿人之狡也，遭人往刺，遂被害；而天蔚亦不敢進。民國既建

，追贈大將軍，將立像此地，以旌其烈。烏乎！馬兒爲國死爾。我來此地，緬想英風，擬賦一詩，以爲來者勗也。

又行至順德，殷之邢都也。戰國屬趙，自此至邯鄲，皆趙地也。趙爲三晉之一，地薄人衆，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塚；女子彈弦貼躡，游媚富貴，偏諸侯之後宮。而武靈王又益厲之；王以胡服騎射，教訓國人，敵秦伐胡，威赫內外。蓋當羣雄併立之時，非任俠尙武，固不足以立國也。今趙地之民弱矣，振而起之，是在君子。

邯鄲地處平原，城大而固，前爲趙都，攻守之險也。秦圍邯鄲，趙王乞兵於魏，信陵君竊符救之，一時多其義。然趙亦有平原君，能養士，而毛薛二公乃出於博聚者之間。天下非無士也，士之抱異守貞者，固不願以功利炫，其炫者，非士也，鷄鳴狗盜之徒爾。雖然平原君猶能養士，以存垂亡之趙，今則并鷄鳴狗盜之徒而不能養，國安得而不亡哉？城內有叢臺，武靈王之所築也。漢光武拔邯鄲，置酒高會，則此。余亦遊而登之，蓋余之至邯鄲，亦欲以一杯之酒，痛澆趙州之土也。

翌日至磁州，爲漢武安縣，有曹操之疑塚焉。又行至豐樂鎮，東南五六里，有銅爵臺之故址焉。蕙帳烟空，妓堂香散，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豈不悲哉？嗟乎，操固一時之健者，而今安在哉？吾爲操哭，并爲千古之奸人哭也。

彰德爲河南之北衝，地殷民富，距豐樂鎮五十里，豫州之域也。漢置魏郡，曹操受封於此。晉封魏王，稱鄴都，以篡漢祚，南北朝之際，東魏亦都此，固霸者之地也。後晉始稱彰德軍。當宣統之立

也，袁世凱獲罪，隆裕將誅之；張之洞救之；始放歸河南。世凱項城人，素驕蹇，不敢入里門，遂寄居彰德，以觀天下之變。其時奕劻秉政，世凱陰事之，北洋諸將，又多舊部，潛爲擁護，一旦有事，則將乘風雲而起矣。辛亥之役，清人輒敗，奕劻請用世凱，委以總理大臣之權，隆裕不得已聽之，哭於德宗之廟；以其不能手戮大仇，而反任以軍國重事也。世凱既入京，逐攝政，樹私黨，命馮國璋焚漢口，又與民軍議和，奕劻援之，遂迫隆裕遜國，而爲臨時大總統矣。當是時南京政府初建，士氣方張，振旅北征，以清幽冀，可也；否則畫河而治，勵軍待時，亦可也；而民軍乃貪南北統一之美名，臥鼓輜弓，偷安旦夕，遂使世凱得假其柄，倒行而逆施之，豈不謬哉？彰德爲魏之鄴都，代漢當塗；其言果驗，吾恐不能如阿瞞之干位，而終爲本初之末路也。

湯陰則蕩陰，爲殷之羑里，有文王演易之臺焉。又岳飛者湯陰人也，爲宋名將，誓復中原，至今婦女猶稱其忠。城內有鄂王廟，刻王手書前後出師表，筆勢飛舞。余曾得其榻本，珍藏於家，故時於車上，高誦怒髮衝冠之詞，以振其長途之困也。

又行至濬縣，衛之韋邑也。漢置黎陽，興平五年，袁紹進軍黎陽，別遣將攻白馬，曹操破之。白馬河之南也，是爲袁曹戰迹。蓋此爲黃河故道，禹貢道河積石，東過雒汭，至於大伾；大伾在城東二里，故漢末之戰，以河爲據。今則河流南徙，變爲平陸，而大伾之山仍無恙也。

又行至淇縣，殷之沫都也。武王克紂，分畿內爲三國，曰邾、庸、衛，謂之三監。及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故三國之詩同風，邶詩曰：「亦流於淇。」庸詩曰：「送我淇上

。」而衛詩曰：「瞻彼淇奧，萋竹猗猗。」是淇水者固勝地也。懿公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存之，更封楚邱，而殷虛屬晉。康叔之風旣歇，而紂之化猶存，故墨子聞朝歌而不入也。漢置朝歌縣，至宋改稱淇州，今仍爲縣。

又行至衛輝，殷之牧野也。距淇縣四十有六里，戰國屬魏，晉爲汲郡，竹書紀年則現於此。以地爲古之都會，金石之屬多沒土中。聞築路時，所掘商周之器頗多，且足以考史跡；而無博物館以收庋之，其善者每爲西人取去，寧不可惜？車站之西二十里，有比干墓，余乃下車謁之，朱垣圍繞，松柏參天，一種莊嚴之象，令人起敬。墓前有碣，上題殷比干墓，大篆也。相傳爲孔子手書，蓋孔子居衛久，而弟子又多衛人也。然字半磨滅，已禁楊，城中尙有售者，索價奢。囊閱金石索，載有比干墓銘，銅刻者，字亦大篆。其銘曰：「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茲焉是寶。」古代墓銘，此爲最古，但不知何時現爾？

蘇門山在城之西北七里，爲晉孫登隱居之地。聞其景甚佳，擬一遊之，而行色匆匆，竟未獲往，他日重來，當登臺一嘯也。

自此以南凡百六十里，是爲黃河北岸，一望無垠，土饒民瘠。黃河爲世界巨川之一，其源發於星宿海。在崑崙之東，初分二支，併而東北流，經甘肅，出長城，繞河套，至歸化城。折而東南，復入長城，爲山陝分界。中貫河南，以達山東，而入於海。其長凡九千餘里，儼然南北之限也。然河之故道在濬縣，至宋始決而南；其流自高而下，挾沙沸騰，色黃而濁，故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也。鐵橋之長計有三千十法尺，爲華里六里有奇，其礎九十有九，構造艱難，可稱巨工。余乘快車而渡，凡十七分鐘始達南岸，則此可知其大矣。我臺下淡水溪之鐵橋，爲東洋第一，其長一千二百五十尺，而此幾多二倍。夫黃河之險，言者咋舌，而今乃得乘車而過，風馳電掣，若走平原，幾不知跋涉之苦，此則科學之日進，而人工之極巧也。昔者黃河之害，歷代苦之，設官以治。而一逢汎溢，橫流滔天，陷人畜，沒田廬，隱爲中國禍，幾乎無策可施矣。顧余嘗考之尙書，徵之春秋，觀之漢史，而黃河之安危略可知矣。書載禹治水後，九州攸同，四奧旣居，六府孔修，衆土交正，自是遂無水患。及商之中葉，河圯於耿；祖乙二年，遷於庇；又遷於奄；盤庚十有四年，再遷於亳；改稱殷。皆因河害也。然其後歷周至秦，爲歲一千有奇，而河未嘗決，豈史之缺文歟？夫春秋爲孔子所修之史，地震山崩，有災必書，隕霜隕石，有異亦書。而二百四十二年中，其書大水者九，然杜預之註，以爲平地出水曰大水，則非河決明矣。且春秋之時，宋鄭魯衛秦晉多在黃河流域，何以晏然無事？而戰國之時，又何以晏然無事？此則不能無疑者也。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潰金堤，金堤在白馬縣東五里，今濬縣也。其後四十有餘年，孝武元光中，又決瓠子，帝自臨，沈白馬玉璧於河，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卒塞之。自是以來二千年矣，無代不有河患，其大者壞山襄陵，郡邑爲墟，兩河之民苦矣。然而周秦之際，胡以無害，此不可不爲詳究之也。余嘗獨居深念，而得其理；當周之世，地廣人少，井田爲制，溝洫疏通，家給人足。其後暴君汗吏，護其經界；秦人又開阡陌，民不得耕，無所獲食，於是爭墾河堤，動其土脈，其決一也；周代農政，設備甚周，沿河種樹，視爲要圖，太古森林，

又多未探。及乎戰國，政亂民窮，楚漢爭雄，輒在河曲，兵燹之間，剪伐殆盡，樵蘇不禁，堤防易崩，其決二也；瀕河之國，各防其害，設官以理，無或疏虞。後代不得其人，視爲故事，隨時補苴，弊竇百出。吾聞清代河吏且有以河決爲利者，巨大國帑，坐而吞食；其賢者亦爲治標之策，不爲立本之謀，其決三也。夫荷蘭爲海西之國，治水之法，深得其宜，故無洪水之禍。今黃河之害，昔昔漏卮，民困國窮，何可不治？而欲治之之法，當以種樹爲第一，而人民不得侵耕，官吏不敢私利，而後可澄其源也。

河濱有廟，祀所謂金龍大王者，蠢然一蛇爾，而尊之爲神。瀕河之人惴惴焉莫敢犯，以爲能禍福人也。大王每出游，見者必趨報河吏，河吏告之河督，河督奏之皇帝。刑牲設醴，樂奏於庭，如王禮，既畢，送諸河，驢然大呼，以爲無害也。夫木石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犢羊，則河之怪亦蛇爾，而尊之爲神。昔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爲不智；若祀蛇者，且不仁也。

過河有隧道，其山則廣武山也。史記楚漢俱臨廣武而軍則此，顧山不甚高，多梨棗，居人食之，而穴居野處，宛然太古之風。車站之左，有虞祠，祀楚虞姬；帳裡悲歌，名雕不逝，至今猶有遺恨。昔晉阮籍登廣武山而歎曰：「時無英雄，遂使堅子成名。」我來此地，亦有河山寂寞之感也。

滎澤則滎陽，距河之南十二里，春秋之時屬鄭。史記漢三年，項羽圍漢王於此，紀信詐降，漢王始得免。是此地者，固楚漢爭戰之跡也。站西有紀信祠，石碑甚巨，建於唐代，而久爲風雨摧殘矣。鄭州故鄭國也，周初爲管叔封邑，宣王以封其弟友，是爲桓公。及武公得號鄭十邑，遂都新鄭。

新鄭距鄭州百里，有溱洧之二水焉，贈芍采蘭，不知尙有其風否？然鄭州爲河南要地，汴洛鐵路由此而過，以故商棧林立，貨物輻輳，自此轉至開封，凡百四十里。

新鄭之南爲許州，春秋之許國也，秦置許縣。漢末曹操遷許，挾天子以令諸侯，子丕遂篡漢祚。黃初三年，改爲許昌。其南爲臨潁，又南爲鄆城，周之鄆子國也。春秋屬楚，爲召陵；齊桓公伐楚，與屈完觀師之地也。漢屬汝南郡，隋初始置鄆城縣。宋史紹興十年，岳飛駐鄆城，大破金兵，遂復汴京，使非降詔頒師，則痛飲黃龍之酒矣。而志竟不成，君子曰：「人也！」。其地農產繁盛，麻菽尤多。

又南爲西平，春秋之柏園也；南爲遂平，房國也；南爲確山，道國也；又南爲信陽州，則申國也，是爲禹貢荊州之域。夫自新鄭以南，諸夏之地也。原田靡靡，犬牙相錯，行李之所往來，師旅之所出入，而齊晉與楚之所爭霸者也。顧鄭尤當其衝，山川奧衍，國小而人寡，岌岌乎殆哉！然鄭有子產能保其邦，內明政法，而外治兵戎，以周旋於列強之間。孔子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信乎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

新店距信陽七十有六里，站之西南有武勝關，天然之險也。重巒疊嶂，形勢雄偉。有山當路而立，鑿隧通之。地爲豫鄂兩省之界，北屬信陽，而南爲應山，昔南北朝分治之時，則以此爲界。

自此而南至漢陽，皆湖北之地，春秋屬楚。楚固小國，始封丹陽，今秭歸也。然至蚡冒，筆路藍縷，以啓山林；漢東諸姬，楚實盡之。洎乎莊王，縣陳破鄭，問鼎周室，駸駸乎與齊桓晉文侔矣。夫

楚難僻陋在蠻，而耀武觀兵，以侵略中原者，則以其君若臣皆有進取之志也。故君子之治國也，不患其國之小，而患其國之貧；不慮其民之寡，而慮其民之弱。夫英吉利西海之三島也，而富蓋全輿；日爾曼森林之野族也，而強聞歐土；則以其君若臣皆有進取之志也。今以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衆，而顛連俶擾，瀕於危亡，其國人又多偷安之志，則以當軸者無治國之才也。否則胡不一觀歷史，而振其進取之氣也？

漢口地臨大江，與武昌隔帶水，奏屬南郡，漢屬江夏，三國屬吳。其始爲漢陽縣轄，清同治元年，開商埠，有各國之租界焉。光緒間乃置夏口廳，以分治之。商務之盛，亞於上海；舟車之利，四通八達；若他日粵漢蜀漢兩路告成，則其繁盛當增十百。車站在大智門外，乃投於逆旅焉。

武昌爲首義之地，而壯夫烈士角難之場也，其城北控大江，有蛇山之險，古之鄂王城也。辛亥之秋，民軍猝起，瑞澂不能戰，逸而逃，衆舉黎元洪爲都督，立軍政府，佈告中外，以聲討滿人，各省應之。元洪鄂之黃坡人，爲海軍將弁，頗有志功名。時爲鄂軍二十一混成隊協統，聞變亦走，衆要之，乃出。集官紳於諮議局，籌善後：以議長湯化龍爲民政長，而張振武蔣翼武孫武等參戎機，皆發難之魁也。傳檄郡邑，不戰而定，蓋國人之厭滿德也久矣。已而黃蕪入鄂，任戰時總指揮；清廷亦派蔭昌來伐，輔以艦隊，疊戰數晝夜，民軍日振，江浙湘粵相繼起兵。清廷復以馮國璋爲總司令，起袁世凱爲兩湖總督！國璋既至，縱火毀漢口，奪漢陽，以砲擊武昌，城危矣！衆議棄，元洪不可，振武亦力持死守，於是黃蕪溯江下，未幾而南京破矣。世凱入京，主和，命國璋止戰。數月之後，而清帝遜

國矣。是武昌者又爲中華民國發祥之地也。然以兵燹之禍，人民遭慘，而先烈之以死殉者，何可計數？乃知文明之價，當以流血求之也。

黃鶴樓在蛇山之上，下臨江濤。登樓一望，萬里江流，直奔眼底，信乎江山之勝概也。按志建於孫吳之時，而談者不一：或言爲人，或言爲山。自唐崔顥題詩以來，名傳宇內，然樓數被火，光緒間又災，鄂督張之洞重脩，其前樓題曰奧略，立碑記之。樓上有賣茗者，坐而飲，追思今古，幾弔興亡，盪氣回腸，悠然遠矣。

下樓至都督府，訪二三故人，順途過武昌府署，東西轅門各揭一匾，一曰：「義軍張楚」，一曰：「苛法誅秦」，用典甚洽。然城中塵肆雖盛，而行道湫隘，車不得通，苟欲建爲新都，非毅然改革，不足以煥然氣象也。先是民國元年三月，黎元洪以漢口被燬，欲做租界之式，乃先繪其圖，派秘書蔣文漢至滬，謀於華僑聯合會，請集巨資，以任其事。於是陳楚楠莊嘯國邵南棠偕往，集武漢官紳而討論之。按分三段，以次治工。其道擬照紐約柏林之制；中行電車，旁爲馬路，又旁爲步道，左右列樹，以消塵穢。道之大者濶十二丈，次八丈，又次四丈，其中央建一大公園，以爲市人遊息之所。築路之費按四百萬元，議由鄂政府支辦，而華僑任建屋，屋高三層，如一律，按款二千萬元，爲一公司以經營之。時余在會中，著論以言其利，而業主以折屋受損，持不可；省議會亦主張反對，其議暫息。然他日苟有機可謀，當再倡之。故余至漢口，則往視其地，敗瓦頽垣，狀殊淒寂，居民露宿，無可爲家，而歎馮國璋之暴也。夫兩軍交戰，不害商民，一市精華，化爲焦土，忍矣！然而男爵之封，詔

嘉戰勢，今且爲開國元勳，彼漢人者又何辜哉？

翌日遊漢陽，登大別山，謁禹王宮，而感神禹治水之功也。書禹貢導漢至於大別，南入於江，則此。漢水之源遠自青海，入四川，至湖北，延長七千里，乃匯於海，航運之利大矣。左傳吳楚之戰，自大別以至小別，是此山又爲兵家必爭之地也。辛亥之役，馮國璋既據漢陽，隔江以攻武昌，而民軍亦還以相擊，故其彈痕尙在，歷歷可指。大別山一名翼際，俗曰龜山，以與蛇山相對也。風景雖佳，而樹木絕少，使能闢爲公園，不特可以助江山之勝，亦足以存史跡也。

漢陽製鐵廠爲中國一大工場，蓋以大冶之鐵，萍鄉之煤，合而辦之，故曰漢冶萍公司。其地當漢江之右，自大別山瞰之，瞭如指掌。余以友人之介，入而縱觀，規模宏大，其製鐵可供國用，且得輸出他國，天惠之利也。中國商辦事業此爲第一，使再盡力經營，尙足以行擴張也。

晴川閣爲漢陽名勝，而建築已久，頗多損壞。然登其上，猶可以挹清風而邀明月，取之無盡，用之不竭，客子之愁，可以棄矣。

琴臺在城北二里，地較高曠，林木翳然，勝境也。志稱爲伯牙鼓琴之地，携筇小憩，俗慮全消，流水高山，依稀猶在。

歸舟泛江，至鸚鵡洲，弔禰處士之墓，潸然淚下，而歎正平之狂豈得已哉？漢德昏頹，大盜竊國，佞人在位，正氣消沈。而漁陽之鼓，猶足以振奸雄；則正平者固懷仁蹈義之士也，豈得以狂稱之？武漢地據大江，隔水相望。光復之後，黎元洪議築鐵橋，以爲紀念，嗣以費巨而止。長江固稱天

險，風恬浪靜，一葦可航，若天氣稍變，則怒潮相激，臨流莫渡矣。一日余再遊蛇山，薄暮北風驟發，舟人不敢行，余促之，亂流而濟，歷時始達；而江中之舟覆者十數，乃知李義山江風吹浪之句，能寫實景也。入夜大雪，三日始霽，污濁塵寰，化爲空明世界，神爲之爽。然聞江岸民居，以大風故，火焚數百戶，饑寒交至，掩泣路隅，又可哀矣！

當余之出京也，春柳未稊，渡河而黃，至漢而綠，今則萬縷依依，似牽征人之恨。而酒愁詩夢，尚滯天涯，申江花訊，促余歸矣！昔王伯輿種柳金城，他年過之，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余亦難曰於漢南之柳也。

長江光景絕佳，舟行甚樂，兩岸青山，若遠若近，蓋天地鍾靈之氣也。夫中國文明，啓自西北，播於黃河。春秋之時，荆楚吳越，猶蠻夷也；漢晉以來，文學鬱起，抗衡上國；今則光被珠江，顯融閩粵。西風鼓盪，激而昭明，而中原之思潮反爲枯竭；此則地運之使然也。夫長江爲黃河珠江接續之紐，地腴而物薄，氣候溫和，川澤聚美，而人民又多俊秀；聰明銳利遠勝北方，而堅強剛勇之氣則不及焉。記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祗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故以前史觀之，南北之戰，北恃其利，而南則僅得十一。唯辛亥之役，起自武漢，清人懾伏，則以北方諸將之響應，土崩而瓦解爾。不然畫河而守，表裡山川，猶未知鹿死誰手也。

翌早舟至九江，泊焉。九江爲江西通商之埠，商務之盛亞於漢口，有南潯鐵路可達南昌，乃赴市上一遊。其江畔有琵琶亭故址，蘆葉荻花，來非其時，唯見細柳新蒲，綠波一色而已。入夜至安慶，

泊蕪湖。是爲安徽商埠，產米絕富。以地多良田，又有水利，故其民殷庶。合肥李鴻章爲清季重臣，秉封寄者三十餘年，權侔政府，援引鄉人，以樹黨力；故皖人多仕宦，而淮軍之名聞國中。然鴻章非能爲國者也；竭忠盡力，以博慈禧之歡，故一敗而不振。而所謂中興功臣者，比物此志也。過午，過彭蠡望小姑山，風鬢霧鬢，秀出江中。昔彭玉麟奪小姑山，作詩志之，一老兵曰：「惜余非彭郎，不然先至三日矣。」聞者粲然。舟行五日，過下關，歷鎮江，而至滬濱。仍留會中，以余所籌華僑雜誌將發刊焉，乃無何而南北之戰起。

正式國會召集之時，各省議員之道出滬上者，紛然並集，而各報亦日論國政。時趙秉鈞爲內閣總理，頗不喜於政黨，遂有謀覆之者。宋教仁者國民黨之理事也，來自湖南，以所著政黨內閣論刊於民立報，越數日則有駁之者；其稿發自北京，以一等官電傳來，是必政府之所主。然討議國政，賢者不免，而南北之戰，則醞釀於此，是誠可哀之事也。然以此故，而華人之無政黨道德，亦可見矣！

四月二十日夜半，教仁將北上，黃克強于右任送之，至滬寧車站。有賊自人叢中開鎗擊教仁，克強在旁幾殆，賊復發二彈，越垣遁，乃送諸鐵路醫院，而創重不起，越二日遂殞。克強大慟，誓以復仇。教仁爲湖南桃源人，字遜初，素主革命，事敗走日本，習經濟學。南京政府之時，爲法制局長，既政府北遷，出長農林，唐內閣倒，遂聯袂辭職。其人溫健能任重，文章亦精銳，國民黨之孟也。飲恨以死，年僅三十有二。痛哉！當是時國民黨大憤，力索凶人，袁世凱亦賜賻祭，并命上海交涉使爲之治喪；蓋教仁之北上，世凱召之也，然黨人頗有責言，以爲政府所爲。越數日遂獲應夔丞，又獲

武士英，訊之而事始顯。初夔丞爲青紅幫之黨，往來江淮間，滬軍都督陳其美用之，復薦於江蘇都督程德全。春初入京，與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相結納，述祖秉鈞之私人也，舉爲上海稽查長，以密偵黨人。宋教仁既發表政策，而國民黨又勢力方張，秉鈞忌之，潛命夔丞行事，故其電有刺宋酬勳之語也。夔丞既奉命，求刺客，乃噉士英爲之。士英山西人，落拓居上海，困於逆旅，夔丞招至家，出宋像示之，且曰：「若能殺此人，當與千金。」士英從之。當刺宋之夜，夔丞以電報秉鈞，爲偵者所悉；搜其家，又有趙洪之書，及密電一本，語涉大總統。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閔乃偕克強至電局，宣布其文，則主謀者秉鈞也。國民黨益憤，以爲政府竟敢殺人，其時案移華官，將設特別法庭，以定其讞。而述祖逃青島，德人未肯交，秉鈞爲內閣總理，亦不肯受訊，案懸不結，而國民黨人之敵愾愈深矣。先是中山克強疊電袁世凱，請嚴懲罪人，而皖贛湘粵四都督措辭尤烈。國民黨人之在國會者，幾占三分之二，亦聯名彈劾，以肉薄政府。秉鈞自辯其誣，而共和黨報又曲爲之解，甚而造謠生事，以淆亂視聽，不曰孫文革命，則曰黃興造反；共和黨之汙衊，可謂毒矣！然公道在人，豈容黑白，亦適成其爲政府之輿隸而已。既而北京獲一女子，云受黃興之命，謀刺總統，審判廳遂出票拘克強，蓋以宋案爲克強所主持，欲抵制之，以圖解脫也。當是時四都督坐鎮封疆，擁兵自重，秉鈞又忌之，以粵督胡漢民爲西藏宣慰使，命陳炯明接之。炯明亦國民黨也。已而贛督李烈鈞皖督柏文蔚皆先後去職，而北兵又以次南下，如臨大敵，警報日至。上海爲南北交通之地，五方雜集，社會黨人沙淦唱開國民大會，以抨擊政府，至者萬人。而劉天猛等又襲攻機器局，不成，海軍艦隊遂入泊黃浦，以戒備不虞。

，而戰機愈迫矣。初政府議借五國銀行團巨債，以約苛而止。至是驟成之，又不求國會協贊，參議院議長張繼聞信，夜半偕副議長王正廷止於滙豐銀行之門，而外交總長陸徵祥已簽約去矣。於是繼至滙上，以政府之罪告國人。蔡子民汪精衛聞事急，亦歸自歐州，謀所以止變。然國民黨之激進者，寧欲以兵戎從事，精衛曰：「戰固可除元兇，然兵不足，財不富，所恃者民氣爾。」張繼曰：「以政府今日之暴戾，所忌者我黨爾；我黨請悉退於野，督勵國人，以興教育，則彼黨將自生疑刻，待其自斃，然後討之。」衆不可，於是章太炎先生至武昌，說黎元洪，請出爲調停。元洪將許之，秘書饒漢祥止之曰：「兩虎相鬪，我之利也，公請勿動。」而南北之戰遂不免。豈天之愛禍歟？其所以迫而至此者，獨夫之罪也！

當事之急也，余在會中，日以函電告海外，而華僑之以書相問者，且夕批答，腕爲之酸。然大借款告成，共和黨獲其餘潤二百萬元，遂力爲左袒，且假華僑代表團之名，以欺誣海外，可謂全無心肝矣。國會既開之後，則有選舉大總統之議，共和黨以爲非袁莫屬，而國民黨斥之。吳稚暉者今之淳于生也，擬袁爲弄蛇乞丐：謂袁無政權，則不能生活，猶乞丐之無蛇可弄，讀者大笑。

當是時國內騷擾，如蜩如螿，而余以新吉林報之聘，遠遊關外，以觀其變。滿州爲東胡之地，覺羅氏之所以興也。黃龍未飲，朱鳥已衰，此行其足快乎？六月三十日，乘舟赴牛莊，奉天之商埠也，亦曰營口。漳泉人之賈於此者，僅有數家：金門王敬欣會相見滬上，其昆仲敬濟敬祥爲神戶巨商，余舊友也，乃訪之。握手甚歡，導遊市上，觀製油廠，大者役工數百人，其豆油售於關內，豆粕則輸

於日本及南方各省，以爲墾田之料。南滿農產，以豆爲大宗，其始多由此出口，自大連開後，利爲之奪；蓋昔以河運，而今以鐵路也。是夜宴於某莊，既又聽歌於平康里，鄉誼殷勤，深足感念。

翌早買車赴奉天，至大石橋，爲南滿鐵路之幹線，其南則往大連者也。此路爲俄國所築，以接西比利亞。日俄之役，割讓日本，以長春爲界，南爲南滿，北爲東清，亞歐連絡之線也。而日本又於奉天別築一路至安東縣，渡鴨綠江而入朝鮮，以至釜山，自釜山乘船至門司，半日可達，而至臺灣僅三日，縮地之術巧矣。故前者以臺灣赴奉天，計程甚遠，今則五六日可至，舟車之利大矣哉！夫滿洲爲關外之地，謫宦之所棲遲，征夫之所戍守，其發爲詩歌者，大都無聊不平之意，而余以文弱書生，獨提三寸之筆，以遊於萬里之外，走馬尋詩，射鵰飲酒，亦足豪矣。

車過遼陽，關外之一大郡也，戰國屬燕，秦置遼東，中原有事，輒擁兵獨立，漢末公孫氏據之，地當塞垣之衝。其人剛悍耐戰，每爲邊患，遼都於是，石晉事之，割燕雲十六州，以獻，而河朔之民淪於左衽矣。滿人崛起，亦侵據遼陽，以經略關內，而山左被兵矣。日俄之役，大戰於此，俄人退守奉天，而沙河之戰，渾河之戰，遂進迫瀋陽，兩軍激鬪數晝夜，殲者數萬人，僅乃克之，而俄人南下之勢，始爲一挫，是則日本之勳也，不然白山黑水早爲俄人有矣。

奉天爲清室陪都，覺羅氏之故宮在焉，宮中富藏珍寶，價值數千萬元。余由都督府之介，始得入內詳覽，宮制稍小，猶見肇基之風。正殿曰榮政，中置寶座，以帷蔽之，又進爲清寧宮，旁有兩閣，左曰翔鳳，右曰飛龍，棟宇采畫，頗守樸素。蓋滿人起自寧古塔，併吞各部，漸致富強，至太宗始定

於此。殿之東南隅立一竿，爲祭神之用，祭時置肉其上，羣鴉啄之，頃刻而盡，則以爲神之來靈，可降景福也。滿人尙鬼，歲有跳神之祭，雖宮中亦仿之，其禮嚴重，惜余未見爾。

宮中之物，千奇萬萃，多至不可計數，然有人典守，按冊可稽。余素好吉金，較愛珠玉，以其可補史籍也。三代之時，鑄金象物，以爲彝器，以故宗廟之鼎，功伐之鐘，制作精純，銘文古茂，迥非後代可及，所謂銅器之時也。余乃先觀之，爲厨十二，計藏八百五十件，皆周秦以上物也，其最古者五，爲唐堯之時：曰獸環瓶、曰貫耳瓶、曰素瓶、曰素尊、曰鼎。多無銘，或漫滅，古色爛斑，質樸而輕，脆若土，誠希世之寶也。歐人發地，每得石器之物，遠在洪水以前，然此爲圖騰之時；若夫唐堯之世，文明已開，世稱邽治，至今四千二百數十年，而爲物尙存，豈獨中國之寶，抑世界之所未有也。次爲祖戊尊、庚父鼎、癸父觚、祖己彝，皆商器也，凡十數。其餘多周器，皆有銘款，惜倉卒不能遍讀其文，以撰成一書，亦足富也。清儒多考六書，每得益於吉金，近代端方吳大澂諸氏收藏頗富，藉以研究古文，然僅民間物，非敢抗衡天府也，惟是皮藏已久，稍有損壞，殊可惜爾。次觀印璽之圖，自漢至明，所陳者亦數百件。有天子之璽，皇帝之寶，將軍之印，諸王列侯之章；或以金、或以玉、或以銀、或以銅；其紐爲龍、爲螭、爲獅、爲虎、爲文魚、爲螭螭。篆文雕刻，大小適宜，足考一代之制。又次爲刀劍之屬：有聖祖之刀、世宗之刀、高宗之刀，凡清代諸君所佩者皆存之，以昭示子孫。別有錦匣，藏寶刀一對，刀長尺有咫，黃金爲鞘，縷花極精細，其柄悉嵌金剛鑽，光彩陸離，目爲之炫，以今估之，當值數十萬金。然觀其制作，非中國之物，或康熙時爲荷蘭皇室所贈，蓋以荷

蘭贈刀，曾見於清初題詠，而其時兩國邦交甚篤也。又次爲衣裳之屬：有郊天之服、朝會之服、戎事之服。別有黃袍一襲，以珠繡龍，博大寬舒，爲高宗所御者；夫滿州爲東胡之服，龍團馬袖，特具鄙野，而此爲漢制，且用袞龍，煥煥乎其有文章也；然高宗雖御漢服，而不敢變制，則墨守舊法也。又有一胄，亦高宗所御者，爲征伐西域之用；大元帥之威武，可以見矣！夫滿人自入關以來，至乾隆而極盛，武功文事，赫然可觀，其時國內小康，人民殷富，遠方珍異，薈萃王庭；其物之最貴者，有高宗之朝珠一串，珠爲吉林所出，所謂東珠者也。質圓而潔，大如龍眼，凡百數十粒，其束爲紐者二，各大若鴿旦，誠無價之寶也。又次爲書畫之屬，此則中國之特色，自唐以來，名人墨跡，莫不存之。夫絹之壽五百歲，紙之壽千歲，故唐以前之書畫傳者絕少，其傳者唯金石爾。顏光祿之書，王右丞之畫，此中亦有存者，而墨色闌淡，紙紋波折，享年久矣。宮中有萬歲佛一幅，繪如來坐蓮狀，法相莊嚴，一塵不染，而迫視之，非畫也，字也，點畫端楷，細如蠟頭，凡書壽字萬字，故謂之萬壽佛云。聞此幅爲高宗八秩時，飭工所書者，以示禱頌之意，亦人工之極巧者。登樓一巨室，中列玻璃厨數十，內度磁器，瓶盃敦盤之屬，大小凡數萬件，皆康乾時之官器。而間有近代者，五彩繽紛，釉繪極巧；有數瓶高五尺，口徑亦尺餘，繪山水樓臺人物花卉之狀，栩栩欲活，是必名工之作。曩在京廠，見康乾時之瓶，制較小，輒索價千金，而此則當值數萬金，且無處可買矣。夫中國之磁，冠絕世界，歐人之論史者，至以磁稱國，亦足爲藝術之光矣。願近代作者遠不及古，則以費省而工拙也。歐人之製磁者，運以機械，附以美術，花樣翻新，善投嗜好，而磁料仍求之中國。夫中國既有天惠之利，重以

歷史之名，則磁業之發達，自當蒸蒸日上；而當事者不知考求，政府又不獎勵，宜其墜也。夫中國爲農業之國，然古先哲人之製器者，祚其氏族，慎其職守，以通乎神明，歷數百年而不替。而今則委之工徒，任其倣落，士大夫又不肯爲，其爲者亦以遊戲視之，非果有心爲範也。夫垂之弓、和之矢、奚仲之車、公輸之規矩，非古昔之士大夫乎？而今不屑爲也。其孜孜而爲之者，法政也，經濟也，藉以博功名而驕妻妾也。其上者則舞弄翰墨，以媚貴人，詡詡然自鳴得意，而所謂利用厚生者，則置之不講，國安得而不窮哉？

宮中收藏之物，雖窮十日亦不能盡。歐洲之博物館，余未觀之，不能評其優劣，若上野公園內之所陳者，則遠不逮此。蓋此非一時之物，舉中國四千年來之精華而最之；非特中國之文明，且足以代表東洋之文明，眼福殊不淺矣！

宮中有文淑閣者，爲藏書之府，與杭州之文瀾，鎮江之文匯，同時并建。凡人間未見之書，皆藏於此。石渠天祿，視之小矣。余既愛吉金，又好異書，遂勾留六日，籍以略窺一二。而藏書既多，浩瀚如海，竟不知將何閱起。余臺人也，見有平定臺灣方略，凡數百卷，爲福康安平定林爽文者，附圖數十，乃瀏覽其概，以供史料。顧此爲官書，未可盡信，而又不無少補也。

福陵距城約八里，爲清太宗之陵，制作不大，而樹木甚茂，有官守之。初太宗既得奉天，經營締造，以窺中原。其后亦賦媚好獵，一日率羣姪入山，鹿興於前，三矢不中，有獵人自林間出，趨而射之，鹿墮。后大喜，問其姓，曰山東王阜也，命爲侍衛。每獵必前驅，久之與通，生世祖，數歲孔武

有力。太宗恐其長，或知非己子，遂以事殺畢；畢死而屍立，懼，命世祖拜之，呼爲父，乃仆。遂葬於祖塋之側，每祭必先畢，是世祖已爲漢人矣。而猶襲覺羅愛親者，則以入關之功，多爾袞之力也。按王畢之事，記載頗詳，而錢牧齋岳武穆畫像記，有滿清以王畢之餘孽一句，牧齋爲明季之人，必有所本，而奉天哈達古城之東有王畢城，其址尙存，證以吉林先祭王畢後祭皇陵之諺，尤的確也。

奉天之陳列館，多屬天然之物，此固滿州之富源也。夫漠河之金、開原之鐵、煙臺之煤、錦州之石綿、遼陽之天蠶、松花江之珍珠、長白山之材木、三姓海之漁業，以至人蔘藥材之品、梁菽麻黍之穀、羽毛齒革之屬，莫不爲人間之大利。而或興之、或闕之、或始開而廢之、或經營無力而莫能啓之；是故有待於人爲也。余入其間，流連終日。北地苦寒，非皮不暖；有羔羊之皮、狐貉之皮、狍狍之皮，凡百數十襲。其最貴者爲金絲猴，產於甘肅，毛長約一尺，燦爛作黃金色，估價八百圓；次爲天鵝絨，狐類也。產於黑龍江，柔軟若鴉毳，故謂之天鵝；其次爲吉林之貂，紫者尤貴。三姓之獺，入水不濡，每襲或數百圓數十圓；蒙人種羊，談者鑿鑿，其羊絕小，長不滿尺，皮亦甚嫩，惜不得問其真假，至今猶懷疑也。

奉天圍場爲清帝蒐狩之地，其虎甚大，宮中有巨熊二，爲木蘭所獵者。滿人以弓矢得天下，歷代帝王皆習騎射，八旗之勇，致果有功，故能併服禹域。中葉以來，其氣餒矣！盤游宴樂，競張歌舞，而龍虎將軍之威武遂不復見；魚爛而亡，固其所也。

辛亥之役，奉天急進會長張榕謀獨立，以響應關內，總督趙爾巽捕之，及其黨皆死。或曰：張作

霖殺之也。然是時藍天蔚起兵遼東，稱關外都督，而各省亦相繼起義，灤州諸將合迫遜國，而大局乃定；則榕固有疏附之功也。然革命未成，而身先死，慟哉！

張作霖固馬賊之魁，與馮麟閣俱起草澤。日俄之戰，作霖附俄，而麟閣援日，各有奔走之勞。事平，并總師干，頗有勢不兩立之概。然麟閣負義俠，而作霖驕踞，所部多舊黨，估其武力，以凌暴良民。滿州固馬賊之地，竊踞山谷，每隊或數百人數十人，侵掠村屯，殺人越貨，而官軍莫敢討，或且與之通，以分竊藏，奉天之人無如何也。馬賊一名紅鬍子，不詳其義，或曰：馬賊前用土鎗，鎗口有塞，繫以紅絲，每發時啣之於口，遠望若紅鬍然。或曰：俄國流放罪人，前時多越界爲匪，奸人合之；以俄人多鬚而紅，故以名之。然余觀裨史，雍正初，有紅鬍子者驍勇絕倫，縱橫關外，世宗忌之，命熱河都統往捕，不能得，後乃自殺，衆俾之，故以其魁之號號之也。然馬賊亦有雄者，余當別爲之傳。

鐵路未通以前，商賈之來關外者，必覓保鏢，否則每喪其貨。鏢館之設，各有勢力，自此至彼，莫敢侵奪。其人或爲一方之豪，足以懾馬賊，或與之私款，而分其益。今者交通既便，朝發夕至，而赴僻遠者猶賴之。奉天城內尚有數家，余視其戶內，刀槍林立，猶見舊時威武也。

奉天爲關外都市，商賈雲集，酒樓歌館，入夜喧騰，而乳燕嬌鶯亦復比鄰於平康里。其中多南妓，或遷自滬上者，伶俦飄泊，遍覓纏頭。雖遠至伯力，猶有南朝金粉，是則春風羌笛，且度玉門之外矣！

小河沿在東關之外，清溪一曲，垂柳數行，爲消暑勝地。余偕逆旅主人遊之，畫舫茶蘂，絲管並奏，恍若江南風景。蓋自百數十年來，漢人膺至，仕宦農商，携家築室。積聚之漸，同化之力，而曼殊之俗淘汰盡矣！且舉其文字語言而亦亡之。是滿人雖據有諸夏，而國粹早已消滅，族安得而不弱哉？民國既建，漢滿平等，而滿人之趨時者，多改漢姓；數典而亡其祖，種性之替，能不悲哉？夫滅國者必滅其史，滿州固無史也，何事於滅？遼金之興，氣振北方，不數傳而盡。今且無有道者，則并其史而亡也。然則滿人之滅，自滅爾；山河如舊，王氣已非，誠不勝感慨繫之。

登車赴長春，吉林之商埠也。輪轂交馳，四通八達，南爲南滿，而北爲東清；日俄勢力分據之地也。東至省會，西控蒙古，關外之疆，此爲樞要。長春固舊名，俗曰寬城子。遼史延禧親征，率番漢十餘萬出長春路，又本紀遼帝幸長春宮，然以圖志考之，遼之長春路在今黑龍江之札賚特旗，地踞嫩江右岸。而長春宮有二：其一在鴛鴦渚，一在黃龍府，固非今地，特用其名以建爾。今之長春遼之秦州昌德軍也，屬上京路，金大定間廢之，承安二年移州於長春縣，以故地爲金安，隸之。元屬開元路，太祖遣弟哈布圖征郭爾斯部，禽其酋，十六傳至烏巴什，遂踞之，分爲前後二旗，清天命九年歸附，仍王其地。其後至者愈多，原田日闢，乃借前旗地，置長春廳於新立屯，以理民事。道光五年，移建於此。光緒八年，改稱撫民通判，十五年陞府，今改縣，然猶駐巡道，別有外交使以理交涉。是長春者前之草地爾，而今爲繁盛之場，則以時勢之推移，而不得不然也。

大連爲日本租界，北至長春，則勢力之範圍也。日僑居此者近十萬人，駐兵要處，以警衛鐵路，

有事則任攻守。鐵路屬界之內，權如租界，設警務署以理之。又有領事以辦外交，而南滿鐵道會社實當經營之任；開鑿伐木，興學務農，以策勵殖民，北進之論，著收其效。今且擴及東蒙，吉長鐵路亦歸掌握，是長春者固日本經營滿州之中心，而操亞歐陸運之紐也。鐵路屬界，新闢街衢，規模宏大，商旅往來，多集於此。中國軍警固不得越界侵權也。

長春通用貨幣，紛紜不一。曰老頭票，則日本銀行之金幣也；曰羌帖，則俄國銀行之羅布也；曰官帖，則吉林官銀號之錢票也；又有交通銀行之票，輕重與京津異；而奉黑兩省之票則計以角。北洋之銀、湖北之銀、墨西哥之銀、又錯立其中；換算無准，畸重畸輕，國法之亂，莫此爲甚。夫長春銀市之權，不在官銀號，而在日俄兩銀行，且在奸商之手，壟斷市利，以爲倒把；倒把者猶日本之取引也。一日之中，高低懸絕，市上恐慌，細民受損，官場雖謀禁止，而幣制不一，莫能爲力。夫吉林官銀號爲省立銀行之性質，擁資僅四百萬圓，而濫發官帖竟有二千餘萬，破產之機，迫於俄頃。且帖紙粗漏，贗造甚多，一有不慎，輒受其騙。他省又不可用，行旅戒心，貿易停滯，而日俄國幣遂占主權，且足以制其死命也。

吉長鐵路計長九十有三里，爲中國所築，而向日本押借，故其權屬日。然日之在吉林者，又有吉會鐵路，現尙未造，將來可至北韓；則吉林者亦日之勢力範圍也。余既遊長春，將入省，而前日大雨，河汜橋折，車不得行，當改道東清鐵路。自寬城子至陶資昭，地在松花江之南，再乘俄船而至省垣，爲程較遠，而沿江又時有馬賊襲劫，行人患之。翌早忽聞吉長車通，唯飲馬河須徒步，乃輕裝往

。濟河，適大雨，狀殊蕭瑟，塞上早秋，此其時矣。

出關以來，地多廣漠，平原巨川，一望無際。唯遼陽鐵嶺略見山勢，而無曲折幽邃之致，余以滿州之山盡如是矣。渡河，再乘車，至土們嶺，坡陀起伏，漸遠漸佳，蜿蜒至於省會。而吉林適在羣山之中，松花江又環其南，藉以爲城，沿岸多柳，濃陰似幃，恍若三吳風景。聞土們嶺多楓樹，秋晚葉紅，滿山爲醉，他日當停車翫之。

車至吉林，雨已霽，晚色照人，路木亦欣欣向榮，街道甚坦，新闢也。入城，主謝幼安之家，幼安新竹人，爲吉林法政學堂教習，兼治報務，性豪邁，善飲，有志功名。其室王香禪女士，亦能詩，曾受業於余。曩在滬上，時相過從，幼安將出關，約偕行，余以南中有事且緩，而幼安輒以書來，香禪亦謂吉林多佳山水，足供先生題詠也。余遂束裝而至，以晤故人。嗟乎！人生行止，固無定也，萍浮海上，飄蓬風中，悲歡離合，任其自然。不然余以海外之人，何圖間關萬里，以作塞上之遊哉？

吉林爲古肅慎氏之地，成周之時，曾貢楛矢，其後靡有聞者。秦漢用兵，雖遠出塞上，而未嘗及此；以僻遠在夷，地非衝要，故無關軍事也。三國時，魏將毋邱儉討高麗，絕沃沮，至肅慎南界，史文不詳；其地則今之寧安縣也。唐屬渤海，爲涑州；遼金爲寧州；明初爲烏拉衛，後屬扈倫，爲烏拉部。洪武十二年，馮勝攻元太尉納克楚於金山，納克楚分軍爲三，其一駐隆安伊圖河；則今之農安伊通河也。勝率師進壓其營，乃降，其將士妻子在松花江北者，遣使諭降之；其地則今之新城，舊之伯都納也。清初旣滅扈倫，又滅葉赫，明人四路援師，皆敗於撫順，滿人兵勢大振，南北兩關次第淪沒

，而明季邊禍乃無寧日矣。吉林或曰吉臨，滿語也，謂之吉林烏拉。吉林沿也；烏拉江也；以地沿松花江之流也。江之左右，森林蔽天，斧斤未入，滿語謂之窩集。順治十五年，遣昂邦章京造戰船於此，故亦曰船廠。然明代累興水師，招撫東夷，俱發於此，則松花江之航利可知矣。康熙十二年，建磚城，移齊古塔將軍於此，始爲省會。雍正四年，設永吉州，屬奉天府尹。乾隆十二年，改設理民同知，齊魯之民墾者日至，皆有闢田廬長子孫之志，而松漠之野，多爲漢人有矣。八年，陞爲府，今改縣，都督駐焉。按滿州源流考，謂吉林確爲唐代新羅國之鷄林，嗣鷄林都督屢次移治，遂同僑置。顧聞此地之言，實與吉林同音，未知果確也歟？尙須考之。

松花江在省會之南，其源發於長白山之天池。西北而流，八里忽斷，伏於地中，又八里復出，是爲二道白河。東北行百八十七里，與二道江匯，乃爲松花；又西北行二十五里，與富爾河匯；又九里，與頭道白河匯；又西北行，或南行六十四里，與張三溝匯；又十四里，與金銀鼈河匯；又西南行三十里，自是或東或西，隨流曲折，乃向北走三百九十九里，而至吉林省會。又東北流十一里，而至東關；又西北行六十八里，爲烏拉街；又三百有六里，爲新城之界；又西北二百里，爲新城之治；又六十里，而北納嫩江；東行二百六十里，而爲哈爾濱；又東北行六百七十里，而至依蘭縣；又東北行七百二十里，而至臨江縣，與黑龍江合，而爲混同江矣。再行六百餘里，而與俄國交界。夫松花江之流於吉林者凡二千餘里，水利之大，不爲不遠。而航運之權，握自俄人，力之所至，隨流而靡。而吉林之人尙在夢中，幾如桃源秦客，忽驚漁父之來也。

翌日偕幼安訪松秀濤楊怡山諸君，吉林之聞人也。秀濤雖滿州世家，而素主革新，公益之事，知無不爲，令譽夙著。怡山爲新吉林報社長，臨時之參議員也，銳意進取，以扶持民黨，故官僚忌之。是夕怡山邀宴於第一樓，飛箋召妓，鬪酒賦詩，盡歡而罷。

安慶之役，徐錫麟既死，戊申秋，熊成基又謀起事，不成，走日本，既聞載濤歸自俄，要之滿洲里，將刺之，事敗被捕，戮於巴爾虎門外。余至其地，以詩弔之，嗟乎！國魂不死，刺客猶生。塞草長紅，墓花萎碧。千古正氣之存，唯此成仁就義之士而已！

至吉數日，略事遨遊，朝登龍潭之山，夕泛松花之水，旅愁消遣，獨抱孤芳，斐几湘簾，抗情文史；乃未幾而南方討袁之聲起矣。

先是李烈鈞至上海，潛與贛人士相策畫，而國民黨多主戰，民權中華各報又鼓吹之，以爲今日不戰，則不足以救國，與其瓦全，寧爲玉碎。而北軍之在江西者，觀兵耀武，以驚擾人民，林虎憤其暴，起師討之。湖口既戰，九江繼之，烈鈞遂入南昌，爲討袁軍總司令，舊部多歸附，於是柏文蔚起於皖，陳炯明起於粵，許崇智起於閩，譚延闓起於湘，五省聯合，以興義軍。居正田桐戴天仇等乃挾黃克強趣江寧，宣佈獨立，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闓陽許之，而潛走蘇州，電饋北京，以取消之；彼蓋以一己之富貴，而不敢反抗袁政府也。上海爲南方財賦之地，勢扼長江，光復之役，厥功甚偉。於是前滬軍都督陳其美復起，據上海城，建總司令部於南市，壘攻機器局，未能下；海軍艦隊久已駐防，而浙江都督朱瑞又以兵來援，民軍愈不得志。南京之役，浙軍奏勳，以故五省起兵之時，章太炎先

生往說朱瑞，加盟，而瑞不肯，且甘爲袁政府之鷹犬者，以彼爲共和黨人，誓不匡助國民黨也。夫浙江雖僻處一隅，不足以震動大局，然以地勢之故，遂使揚子以南，不能連絡一氣，而滬軍復有內顧之患；則瑞之向背，固大有關於利鈍也。岑西林爲南州人望，僑居滬濱，不談國政，然每憤袁政府之不法，張鳴岐又搆其短，於是岑袁交惡。省議會聯合會適開於上海，舉西林爲討袁軍大元帥，西林未就任，先赴廣東視師，以龍濟光爲舊部，說其討袁，不從；又說陸榮廷，亦不從；西林知事不可爲，去之南洋。袁政府既聞南中起兵，以馮國璋張勳攻江蘇，李純攻江西，倪嗣沖攻安徽，湯壽銘攻湖南，龍濟光攻廣東，李厚基攻福建，鄭汝成攻上海，又得五國團之巨款，遂不惜以兵力芟夷民氣矣！

方事之起也，新吉林報被禁，國民黨人皆惴惴莫敢動。余乃與吉林時報社主兒玉多一別刊「邊聲」，以持公論。又得林領事之援，當是時關內外之民報悉被摧殘，莫敢一言是非，而「邊聲」遂得大試飛躍，遠至滇蜀。然深遭袁政府之忌，輒命外交使交涉，林領事拒之。已而南風不競，烈士咨嗟，克強欲死守江寧，天仇又力挾之去。而何海鳴再獨立，以與張勳相抗，血戰數晝夜，彈盡兵亡，乃陷圍出；何海鳴誠可謂奇男子也。皖贛湘粵之軍亦以無援而敗，滬軍又挫，然居正鈕永建等猶固據吳淞砲臺，終乃退去。討袁軍之敗績，難坐猶榮也。方是時關外騷動，奉天戒嚴，吉林有紀東流者，謀起兵，事洩被讖，余爲文弔之，以爲熊成基之後。而秋風已至，萬木飄零，寂寞江山，能無嗚咽？

先是中元之夕，林領事邀遊松花江。波平似掌，月正當頭，簫鼓一船，飛觴灑酒。余乃扣舷朗誦大江東去之詞，隄邊棲鳥，拍拍驚飛，而歎今夕之遊，不減東坡之樂。然中元爲孟蘭之節，吉人大放

水燈，萬朵紅蓮，隨波而下，天上江中，交相映掩，又幾疑爲赤壁之火矣。

吉林公園在江之南岸，大可百畝，遍植五穀，間種花卉，風景絕佳，余日必一遊，踞石尋詩，向晚始返。江中之舟，係以大木剝成，如臺灣生蕃之鱗甲。大者可坐六七人，然江水甚平，澄可見底，松花江之名絕雅，不知何人所號也。

龍潭山在城東五里，地堪遊覽，山上有潭，長年不涸，爲昔祈雨之所。有樹一株，曰帝王樹，不知其說；是必霸者愚人之術也，今清德已衰，樹亦枯萎，奇哉！

吉林地居塞外，暑期甚短，雖當伏夏之時，不見炎熱，而蒼蠅頗夥，擾人清思；以地多牧畜，牛矢馬溲紛積道上，故家居常垂簾也。然西風一扇，匿跡銷聲；已涼庭院，燕子南歸。此景此情，眞足增添詩興。

十月六日，爲選舉正式大總統之時。是日黃霾蔽天，日色無光，關外皆然，衆多異之。嗣聞是日之選舉，固非國會眞意，而以兵力脅之也。國民黨既憤袁世凱之暴戾，多投空票，甚有戲投梅蘭芳花寶齋者，或有舉沈佩貞者，可謂惡作劇矣。故自晨至於日旰，開票兩次，皆不得法定之數。然軍警數萬，環圍議院，聲勢洶洶，而梁士詒又號召其所謂公民黨者，麤集門外，不許議員退出，謂今日苟不選出大總統者，則公等且莫歸。乃將最多票者二人而決選之，而袁世凱遂得大總統。公民黨大呼萬歲，一闕而散，而議員已驚悸欲死矣。然進步黨爲袁之與隸，固宜盡忠効力，以酬豢畜之恩，所苦者人民爾。

始國會開會之後，參眾兩院中，國民黨均負優勢，幾占三分之二。袁政府謀抵制之，糾合共和統一民主三黨而爲進步黨，以黎元洪爲黨首，張謇梁啟超湯化龍王慶等爲理事，而亡國大夫多紛入，品類不齊，隨聲附和。袁政府復以利祿驅策之：凡進步黨之議員，月惠百金，以爲車馬之費，奔走疏附，極力以抗國民黨。故自開會以來，未會議決一案，雖以大債款之違法，亦甘心從之。進步黨之政綱，誠可謂忠於政府矣！然湖北之共和黨不願併合，而國民黨之景耀月等亦出而別組憲政黨，國會之攪亂，實不足以鑿人望；而鵲蚌相持，漁夫得利，其時至矣。

袁世凱既得正式大總統，遂以十月十日，行就任禮，又以發揚共和蕩蕩專制爲誓辭。顧是日爲武昌起義之節，各地慶祝，吉林亦違例舉行；以此爲最可責之日也。其後袁政府乃通飭各省，謂此爲大總統就職之日，永爲紀念，而抹殺起義之勳。先烈有靈，其目瞑乎？夫共和之國家，以國民爲主體，大總統者國民之公僕爾；以公僕之就職，而抹殺國民之紀念，其意何居？彼蓋將以國民所艱難締造之國家，而據爲己有也。

國會爲三權之一，大總統固無解散之權，而議員爲國民之代表，大總統又不得取消之也。乃袁世凱竟下一命令，謂湖口起事以來，國民黨議員多附亂黨，失其資格，着各追繳執照；一時緹騎四出，遍搜旅寓，或捕或逐，或下之獄，國民黨之議員已狼狽不堪矣。夫袁之命令，以議員無資格而取消之；然則無資格之議員，而選出之大總統，亦當取消之否？且議員既已附亂，何不取消於蕩平南方之前，而必取消於大總統就任之後？彼固大有奸謀也。余聞其事，怒髮上衝，則以大逆不道之罪，誅之於

「邊聲」之上！

取消國民黨議員之命令，其副署者所謂第一流之內閣，而梁啓超又爲司法總長者也。啓超雅負時望，以法治國自期許，乃見此破壞約法之命令，欣然從之，則其所自期許者何在？夫憲政之國，立法司法，並行不悖。今乃爲行政所破壞，則法之精神亡矣！精神既亡，則民何託？故爲司法總長者，而稍有人心，拒之可也；爭之可也；則不能而去之可也。而啓超乃任其蹂躪，其能免於春秋之責乎？

當國民黨議員取消之時，進步黨大喜，以爲莫我抗也。然國會之中，國民黨幾占三分之二，今一旦而去之，則不得法定之數；不得法定之數，則不足以開會；是進步黨議員雖負有其名，而不得行其職。於是衆議院議長湯化龍乃與熊內閣妥商善後之策，欲行補選。而省議會縣議會，亦以國民黨之故而取消之；是補選之機關亦破壞，則必重事組織。然袁政府固無意於國會也；荏苒復荏苒，蹉跎復蹉跎，而國會遂無形消滅矣。此則黨爭之罪，而不得不痛恨於搗亂諸人也。

朔風既起，雨雪紛飛，塞上風光，一時淒冷。而邊聲遂以十一月三十日停刊，讀者憾之。然余仍居此地，閉戶讀書，以考吉林之史。

臺灣贊譚

自叙

一番雨過，蕉又成陰，殘暑未消，秋心已澹，素琴在御，尊酒不浮，左雅圖書，抗情文史，每思古人，實多作者：尼父反魯，筆削春秋；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屈原被放，乃賦離騷；文信失權，世傳呂覽。凡夫詩人所詠、烈士所嗟、思婦所懷、征夫所寄，莫不感託遐深，芬芳悱惻，片言剩語，用詔後人，允矣君子，金玉是式矣！

橫海隅之士也，投身五濁，獨抱孤芳，以硯爲田，因書是穫。自維著述，追撫前塵，爰撫舊聞，網羅遺佚，吮毫伸紙。積月成編，徵信徵疑，盡關臺事，命名稗史，竊附九流。夫虞初爲志，足輔詩書；小說所陳，亦資觀感；然而蒙叟削簡，十九寓言，齊贅絕纓，二三隱語；鷓鴣偃鼠之喻，豚蹄孟酒之譏，觸緒引伸，憑空結撰，縱橫以來，其風靡矣。臺灣爲南服之國，島是田橫，人呼蒼葛，顧文運雖開，而書缺有間；是以稗海之游、東槎之錄、瀛壖之詠、赤嵌之談、事類鑿空，語多浮蕩，君子恥焉。

橫旣撰臺灣通史，又以其餘力，著述此書，攬古之心，悠然遠矣！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況若人者，亦狂亦俠，可泣可歌。每卒一篇，投筆起舞，荆妻淪茗，潤我剛腸，稚子進烟，助余幽思，殺青旣竟，以餽邦人，世有知心，定當展讀。丙辰七月旣望自序於劍花室。

臺灣之名，不知何義，或言大灣，或曰臺員，或曰大宛，方言之微異爾。而我友南強序余臺灣開關紀，以爲豈則列子所謂岱與員蟻者耶？按二山爲東海仙山，故臺人亦自稱瀛洲。史載秦皇政命徐福求海上神山，求而不返；或謂蓬萊、方丈爲日本、琉球，而臺灣則瀛洲也。語雖鑿空，言頗近理。當是時航術未精，少游海外。如澎湖者，風濤噴薄，瞬息萬狀，舟輒引去，可望而不可卽；故古人且有弱水落漈之名，則臺灣海峽之險也。飄渺虛無，疑爲仙境，陋矣！臺灣與日本琉球鼎立東海，地理氣候，大略相同，四時之花，不黃之草，非方士所謂神山者歟？願聞之故老，謂臺灣原爲埋冤，明代漳泉人之來者，每爲瘴癘所苦，居者多病死，不得歸，故以埋冤明之，志痛也！而後人以爲不祥，改稱臺灣，此則命名之義也。萬歷中，莆田周嬰作東番記，稱臺員；而臺灣府志以爲臺灣之名始於荷蘭，謂荷人築城海濱，制若崇臺，海濱水曲曰灣，又泊舟處亦謂之灣；此臺灣所由名也。如志所言，拘泥文字，以爲附會，不值一笑。顏思齊入臺，早於荷人三年，其時已稱東番爲臺灣矣！夫府志爲文獻之書，而誤謬若是，何足徵信？余著開關紀，論載頗詳，願均一地也，有時而錫以仙境，有時而號爲鬼窟；古今之哀樂不同，則居者之感覺自異，雅棠曰：「是在人爲。」

臺南之名，原稱赤崁，故荷蘭之壘，或曰赤崁城。而臺灣府誌以爲臺灣建屋多用赤瓦，水濱高處，閩人曰墘，訛爲崁，故與安平俱稱赤崁。乾隆十年巡臺御史范咸作赤瓦歌，其自序云：「臺人屋瓦皆赤，下至墘垣，此赤崁城之所由名也。」如志所言，拘泥文字，亦與臺灣之說相似。按赤崁爲土番社名，居於臺南之地，至今東郭附近，尙有崁頂崁下之庄，昔爲土番部落。考「裨海紀游」謂明會典

太監王三保赴西洋水程，有赤崁取水一語，是赤崁則臺南之舊名也明矣。按史明永樂中，太監鄭和舟下西洋，取水於此，其水則今本町警察派出所前之井，舊名大井頭街，泉甘而冽，久旱不涸，足供萬人汲飲。曩者市區改正之時，議填爲道，余聞其事，著論臺南新報，謂此井爲臺灣史跡，應爲保存，故得不毀，閱今五百餘年，較赤崁城尤古也。唯鄭和來臺，而明會典作王三保；王三保亦太監也，爲和副使，奉詔偕行，威震南服，今爪哇之三寶壟，卽其故址，土人祀之甚虔。然臺灣所傳則多鄭和，志稱大岡山有薑名三寶薑，食之疾瘳，云爲鄭和所遺，是和來臺且至內地矣。大井頭街之西，舊爲南河，水通安平，數十年前，尙行船舶，故三保得繫舟取水，而今亦夷爲莊衢矣！桑海之變，能不慨然？

臺灣爲海上荒服，荷蘭啓之，鄭氏拓之，至今幾三百年。而延平威稜尙傳海國，口碑舊說，類能言之。余著臺灣建國紀，旣已蒐撫無遺，而芳踪逸事，尙多可採：如臺南之國姓港、臺中之國姓井、南投之國姓莊、臺北之國姓埔，此地以人名也；又如：桃園之鱖曰國姓魚、安平麻薩末，亦曰國姓魚、此物以人名也；若夫海山之堡，石鷹不飛；鐵砧之潭，田螺斷尾；此則靈異之跡，而足以示不朽。烏乎！山川亭毒，草木發揚，自非巨人，曷克有此？

國姓莊在南投廳轄，有內國姓、外國姓兩莊。內國姓處北港溪之畔，距龜仔頭八里，羣山環繞，中拓平原，昔爲土番之地。明永歷二十四年冬十月，沙轆番亂，右武衛劉國軒率軍討，大肚番恐，竄於埔里社，逐之至北港溪，駐軍於此，遂以是名。清光緒十八年，林朝棟亦駐軍於此，闢草萊，成聚

落，發見一碑，爲國軒所建，其文曰：「西望華山貴峻巖，華山何事隔深淵？左倉右庫障屏上，北港南溪匯案前。湖海辰星來拱照，蛟龍關鎖去之玄。三千紛黛同分外，八百煙花列兩邊。可惜生番雄霸據，留將此地待時賢。」此則贊揚山川之偉者矣。朝棟既見此碑，改爲時賢莊，年可產穀五千石，戊申冬，余遊其地，佃多粵人，而家祀延平郡王，然不見其碑，他日當再訪之，以補舊史之缺。

鄭氏之時，養兵七十有二鎮；克臺之後，施行屯田，至今尙留其跡。而近來地名頗多譌謬，如前鋒之爲前峯、右衝之爲右沖、甚而果毅後之爲古奇後，音似字訛，遺誤不少，則此後百數十年，將何以爲考證？故余特表之如左，亦足以裨後人也。

參軍庄（今臺南廳轄長治二圖里爲參軍陳永華開墾之地）

前鎮庄（今臺南廳轄大竹里爲中提督前鎮之地）

前鋒庄（今臺南廳轄仁壽上里爲前鋒鎮之地）

後勁庄（今臺南廳轄半屏里爲後勁鎮之地）

右衝庄（今臺南廳轄半屏里爲右衝鎮之地）

後協庄（今臺南廳轄仁壽上里爲左先鋒鎮後協之地）

援剿中庄（今臺南廳轄觀音里爲援剿中鎮之地）

援剿右庄（今臺南廳轄觀音里爲援剿右鎮之地）

三鎮庄 (今臺南廳轄維新里爲戎旗三鎮之地)

左營庄 (今臺南廳轄興隆外里爲宜毅左鎮之地)

營前庄 (今臺南廳轄長治一圖里此必爲某鎮屯田之營前其名未詳營後亦同)

營後庄 (與前同里)

後營庄 (今臺南廳轄葦寮堡爲宜毅後鎮之地)

下營庄 (今臺南廳轄蕭壩堡鎮名未詳)

中營庄 (今嘉義廳轄茅港尾西堡或爲中提督中鎮之地)

大營庄 (今嘉義廳轄新化北里)

新營庄 (今嘉義廳轄鐵線橋堡)

舊營庄 (今嘉義廳轄鐵線橋堡)

二鎮庄 (今嘉義廳轄赤山堡爲戎旗二鎮之地)

左鎮庄 (今嘉義廳轄外新化兩里疑爲折衝左鎮)

中協庄 (今嘉義廳轄赤山堡爲左先鋒鎮中協)

五軍營庄 (今嘉義廳轄赤山堡爲五軍戎政)

果毅後庄 (今嘉義廳轄果毅後堡爲果毅後鎮)

林鳳營庄（今嘉義廳轄赤山保爲參軍林鳳所墾之地）

查畝營庄（今嘉義廳轄線橋保爲當時查丈田畝駐營之地）

林圯埔庄（今南投廳轄沙連保爲參軍林圯所墾之地林內亦同）

此外鄭氏之時所墾者，尙有數處：寧靖王朱術桂，太祖九世孫也，永歷十九年冬入臺，延平郡王經待以王禮，築宮西定坊，則今之大天后宮也。王見臺灣初啓，土厚泉甘，墾田竹滬，躬自督耕，歲入頗豐，以濟近族，故不受湯沐之奉。及清軍破澎湖，克嶼降，王將殉國，以其田與佃農，而葬於此；每年六月，佃農祭之，至今不替。然墓道已廢，久無修理，惜哉！何斌爲荷蘭甲螺，負債走思明，以導延平伐臺。克臺之後，亦墾田於維新里，則今之前何庄也；而官書譌爲前荷。人皆何姓，爲斌之裔，此則尙有可尋者也。若夫鄭氏兵威所及之地，山陬水澨，牧豎漁童，猶有能道之者。

馬兵營在寧南坊，爲鄭氏駐軍之地，古木鬱蒼，境絕清閴，自吾始祖興位公卜居於此，迨余已七世矣。改隸之前七年，吾先君擴而新之，余齒尚穉，讀書其中，不知人世有憂患事也。乙未之夏，先君捐館，臺南亦在戎馬之中，然猶有故廬，足蔽風雨；乃未幾新築法院，遂被官收，危牆畫棟，夷爲平地。故余有過故廬詩云：「海上燕雲涕淚多，劫灰零亂感如何，馬兵營外蕭蕭柳，夢雨斜陽不忍過。」至今思之，能不慨然？

臺灣之語與漳泉同，不知者以爲鳩舌之音，而細心考究，各有源流，且有遠自二千餘年者。夫不通小學，則不知社會之變遷；不識古音，則不諗民族之進化；余以報務之暇，瀏覽諸書，頗有所得，

今試舉其一二：臺語謂「駝背者」爲「隱居」，當作隱龜；古說：「隱，隆起也。」舊義多用反釋，如：「余有亂臣十人。」「亂」訓爲「治」；「格於上下神祇」，「格」訓爲「通」；則「隱」之訓爲「隆起也」，「龜背也」。左傳泌之役，樂伯射麋麗龜，釋「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是隱龜二字，合之則爲背之隆起也。較之駝背，尤爲典雅，此一例也。臺語謂「驕蹇」爲「呂巨」，余初不知其字，莊子列禦寇篇云：「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釋「呂鉅」，「驕蹇也。」其義實同，此又一例也。臺語謂賭者之欲決勝負曰「食」；余初亦不知其字，戰國策孫臣說魏王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是「食」、「握」二字固古之賭語，而今尙存者，此又一例也。又臺語謂「餓」曰「枵」，漢書有「枵腹從公」之句；臺語謂「粥」曰「糜」，晉書有「何不食肉糜」之語；此外尙多。余著臺灣辭源，引證頗廣，蓬筆書生，咬文嚼字，每有所得，拍案自喜，然此中趣味，固不可爲顯者道也。

臺灣稱謂別具典雅，有非諸夏所能及者。夫諸夏爲文物之國，各地方言雖有不同，而北京之言，則認爲官音者也，然尙多鄙俗。北京之語，婦人謂夫之父爲「老爺」，母爲「太太」，普通之稱爾。若臺灣則謂夫之父爲「大官」，母爲「大家」；夫大官爲尊者之稱，「大家」爲有德之號，尋其辭源出於西漢；臺灣爲海外之地，開發未久，而所言乃若是典雅，能不可喜？

臺灣之語有特殊者，不明其字，則不足以知其義。臺人呼「犬」爲「覺羅」；「猪」爲「胡亞」；亞，助辭也。覺羅氏以胡人之族，盜主諸夏，我延平郡王起而逐之，雖天厭明德，日落虞淵，而奔

走疏附者，皆蹈忠赴義之士，而不忍爲之賤隸也。心痛異族，目爲狗豕，至今猶存此言。然非余爲索其隙，則先民之微意或終不得白也。

日本得臺二十年爾，而臺人之語固有與日本同者，此必明季之時，日人入臺所傳，而晉乃漸訛焉。臺語謂「下等」爲「カン」，而日語爲「カタウ」。臺語謂「現在」爲「チムマ」，而日語爲「イマ」，釋其辭源，出於一轍，唯發音之輕重疾徐爾。然則臺灣之語，固又有出於荷蘭傳自馬來者，他日當一談之。

延平郡王精忠大節，聲震寰球，百世之下，猶深仰止。而當時清人著書，頗多污蔑，不曰僞鄭，卽曰海寇，臺灣府志亦爲是言，此固清人自尊爾。夫歷史爲民族之精神，一時之微言，萬世之公論；故余撰臺灣通史，列之紀中，以臺灣由延平而啓也，開物成務，厥功甚偉。卽如吳劉朱林，舊志所目爲亂賊者，余亦爲之平反；以臺人而作臺史，豈可仍執拘虛之見，而不別伸大義也哉？

黃梨洲先生爲明季大儒，著書十數，內有賜姓本末一卷，其論延平曰：「成功不出臺灣，徒經營自爲立國之計；張司馬作詩誚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又曰：「祗恐幼安肥遜老，杖藜皂帽亦徒然。」；卽當世之尊乎成功者，不過比之田橫徐市之間而已。某以爲不然，自緬甸蒙塵之後，中原之統絕矣，而成功以一族存故國衣冠於海外，稱其正朔，在昔有之；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係於厲王，下不係於宣王，後之君子未嘗謂周之統絕也。以此例之，成功不可謂徒然矣！獨怪吾君之子，匿於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

某聞海外尚多人物，當必有說以處此。」雅業曰：「梨洲之言，似猶未知延平之心也。延平敗自金陵，拓地海上，養銳待時，非敢苟安旦夕也。而昊天不弔，冀歲而薨，北伐之師，齋志以沒。當是時永明猶在，遵奉大朔，每有封拜，望座而行，何可別立一君，以戴二日？此則延平之忠也。明室諸王，流離海上，莫不待以王禮，未聞有非薄之言也。使天右黃胄，光復舊京，則必奉故君之子，煥發大號；而事之不成者，天也！此延平之所以板面覆書而自慟也。」

牡丹之役，督辦船政大臣沈葆楨治軍臺南，既平，同治十三年冬十二月，奏曰：「奏爲明季遺臣，臺陽初祖，生而忠正，沒而莫靈，懇恩予諡建祠，以順輿情，而明大義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據臺灣府進士楊士芳等稟稱：「竊維有功德於民則祀，能正直而一者爲神。明末延平郡王鄭成功，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少服儒冠，長遭國恤，感時仗節，移孝作忠。願寰宇難容洛邑之頑民，向滄溟獨闢田橫之別島，奉故主正朔，墾荒裔山川，傳之子孫，納土內屬。惟我國家有過錄忠，載在史策，厥後陰陽水旱之沴，時聞吁嗟祈禱之聲；胥靈所通，神應如答。而民間私祭，僅附叢祠，身後易名，未邀盛典，望古遙集，衆心缺然。可否據情奏請，准予追諡建祠，列之祀典。」等因。並據臺灣道夏獻綸臺灣府知府周懋琦等議詳前來，臣伏思鄭成功丁無可如何之厄遇，抱得未曾有之孤忠，雖煩盛世之斧斤，足竒千秋之頑懦。伏讀康熙三十九年聖祖仁皇帝詔曰：「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勅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柩歸葬南安，置守塚，建祠宇。」聖人之言，久垂定論。唯祠在南安，而臺郡未蒙勅建，遺靈莫妥，民望徒殷。至於賜諡褒忠，我朝恢廓之規，遠軼歷代，如瞿式耜張同敞等，

俱以捐軀殉國，謚之忠宣忠烈。成功所處，尤爲其難，較之豐張，奚啻伯仲？合無仰懇天恩，准予追謚，並於臺郡勅建專祠，俾臺民知忠義之大可爲，雖勝國亦華袞之所必及。於厲風俗，正人心之道，或有裨於萬一焉。」疏上，詔謚忠節，並建專祠於郡治寧南坊。春秋祭祀，以明季諸臣配，則今之開山神社也。

延平王祠之內，古梅一株，相傳爲王手植；然祠建於清代，而梅何以植此？不揣其本，且幾疑爲假藉。先是克臺之後，建承天府署，旁爲鴻指園，此梅則在其內。文肅建祠，移而植之，騷人韵士，賦詩甚多，然語柔體弱，似不足以揚此梅之精神。某年余作一歌，氣頗磅礴，久藏篋底，今錄於左，世有風人，其首肯否？

延平王祠古梅歌

吾聞諸葛廟前古栢柯如劍，堅貞不拔回天工，又聞岳王墳上古檜高摩空，萬枝南向表臣衷。我謂古木無知何得人推崇？千古見者猶思二人之精忠。諸葛存漢岳驅戎，繼其武者唯我延平真英雄。延平祠宇凌穹窿，中有古梅繽紛開花紅，巨幹橫柯紫萼籠，暗香浮動度春風。我謂古梅無知何得精神通？直使遊者觀者弔者詠者猶思延平羅心胸。延平義憤起孤童，登天直欲跨飛熊，手提萬劍倚崆峒，不能揮戈魯陽日再中，亦當立馬天山早掛弓，如何北征南渡半挫功？聞地開天乃在東海東，神鯨一去水濛濛。昆舍江山漲妖烽，秦田滄海幾度難尋蹤，唯見古梅歲歲開花花愈濃。

相值

我忠

春汝

金鐘

色不

延正

撰者最佳

憾選諸王

孤忠，創

祀監國卅

按監國夕

被殺；事

遂乘之以

一矢相如

明季

灣府志

一時之寓賢也。又撰鄭氏諸將列傳，林圯、林鳳悉爲收入，然猶自恨未詳，世有聞人，必能匡余不逮。

明季寓賢，舊志所載不過十人，其漏多矣。如徐都御史孚遠，延平之上客也，且從入臺，而舊志不見姓名，余固疑之。道光四年，北路理番同知鄧傳安建文開書院於鹿港，祀朱紫陽，以鄭縣沈光文、華亭徐孚遠、同安盧若騰、惠安王忠孝、南安沈佺期、揭陽辜朝薦、同安郭貞一、漳浦藍鼎元諸公配，而爲之記曰，傳安向慕寓公沈太僕，而借其字以名書院。考太僕生平，根柢於忠孝，而發奮乎文章，其鄉人全謝山旣爲作傳，又序其詩。當日隨鄭氏渡臺，與太僕並設教者，則有華亭徐孚遠，然以徐都御史之間關從亡，結埼亭表章甚力，明史亦稱其遁入海，死於島中，而府志不載。雖魯王實未入臺，結埼亭不免誤信異聞，余曾婉爲辯證，未可因一端而疑其他皆無據矣。當沿海之不願遷界也，張蒼水尙書以書報鄭氏，乘機取閩，並遺書徐、王、沈、辜諸公，力勸成功，及成功卒，遺老謀奉魯王監國，蒼水復以書約盧尙書以下，皆見於結埼亭蒼水神道碑中。若鄭氏之致敬於辜都御史，同於盧、王、沈、徐諸公，又見於陳光祿傳中，唯僞辜爲章爾。是數子者，不獨魯王之忠臣，亦鄭氏之諍友，不得以一字之誤而疑辜公，更不可因府志不載而略郭公也。（下略）按孚遠字闡公，江蘇華亭人，與陳子龍、夏允彝有聲幾社。

臺灣四面皆海，附近小島，莫不發見，卽遠如東沙嶼，近亦有船往來，而獨不見所謂五使嶼者。余聞故老言，嶼在臺東之東，與蘇澳隔帶水，天空海濶時，望之在目；而基隆漁者時一至，屹立海中，環可百里，有灣五，二可繫舟，餘則礁石錯立，風浪澎湃，舟觸輒破，唯竹筏可入。山川氣候與臺

略同，有草狀如龍鬚，紉可織席，丹荔成林，實大而甘。行三四里，見瓦屋數椽，室中器具似數百年前物，觸之灰化。歸途有怪物自叢林中出，似熊非熊，似人非人，散髮垂肩，面目黎黑，猙獰可畏；漁者大驚走，怪物逐之，急駕舟逃，歸，述其所見如此，而名怪物曰「生人」。故基人謂無賴者爲五使嶼生人云。先是有英人某舟至其地，測繪地圖，名阿美嶼，已而有瑞典舟師自打狗航日本，亦曾過其地，其所言與漁者頗相似。光緒十年，上海申報載其事，比爲世外桃源，且言地邇臺灣，宜速收入版圖，移民闢土，爲臺外府；若爲外人所得，狡焉思啓，實迫處此，終必爲臺之患。醇親王見之，下詢北洋大臣李鴻章，命臺灣巡撫劉銘傳，派人探地；巡撫示所屬，有能至者厚賞之。潮州人李錦堂爲武備學堂教習，曾得英人圖，上書請往，巡撫大喜，見之，命駕南通行。然錦堂素未至，及基隆，求鄉道，有漁者應募，請與千金；錦堂許以六百金；不可，而南通俟之久，乃自駕往。數日不能得，以浪大舟小爲辭。巡撫命待命，月給薪米銀三十兩，將調北洋巡洋艦再探，而在再數年，竟無消息。或曰：「是嶼也，宋時楊五使居之，故名。」或曰：「是八重山羣島之一也。」嶼旁有長北沙嶼者，小二三倍，略具臥馬之形，至者尤少，而時於海上見之，飄渺虛無，幾成鑿空之說。然丸泥勺水，列強分占，球之東西，極之南北，皆有人跡所至，則五使嶼者必有交通之一日，吾猶及見之也。

落潦之說，見於諸書。閱薇草堂筆記，以爲在臺附近，然自海通以後，輪船往來，未曾遇此，豈果有其地耶？臺灣志略謂康熙二十三年秋八月，福建陸路提督萬正色，有海舟將之日本，行至鷄籠山後，因無風，爲東流所牽，抵一山，得暫息。舟中七十五人皆莫識何地，有四人登岸探路，見異類數

輩，疾馳至，攫一人共噉之，三人逃歸；遇一人於莽中，與之語，亦泉人，携之登舟，具言妖物噉人狀，曰：「彼非妖，此地之人也。蛇首猙獰，能飛行，然所越不過尋丈。往時余舟至，同侶遭噉，唯余獨存。」問何以獨存故，則舉項間一物，曰：「彼畏此，不敢近爾。」視之，雄黃也。衆皆喜，曰：「吾輩得生矣。」出其籠，有雄黃百餘斤，各把一握，頃之妖物數百飛行而來，將近船，皆伏地不敢仰視，久之遂巡而退。逮後水轉西流，其舟仍回至廈門；按此則所謂萬水朝東者也。古人以爲尾閭，爲衆水萃匯之處，廻環低下，舟入其中，則不能出；然其所言者爲鷄籠山後，似近蘇澳，或爲附會臺灣之島，如所謂五使嶼者。惜其時舟人不知繪圖測量，以供研究，而僅爲海客之談瀛也。舊志又謂臺灣東北有暗澳者，昔年紅夷泊舟其地，無分晝夜，山明水秀，雜花滿谷，無人居。紅夷以爲勝境，留二百人住，與以一歲之糧；次年再至，則暗如長夜，所留人無一存者。取火索之，別無所見，唯石上留字；謂至秋即成昏黑，山中俱屬鬼怪，漸次而死，蓋一年一晝夜云。

吾友陳鞠譜著拾唾數卷，中有落漈一則，事近語怪，而眼前報應，昭昭不爽，似足警勵。爲錄其要，以資談助；臺灣有落漈之謠，或曰：卽澎湖溝下流水之極窪者。當數十年前，有帆船自省垣載班兵赴臺，至溝遇風，箭播數晝夜，不知漂流何許；陡聞砉然有聲，舟身膠固，衆始起視：見滿目黃沙，流泉汗漫，淺不盈尺。而回望來處，則海水屹立百丈。舟中人獲慶再生，各謀飲食。已舍舟而游，見沙際有物纍纍，拾視金銀骸骨，剝蝕模糊，而敗檣斷櫓雜亂其間者，多至不可數。日長無事，羣向水中掬金銀，積之簾底，以爲將來買良田，建巨屋，爲子孫席厚計，而不知身在死地也。未幾糧漸盡

，闖舟大譁，一人持斧突前大呼曰：「累吾輩至此者，舵師也。」舵師欲走避，斧闕其腦，隕矣！割肉烹之，衆得果腹。未幾又饑，衆復譟；譟則殺人以食，一船百數十人，將同歸於盡矣！篙工郭某素持齋，日誦大悲咒，雖餓不忍食肉，但嚙敗絮掬海水。自念舵師既被殺，則己亦不能免，潛携衣服乘夜而逃；數里外遇一破舟，遂匿焉。舟畔有屍四五，烏蛇啄食殆盡，似憫己之亦到此者。潸然淚下，乃掘一穴，檢舟中草薦裹而埋之，返舟坦臥，以俟末日。倦極而睡，夢有告者曰：「東去數百里，有天妃泉，甚甘，飲之可飽。待眞君回潦時，君可歸也。」曰：「何謂天妃泉？」曰：「昔年天妃拯溺到此，特賜甘泉一脈，以延未死者之命。」又問：「何謂眞君？」曰：「眞君爲靖海侯偏裨，沒於澎湖之役者也。」醒而異之，果得泉，時拾海藻啖之。如是數月，有風驟起，舟忽移動，隨流而靡，天明視之，已至南澳，舟中金寶甚多，皆前人所拾存者。易舟歸閩，遂成巨富。

鞠譜諱鳳昌，邑庠生，性豪邁，負氣，其後以狂病死，余爲立傳。乙未之役，吳彭年爲黑旗部將，戰死八卦山麓，鞠譜以詩弔之，越數年，又爲負骨歸粵，以百金恤其家，其尚義有足風焉。鞠譜作詩不多，余爲存者僅四十首，錄其一二：

弔吳幕府彭年戰死彰城

青衫幕府恰相宜，投筆從戎卽不支，畢竟艱危能仗節，果然南八是男兒。

漢南漢北兩虜兵，不愛徽軛令全名，淮楚喧譁星散後，屯軍五百殉田橫。

短衣仗劍戰城東，肘腋誰知有伏戎，鐵燄開花君證果，劫灰佛火徹宵紅。
留得新詩作墓銘，踐言忠義死猶生，赤炎潮水原非赤，却被先生血染成。
大長扶餘說仲堅，一時民主竟徒然，六朝金粉笙歌闌，知否彰城死季蕓。
幽草淒淒日色昏，無人野莫出東門，阿來本是催租吏，收拾遺骸樹小墳。

延平王祠懷古

羣龍涸死鱷魚生，瀛海波濤拍岸鳴，兩島提封同黑痣，廿年正朔奉朱明，勤王獨奮爭天力，
事父終羞幹壘名，試問奇男元庫庫，何如當日鄭延平。

據浙都閩跡渺然，中興事業等荒烟，沈沙欲折周郎戟，斷水難投戰士鞭，北向稱兵天不共，
東來闢國地孤懸，孝陵墓道生秋草，未許遺臣薦豆筵。

金石之屬，埋沒土中，田夫牧豎，據坐踐踏，視之不知珍惜。而千數百年之後，山間水畔，一旦
發見，好古之士，寶之實篤，以其可補史文之闕也。臺灣開闢未久，吉金貞石，所留尙少，其所存者
，爲荷人之物爾。又其最古者，則爲石器時代之石斧石皿，而無文字可考，但知其爲原人之物而已。
十數年前，有農人勸田於鳳山之港仔墘庄，掘得荷幣百數十元，此爲三百年物也。曾文溪之北，番仔
田庄園中，尙有荷碑一方，以羅馬字造成番語，而風雨削蝕，字半模糊，故語不可讀。按番仔田爲荷
人所拓，其時蕭壠蔗荳皆爲歸化番社，荷人曾設小學，以教番童，入者皆從耶教。每學三十人，一時

頗盛，聞新港社內尚存其址，此則最舊之碑也。鄭氏之時，文風綽鑠，而金石未見。夢蝶園記爲陳復甫參軍所撰，文辭閒雅，足供故實，然原碑已失；今之存者爲李氏子孫再立者也。若內國姓庄之劉武平碑，既載其文，而尋之未獲，他日苟能見之，當示於世。

清代之碑，存者尙多，今以築路毀室之故，漸任廢棄，政府亦不甚惜，再經百年，必至湮滅。然則保存古跡，此時可不勉乎？夫清碑之可寶者，各地不少；僅以臺南一隅論之，如郡治築城之碑、福康安紀功之碑、海會寺初建之碑、五妃墓道之碑，皆有可傳。而蔓草荒烟，無人憑弔，後之來者寧不笑我輩之不文乎？

金石之屬，既當保存，圭璧琮璋，尤爲可貴。清嘉慶中，東郭人鋤園，獲一玉，黝然無色；拭之有光，視之有貴人相。長尺有八寸，寬二寸二分，厚四分五厘，權之重三斤許。携入郡，識者曰：「此明寧靖王之圭也。」東郭人不敢私，獻法華寺，值祝融生辰，陳座上，供衆覽。郡人以爲至寶，慮有失，命董事張某守之。乙未之後，忽爲某人所得，潛携去，郡人大憤，籲於官，力索還，展轉數月乃歸。郡人大喜，藏諸三郊總董許藏春之家，余得數觀，亦絕愛之。烏乎！余何愛此圭？愛其爲寧靖王故物爾。夫王以天潢貴胄，僥依鄭氏，淒涼辛苦於東都之野，以保數莖之白髮；泊乎天命已去，閨門殉國，而此圭亦沈淪土中，不知有故主人矣。既得復失，既失復得，郡人之憂喜又何如耶！

臺中吳鸞旂文爲余言：改隸之前數年，有村人漁於烏日溪中，獲一玉笏，携至彰化求售，不知爲何，所得？疑此爲鄭氏之物，以清代制度無用玉笏也。按彰化爲半線社番之地，永歷二十四年，右武

衛劉國軒駐軍於此，以討沙轢番，而延平郡王經亦會親伐斗尾龍岸番，國軒從，燬巢而歸。是彰化者，固鄭氏威稜所至之地，此玉笏或爲其時之物，而遺落於溪中焉，惜余未見之，故不敢妄爲臆斷。顧余又聞諸趙雲石先生，謂光緒初，岡山之麓，亦掘一玉笏，較寧靖王圭爲小，惜碎爲三，幸得其一，以爲鎮紙。然則此又何時物也？大足考究。

古樾岡詩序，不知何人所撰，府志載入叢談，其言曰：「鳳邑治有岡山，未入版圖時，邑中人六月樵於山，忽望古樾挺然岡頂，向樵行里許，有巨室；由石門入，庭花開落，階草繁榮，野鳥自呼，房廊寂寂；壁間留題詩語及水墨畫跡，纔存各半。比登堂，無所見，惟一犬從內出，見人搖尾，絕不驚吠。隨犬曲折，緣徑恣觀，環室皆徑圍樾樹也。時雖盛暑，猶垂實如椀大，摘啗之，瓣甘而香，取一二置諸懷。俄而斜陽照入，樹樹含紅，山風襲人，有淒涼氣。輒荷樾尋路，遍處誌之。至家以語其人，出樾相示，謀與妻子共隱。再往，遂失其室，並不見樾。雅棠曰：「武陵人誤入桃源，千古稱爲佳話，顧此爲靖節寓言爾。岡山屹立郡東，少時曾遊兩次，古剝修竹，境絕清靜；山多荔枝，熟時羣猿爭食，未聞有所謂樾也。武陵人爲漁夫，而此爲樾客，遙遙相對，且有移家之志，可謂不俗。作者豈亦欲避秦歟？苟有其地，雅棠將往居之。」

臺南市廟宇之最古者爲小南天，其地固一小山，下俯清溪，卽今之竹仔行街也。流水潺湲，尙留其跡。其東爲嶺前街，自此而西，至於西門之下，儼然急坂，街衢雖改，而形勢依然。初荷蘭得臺之時，華人多聚於此，故建小南天廟，以祀社公。鄭氏之際，至者尤衆，其旁漸成市肆，故有針街、鞋

街、打鐵街、草花街之名。相傳小南天之匾，爲寧靖王手書，今已非舊，而後之來者且不知陵谷之變矣！

「石敢當」三字，時見於隘巷之口，詢之故老，用以壓鬼，而不知其出處。按陳繼儒羣粹錄云：「五代劉智遠有勇士，曰石敢當。」故談者多以爲五代時人。然其用以刻石者，早於五代；眉公所謂劉氏勇士者，當別自一人，非此壓鬼之雄也。宋王象之輿地碑目記云：「輿化軍有石敢當碑，註云：慶歷中，張緯宰莆田，再新縣治，得一石銘，文曰：『石敢當』，鎮百鬼，壓災殃，官吏福，百姓康，風教盛，禮樂張。唐大歷五年縣令鄭押字記。」據此則石敢當三字之刻石，始於唐代，故顏師古註急就章云：「石氏敢當，所向無敵者也。」是則古之猛士，而爲秦漢時人也。臺灣與漳泉同俗，而漳泉又與興化相隣，故此等刻石，見於閩南。而臺灣且有書泰山石敢當者，或以泰山爲石氏之里居，余意不然；蓋以三國志管輅有泰山治鬼之言而附會之爾。

臺人屋脊之上，立一土偶，騎馬彎弓，狀甚威猛。雅棠曰：「此蚩尤之像也，用以壓鬼。」按蚩尤爲九黎之君，史記正義引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造五兵，威振天下，誅殺無道，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天遣玄女授帝兵符，伏之。後天下復擾亂，帝遂畫蚩尤像以威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爲殄滅。」據此則黃帝所畫者用以威人，而今所塑者用以壓鬼。然非鬼之害，更烈於鬼，雖萬蚩尤亦何能盡殲之哉？

臺灣建省之議，發於沈文肅，成於左文襄，而林拱樞、袁葆恆之言與有力。余前入清史館，繕閱

檔案，始得其疏，錄而存之：初牡丹之役既平，沈文肅奏請移駐撫巡於臺灣有十二便，旨下吏部議覆。而閩浙總督李鶴年、福建巡撫王凱泰以福臺關聯攸重，彼此相依，未可遽分爲二，乃定以福建巡撫冬春駐臺夏秋駐省。光緒二年，江南道御史林拱樞奏言：琅璦之役，命沈葆楨暫任其事，議移巡撫駐紮，使善其成；以現在情形而論，區處臺灣，非善後之謀，實創始之日也，可謂至言。而刑部左侍郎袁葆恆亦奏言：臺灣甫定之規模，去住無常，而終爲具文，甚非計之得也。查直隸、四川、甘肅各省，皆以總督兼辦巡撫，可否改福建巡撫爲臺灣巡撫，常川駐守，經理全臺？其福建全省事宜，專歸總督辦理，庶事任各有攸司，責成卽有專屬，似於臺灣現在情形不無裨益。是其所言，較之移駐之說，尤爲根本之論矣。是年福建巡撫丁日昌來臺，翌年以分駐兩地，往來不便，奏請簡駐重臣，督辦數年，而後建省。議雖未成，而氣運所趨，已不可一日緩矣。法人之役，劉銘傳爲防務大臣，及平，任巡撫，亦奏請駐臺經理善後。時左文襄督師福建，以臺灣爲東南七省屏蔽，奏請別建一省，旨下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六部九卿，會同各省督撫議奏，其議始成，而臺灣之局勢至是一展。

保存古跡之議，余數言之，而名人勝地，久已荒蕪，其存者亦任之湮沒，傷已！陳復甫參軍爲鄭氏之賢良，而臺灣之大政治家也；豐功碩德，永留東都。余旣爲之立傳，比諸武鄉之相蜀，其故宅與本社隣（註），所謂統領巷者也。春霜秋露，陳氏之子孫猶爲享祀。而墓在赤山堡六甲庄東北約三里，土名大潭庄，稱爲本院墓者；蓋以參軍會爲學院故云。而石碣僅存，荒草莽焉，烏乎！又可哀矣。日者茅港尾庄黃君清淵寓書云：「昨讀大著臺灣叢談，謂吉金貞石，皆宜保存，誠爲名言。如陳參軍

者，功德在人，千載不朽，而殯官寂寞，祭掃無人。聞其墓石爲明寧靖王所書，字極雄勁，再閱數年，定爲牧人繫牛之石矣。先是余撰拾翠剪紅，曾言此事，以爲有司必能保存，否則陳氏之子孫亦必修繕，以追念先人，而至今依然，其墓碣云：「贈資治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總制諮議參軍監軍御史諡文正陳公之墓」，按參軍諱永華，福建同安人，延平郡王禮爲上客，命世子經師事之。克臺之歲，授諮議參軍，經立，晉勇衛；布屯田之制，立鄉治之方，建造士之策，頒忠義之條，興漁鹽之利，嚴淫惡之禁；行之數年，國以大治，是其有大勳勞於臺灣也。民到於今稱之，而督府保存古跡，乃不爲議及，何哉？」

雅棠初遊臺中之時，與林無悶莊南村偕登大墩之上，憑攬風光，幽情勃發，無悶曰：「此墩屹立平原，荒塚錯亂，是豈古之京觀也歟？」余曰：「然。按史臺灣爲東番之地，荒古未入版圖。隋開皇中，虎賁中郎將陳稜始率師船略地，至澎湖。大業七年，稜又自義安浮海擊琉球，其王居波羅檀，國無文字，結繩而治；稜至，遣使紹諭，琉球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是爲中國經略臺灣之始。夫琉球者，臺灣之古名也；今之琉球古曰中山。波羅檀譯言爲勇，即今之葫蘆墩，於音相近。余曾考之地勢，當隋之時，大安大甲匯合一流，濁水以北，猶巨海也。波羅檀爲海濱高地，東番聚族而居，王都於是，以固險也。臺中距此二十里，地寬坦可戰，亦軍略上所必爭者。夫東番既爲一方雄，敢抗官軍，則稜必重創之，又遷其族，而封骨爲京觀，以傳示威武，閱千數百年而成爲今日之大墩。史有闕文，後人又昧其朔，遂荒遠而難稽爾。」南村曰：「是說誠是，然聞者將以子爲武斷。」曰：「天下

事特患其不武斷爾。庸俗之論，智者所非，拘墟之見，賢者所恥，吾之所言，吾特自信於心而已。」

霧峯林氏爲臺中望族，士大夫之遊者，莫不道萊園之盛，樓臺之美，花木之茂，而賢主人之好客也。雅棠居中之日，時時遊之，且假榻讀書，故甚知其蘊。園在霧峰之麓，依山結構，各抱地勢，大可三十畝，合山計之可百畝。入門行數十武，有橋曰木棉橋，水則擣衣澗也。橋之南爲小習池，古荔枝然，熟時垂實若絳珠，荔支島也。上建一臺，爲歌舞地，其面則五桂樓，爲園主人會燕之所；樓上藏書滿架，金石之屬，璀璨陸離。由樓南行，多古木，中拓一窩，坳而幽，種梅千樹，花時若香海，萬梅嶺也。循山而上，爲千步磴，其上爲望月峯，園之最高也。有亭可憩，俯視足下，禾田蔬圃，相錯如繡，白烟搖漾，遠及大墩，觀止矣。由右而下，至夕佳亭；其旁短垣環繞，茅屋數間，考槃軒也。繞絕清閼，自非碩人，胡得有此？園建於光緒初，爲林允卿工部手築，工部性純孝，嘗效萊子斑衣之志，故名。又自蓄女伶以娛親，泊工部逝，而獻堂昆季繼述之，拓其規模，以供登覽。士大夫之來遊者，莫不競爲歌詩以張其盛，而獻堂亦能自張焉。春秋佳日，輒開文讌，所得歌詩不下數百章，獻堂擬最而刊之。嗟乎！海桑以後，二十稔爾，蘭亭梓澤，久付荒蕪，或且夷爲行道，而萊園獨無恙，發揚光大，以爲風雅之區，園主人誠賢也。

獻堂之兄紀堂，福慧人也。天下之富者多矣，衣華服，騎怒馬，旨酒在前，美人在後，驕奢淫佚，縱其所如，以覆家敗名者亦多矣。而紀堂獨循循有禮，紀堂之言曰：「余以不敏，幸託先人餘蔭，衣食粗足，何敢獲罪國人？」故紀堂善自養晦，平居不輕出里門，性習靜，藝蘭殖菊，親自灌溉，花

時賓朋滿座，來遊之士，無不禮焉。近又自治一園於莊外，顏曰杞桐別墅，佳樹名卉，靡不徵求，再閱數年，定足與萊園媲美矣。

臺灣處熱帶之地，四時多夏，奇花異木，不識其名，僅以臺語名之，故余撰臺灣通史多有考據，而物產志則大費研求也。菓類之中，若婆羅蜜、若釋迦、若南無、若菩提、皆梵語也；山經不載，稽含不書，則亦仍以梵語名之。究其所來，多自南洋，或遠由印度。如賓婆者，西域之產也；見於上林賦中，而臺人稱爲澎湖。無字可書，或美之爲鳳皇卵，是不知賓婆二字也。檳爲臺南名菓，有肉檳、香檳、柴檳三種；又有大者爲牛心檳，色黃肉脆而味甘，生者甚酸，可以煮魚，風味殊勝，非南人不知其佳也。願檳字不見字書，究爲何物？爪哇、呂宋稱謂各殊，是爲熱帶之菓，如葡萄、苜蓿、傳自西域，但以其名譯之可爾。

愛玉凍爲嘉義名產，舊志未載其名。雅棠少時，聞諸先君子，謂此物所出僅五十年，以今計之未八十載。道光初，有同安某甲者，居於郡治之媽祖樓街，素爲買，嘗往來嘉義山中，採辦土宜。一日過後大埔，天熱渴甚，赴溪飲，見水面成凍，掬而飲之，涼沁心脾。懸崖古樹，籐蔓羃絡，蔭密幾不度日光；自念此間暑，何得有冰？細視水上，卽樹子錯落，揉之有漿，大悟，以爲此物化之也。拾而歸家，以水洗之，頃刻成凍，和以糖，風味殊佳，固不遜於雪藕調冰也。自是每過其地，必取之，秘不告人。某甲有女曰愛玉，年十五，風鬢花貌，楚楚可人，夏日無事，出凍以賣，飲者甘之，前後而至，恍如藍橋之求玉漿；然不知其名，僅以女名名之。自是傳遍市上，日得千錢，而採者逾盛。按愛玉

凍卽辟荔，性清涼，子可解暑，而錫名殊艷。余擬以此題徵之歌詩，吾臺不乏風雅之士，必能爲增聲價也。

國姓井在大甲之鐵砧山，爲鄭氏駐師之地。淡水廳志謂鄭氏屯兵大甲，以水多瘴毒，乃拔劍砍地，得泉，味清冽。曩年活中之時，莊南村曾以國姓井碑拓影見贈，碑爲清光緒乙酉六月余望林鏘等所建，其文云：「臺北府新竹縣大甲鐵砧山國姓井，相傳鄭成功駐兵處，被困乏水，以劍插地，得甘泉，大旱不涸。年年清明前，有羣鷹自鳳山來，聚哭，不至疲憊不止，或云兵魂固結而成。山麓田螺斷尾能活，謂當時螺壳棄置者，均著奇異。僕曾經其地，思古跡不可磨滅，爰集同人，建廟立碑，爲紀，以志永遠云。」按此爲延平郡王經討伐蓬山番之事，而碑以爲成功者，誤也。

瑞軒在大墩之麓，清溪一曲，楊柳數行，有人設肆賣酒，林瑞騰公子以千金購之，故稱瑞軒。引水成池，雜花覆屋，境絕清靜。雅棠居中之時，卽處其間；公餘之暇，焚香淪茗，讀史賦詩，而伯鸞少婦，黃霸稚子，亦頗知此中況味，一家怡怡，幾爲塵外人矣。雅堂既居此，四方之來遊者，靡不枉訪，而櫟社詩人又時相過從，且假之以開大會。於是瑞軒之名聞遐邇，雅棠亦爲記以記之。洎雅棠遠遊大陸，眷屬南旋，而瑞軒亦爲官所買，以張公園，然時猶眷念之也。前年冬，再遊大墩，急往視之，則已鞠爲茂草，亭傾池涸，滿眼淒涼，惘惘而歸。嗟乎！盛衰之境，雅棠竟親見之，讀司馬季子論卜一篇，能不慨然？

林剛愍公文察克敵致果，功在社稷，身後賜諡，並建專祠，余會就其行事，載之通史列傳，以示

後人。初公以年少從戎，自率鄉里子弟，別當一軍，轉戰閩浙，所向有功，晉福建陸路提督。漳南之役，左文襄大軍未至，而公急於破敵，輕騎陷陣，遇伏不出，遂以身殉。幕客謝瑄樵義士也，方食，聞耗，投箸起，騎馬救之，亦戰沒，烈哉！近讀晉江陳鐵香太史籐花吟館詩錄，有瑞香亭之作，錄之於左，以志當時之事。

瑞香亭

（林提軍文察與賊戰於瑞香亭，兵敗死之，客談其戰甚勇，其死甚烈，蓋甲子十一月初三事也。）

黑雲亘天殺氣惡，封狼夜指將星落，將軍晚戰瑞香亭，戈矛無光日色薄。其時獷騎來紛紛，亭前亭後多如雲，寡不敵衆圍驟合，抵死誓欲張吾軍。裹瘡出陣戰轉急，血痕如潮衫袖濕，左甄右甄安在哉，可憐一騎衝鋒入。南八死爾作男兒，肯向孽虜低須眉，斫頭陷胸不回顧，馬革欲裹嗟無屍，吁嗟乎！萬松關、虎子山，當時旌旆簇浩浩，一旦血肉堆斑斑，宵來亭中燐飛速，新鬼呼冤相對哭，精忠之骨死猶生，傷哉烏焉不忍啄。

鐵香之詩頗繫臺事，別錄一二：

送林子佩臺陽

（按子佩爲剛愎之文孫）

風濤三月款滄溟，絕島魚龍海氣腥，城郭已更新版籍，冠裳誰復舊儀型？河山有恨軍麾白，天地無情戰骨青，昔是故鄉今異域，歸裝趁早好趨庭。

過鄭延平故里

荒祠寂歷草雞鳴，怒浪衝流起恨聲。曠代有人哀擴廓，中原無地着田橫。藤牌圍散江邊陣，鐵纜飛揚島上兵，落日禿高望鹿耳，英風猶似控長鯨。

鄭氏屯田之地，前已言之，其所發者二十有六處，尚恐多遺；蓋以臺灣之大，雅棠猶未得遍討之也。頃者查某營庄劉申甫君來南，晤於籟軒，謂該庄之鄰，有仁武埔，廣數千畝，爲仁武鎮所墾，非劉君言，幾不知矣。雅棠勤撰通史，今雖脫稿，爲文八十萬言，然中心耿耿，猶慮未備，近將携之出門，就正有道。夫通史告成，雖爲雅棠不朽之事功，然固臺灣之史也；爲臺灣之史，則非一人之私言，而爲臺灣之公言也，盛衰興亡，盈虛消長，於是乎繫。夫史者民族之所憑依也，臺灣布政以來，幾三百載，舊志發刊，亦有數種，而多不知史義，紊亂無倫，如府志者且多誤謬。故雅棠不揣其力，孜孜矻矻，誓告神明，以單揚民志，而又詢之耆艾，訪之遺文，以告無罪於國人焉。

牛罵頭爲臺中巨莊，蔡氏居之；族大資豐，而敏川敏南二丈尤以令聞布里間。兄弟怡怡，至老愈篤，足爲末俗之範，晚年同居一樓，曰伯仲居，又曰川南別墅，命名甚善，唐棣荆花，誠足媲美。雅

棠居中之時，曾造謁焉。牛罵頭固土番之地，或曰寓鰲頭，清初仁和郁永河來遊之時，曾住其間，稗海紀游言之綦詳。是時半線一帶，皆番社也；曰大肚、曰沙轆、曰貓羅、曰牛罵頭。尤其著者，我族既居，嫌其不雅，稱曰鰲峯，以山名也。山之麓一井，泉甘而冽，聞爲土番所鑿，至今尙存，莊人皆就飲焉。二丈既逝之後，雅棠亦南旋，未嘗再登高閣，然南文哲嗣惠如締交莫逆，猶時以郵筒詢起居，他日當過訪之。

火山岩在嘉義東南，自後壁鰲乘車可至。乙己之春，雅棠遊之，同行者許紫鏡、蘇櫻村、余運舫、曾遠堂諸子。時道猶未治也，至店仔口莊，夕陽已下，乃借燈保甲，燃燭行，抵碧雲寺，夜已午矣。寺僧殺鷄蒸飯以餉，飽食而睡，黎明則起，白雲猶未出也。寺在山腹，爲康熙四十年釋參徹所建，祀世尊，內奉延平郡王。又一寺曰大仙巖，在枕頭山之麓，或曰玉案山，以形名也。火山之奇甲臺灣，其奇則在火穴，吾輩乃往視之：有聲如雷，隱隱從地起，及近，火自石罅出，高六七尺，小者一二尺，源泉滾滾，自下而流，熱不可掬，故謂之水火同源。昔藍鹿洲紀之，以爲海外奇聞，何所不有，吾以耳目之所及爲憑，其不及者多矣。山生火，跡近荒唐，火出自水中，尤荒唐之甚者，雖然固有之。臺灣火山有二：一在半線以北，貓羅、貓霧二山之東，晝常有烟，夜有光；一在諸羅邑治以南，左臂玉案山之後，小山竝然，火出水中，無烟而有焰，晝夜皆然，信宇宙之奇觀也。鹿洲之言，是尙未知瓦斯之理；臺灣多火山脉，故常震，幸有此穴以洩其氣，不然鼓盪之力，陸且沈矣。枕頭山之北麓，有關嶺溫泉，吾輩越山而行，既至，脫衣入浴，泉可療病，體爲之爽，聞夏時遊者較多。此行得詩

數首，歸家之後，風雨大作，不然將受困於山中也。

法人之役，兵備道劉璈治軍臺南，協士民，籌戰守，郡人恃以無恐。當是時澎湖已失，沿海戒嚴，法艦輒窺伺。一日入泊安平，艦將孤拔介英領事請見，璈欲往，左右諫曰：「法人狡，往將不利。」璈曰：「不往，謂我怯也，咄乃公豈畏死哉？」至安平，戒砲臺守將曰：「有警即開砲擊，勿以余在不中也。」璈至艦，孤拔相見甚歡，治酒饗，語及軍事，璈曰：「今日之見，爲友誼也，請毋及其他。」孤拔曰：「以臺南城池之小，兵力之弱，將何以戰？」璈曰：「誠然。然城土也，兵紙也；而民心鐵也。」孤拔默然，盡醉而歸，法艦亦去。故澎湖雖失，而臺南得以無害，璈之力也。然璈以是獲罪於巡撫劉銘傳，致受籍沒，臺人皆稱其冤，而此中委曲則少有知者。璈字蘭洲，湖南岳陽人，以附生從軍，左文襄治師西域，辟爲記室，參贊戎機，指揮羽檄，意氣甚豪，及平，以功薦道員。光緒七年，分巡臺灣，時方議建省，歲以巡撫視臺，璈至多所擘畫。以彰化居南北之中，請移兵備道駐此，而巡撫岑毓英亦擇地大墊，籌築省垣，其後銘傳乃繼成之。法事既起，璈分全臺爲五路，各任戰守；及銘傳至，經理臺北，以臺南委璈。而軍務倥傯，需餉孔亟，道府兩庫尚存銀百數十萬兩，銘傳命撥五十萬，不從；又以巡道加營務處，例得上奏，頗不受節制，銘傳啣之。基隆之戰，法軍稍退，銘傳忽撤兵失地，璈揭其短，且言李彤恩贖敵之罪，左文襄據以入告，下旨譴責，褫彤恩職，銘傳更恨之矣。和議既成，銘傳任臺灣巡撫。十一年奏言，洋藥厘金董事陳郁堂（即陳北學）吞匿鹿港厘金四萬六千餘兩，疊經札提來轅訊究，竟敢抗延不至；該道有督辦稅厘之責，事前既不查察，事後又

不索追，顯係通同作弊，檄令撤任，聽候查辦。既又參繳十八款，所舉多不實，然文襄已薨，無能代白，墩遂籍沒家產，遠流關外，其後客死黑龍江，傷哉！當墩之被罪也，余年少，臨去之時，士民走送，揮淚告別，至今猶能憶之。夫墩能吏也，巡臺之時，諸多建設，事載其傳。

烏乎！滄桑之說，豈不信哉！臺灣締造僅三百年，而水陸變遷已數十見。南郡當荷人建築赤崁樓之時，環樓皆海也，駐兵置砲與王城相犄角，荷蘭之舟得泊樓外。滿潮時水高四五丈，距南三百餘武，有大井頭者，則番船登岸汲水之地。而東南之打銀街、東北之鴨母寮街，悉爲內海，掘地丈餘，卽見黑泥；然則樓以西皆屬洋洋巨浸。今之關帝港、媽祖港、王宮港、蕃薯港、佛頭港、頂下南河，均爲市廛之所，而港道猶存，固舊時之內海也。蓋當有明之季，赤崁樓址爲一小嶼，高三四丈，今猶巍然，歸清以後，漸填平，地至老古石街。及乾隆三十餘年，老古石以西之海，又填爲淺地；然安平往來，尙以舟楫，故有安平晚渡之景。洎光緒初年，建造一鯤身砲臺，並築安平大道，而昔之乘舟者，今則駕車矣。夫安平當歸清之時，尙爲海中孤島，舊志地圖原不與七鯤身北線尾連絡。志曰：「臺海汪洋，可泊千艘。」臺海在安平之內，爲今魚塢。延平伐臺，曾泊師船，道光二年夏秋大雨，兼旬不霽，曾文灣裡各溪之水，澎湃而出，塗泥歸墟，所謂臺海者盡填平地，卽今之首仔埔也。平原數十里地宜薯蔗，然鹹質尙濃，沙浮土鹵，尙未可以種稻爾。顧移住之民逐年而盛，至今已成百十村落。又如鹿耳門者，昔亦海中孤島，住民百餘家，鄭氏於此建築砲臺，清代戍兵駐守，蓋臺南之一要害也。康熙六十年夏，朱一貴踞臺時，藍廷珍率師來伐，林亮董方首先登岸，奪取砲臺，乘勢進攻安平，

則鹿耳門之爲要害可知。其後因大風雨，海水漫天，而鹿耳門社突沉於海，人民家屋靡一存者；故至今兩汕分列，水激沙鳴，過者或不知其爲鹿耳門也。又門以內至安平鎮，昔亦內海，潮高可三四丈，巨艦可以出入，荷蘭踞臺後，因慮鄭師來伐，沈舟以塞。而延平一至，潮水驟漲丈餘，小大戰艦脚尾而渡，縱橫畢入，荷人大驚，以爲自天而下。是時苟無潮水，則鄭師亦不能飛渡也。然洎今安平日淤水淺，且不可航，而港幾廢矣。烏乎！盛衰之理，雖曰人事，豈非天哉？

余撰臺灣通史，載鄭氏之事，始於入臺，而以前則僅溯其原而已。顧鄭氏之事，余以十數年來搜羅頗多，如順治十一年冬十月，清廷命鄭、賈二使齎詔至泉州招撫，欲封成功海澄公、芝龍同安侯、鴻遠奉化伯。不從，遂置芝龍於高俎，成功不願。其時成功不肯接詔，故不知其何語，余於前年乃得之某書，錄而存之，亦足以實我贅談也。

「朕惟閩海奧區，兵戎重寄，設藩置衛，以靖封疆。爾成功乃我朝世襲同安侯鄭芝龍之子，曩者大兵下閩，芝龍首倡來歸，雖經叙略，未稱報功。緣睿親王疑心輕聽，不計周全恩養，以致爾疑懼淹留，跡寄海中，情甘化外。朕念父子大倫，慈孝天性；父既得爲功臣，子豈願爲仇敵？但道阻且修，爾心無由上達。前者李德等持爾家書至，朕令細詢口語，悉爾至情，朕惻然念之，推心置腹，何分新舊？即使海隅底定，防鎮亦必需人；與其別擇他人，豈如任用爾等？朕因加之封爵，畀以事權，聿同開國之功，特賜承家之慶。茲封爾爲海澄公，掛靖海將軍印，照例食俸。因爾兵卒房地原有漳泉惠潮四府，即命住此四府地方，且將四府水陸寨遊營兵餉撥爾管領，官兵

不足得別補正額，錢糧仍行解部，其管民之官均聽部選。爾原轄武官，聽爾酌量委用，姓名官銜開送兵部，即將歸順官兵數目詳開奏聞。海上諸寇，爾須相機防剿。洋船往來，供給管理，稽察奸宄，收取課稅，交布政司解京。地方官祇許民事詞訟；至於錢糧等項，俱係有司職掌，有督撫管理，爾不得干預。爾膺此寵嘉，受茲信任，務殫心竭力，以圖報稱。海濱寧謐，惟爾之功。如果建有殊勳，仍加懋賞。山河帶礪，垂於永久，忠孝兩全，身名俱泰，豈不休哉？爾其欽之，毋替朕命。」

臺灣爲多神之教，所祀之神，若三官、若五帝、若關公、若天后、考其事跡，或載史書、或者稗乘，皆有可據。而其所以祀之者，則爲古之明王、忠臣、孝子，足以爲人之欽式，以後馨香以祝之。然而臺灣之神，有所謂王爺者，其廟特多，此何神耶？臺灣縣志謂邑中有稱王公廟、大人廟、三老爺廟者，不知何神，或曰是澎湖將軍，漁之神也，舊志云：「神之姓名事跡無考，豈隋開皇中虎賁陳稜略地至此，因祀之歟？」又府志載邑治東安坊有開山王廟，今圯而不言所祀爲何神，按：開山王廟之神爲明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而我開臺之列祖也。乾隆間邑人何燦鳩資重建，同治十三年十月欽差大臣沈葆楨，與總督李鶴年、巡撫王凱泰、將軍文煜合奏，改建專祠，春秋致祭，是開山王廟固祀延平也。陳稜之廟在西定坊新街，面海曰開山宮，爲鄭氏所建，以稜有開臺之功也。而府志誤爲吳真人，且言臺多漳泉人，以其行醫建廟特盛。夫吳真人醫者爾，何得當此開山之號？固知所祀之神，必有大勳勞於臺灣也。唯臺灣所祀之王爺，自都邑以至郊鄙，山陬海澨，廟宇巍峨，水旱必告，歲時必禱，

尊爲一方之神，田夫牧豎，靡敢瀆謾。而其廟或曰王公、或曰大人、或曰千歲。神像俱雄而毅；其出遊也，則曰代天巡狩，而詰其姓名莫有知者。烏乎！是果何神，而今臺人之崇敬至於此極耶？顧吾聞之故老，謂延平郡王入臺之後，闢土田、興教養、存明朔、抗滿人、精忠大義，震耀古今。及亡，民間建廟以祀，而時已歸清，語多避忌，故閃爍其辭，而以王爺稱。此如花藥夫人之祀其故君，而假爲梓潼之神也，亡國之痛，可以見矣。其言代天巡狩者，以明室旣滅，而王開府東都，禮樂征伐，代行天子之事，故王爺之廟，皆曰代天府；而尊之爲大人、爲千歲，未敢昌言之也。連橫曰：「信哉！余嘗遊埔里社，途次內國姓莊，爲武平侯劉國軒駐軍之地，以鎮撫北港溪蕃者，莊人數十戶，皆祀延平郡王。又嘗登火山，謁碧雲寺，寺祀釋迦，而前殿亦奉延平。顧此爲有清中葉之事，法網稍疏；若在雍乾之際，芟夷民志，大獄頻興，火烈水深，何敢稍存故國之念？故府縣舊志，雖載開山王廟，而不言爲何神，東都之事一切抹殺，且加以僞鄭之名，此則桀犬之吠堯也。夫臺人之祀延平，固爲崇德報功之舉，後人不察，失其本源，遂多怪誕。而師巫之徒且藉之以斂錢，造船建醮，踵事增華，感世誣民，爲害尤烈，烏乎！先民雖愚，斷無如是之昧也。然二百數十年來，無有能糾其謬者，而今乃得扶其微，先民有知，能毋慰乎？」

天后亦稱天上聖母，臺之男女，靡不奉之，而郊商海客且尊爲安瀾之神。按天后姓林，福建莆田人；世居湄洲，父慇，五代時爲都巡檢，配王氏，生五女一子，宋太祖建隆元年三月二十有三日誕后，曰九娘；彌月不聞啼聲，故又名默娘。八歲就外傳解奧義，性好禮佛。年十三，有老道士元通者至

其家，曰：「是兒具佛性，應得正果。」遂授以要典秘法。十六觀井得符，能布席海上濟人，雍熙四年九月初九日昇化，或言二月十有九日也，年二十有八。自後常衣朱衣，乘雲氣，遨遊島嶼間，以救災厄，里人祀之，顯聖錫號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后」，錄之所言如此。康熙十有九年，閩浙總督姚啓聖奏言：「蕩平海島，神祐靈異，請錫崇封。」遂封天上聖母。二十有二年，清軍伐臺灣，靖海將軍施琅奏言：「澎湖之役，天妃効靈，及入鹿耳門，復見神兵導引，海潮驟漲，遂得傾島投誠，其應如響。」詔遣禮部郎中雅虎，至澎致祭文曰：「國家茂膺景命，懷柔百神、祀典具陳，罔不祇肅。若乃天休滋至，地紀爲之效靈，國威用張，海若於焉助順。屬三軍之奏凱，當重譯之安瀾。神所憑依，禮宜昭報。惟神鑿靈海表，綏奠閩疆。昔藉威靈，克襄緯績，業隆顯號，醴享有加，比者慮窮島之未平，命大師以致討，時方憂旱，川澤爲枯，神實降祥，泉源驟湧。因之軍聲雷動，直搗荒陬，艦陣風行，竟趨巨險。靈旗下險，助成破竹之功。陰甲排空，遂壯橫戈之勢。至於中山殊域，冊使遙臨，伏波不興，片帆飛渡。凡茲冥祐，豈曰人謀？是用遣官，敬脩祀事。溪毛可荐，黍稷維馨，神其祐我邦家，永著祝宗之典；眷茲億兆，益宏利濟之功。維神有靈，尙克鑑之。」刻文廟中，並勅建祠原籍。琅旣入臺，以明寧靖王之邸改建神廟，卽今之天后宮也，刻石紀事，今尙存。五十九年，翰林海寶冊封琉球，歸奏言神祐封舟，詔飭春秋致祭，編入祀典，於是臺灣府縣之廟，祭以太牢。雍正四年，巡臺御史禪濟布奏言，朱一貴之役，天后顯靈，克奏膚功，乃賜「神昭海表」之額，懸於郡治廟中。十一年，總督郝玉麟、巡撫趙國麟、奏請賜額，御書「錫福安瀾」，懸於福州南臺之廟，並

令江海各省，一體葺祠致祭。自是以來，歷朝每賜額表彰，而臺灣各地亦後先建祠。

臺灣建省之議，始於沈葆楨，而成於左宗棠。先是牡丹之役，葆楨來臺視師，開山撫番，奏請福建巡撫，移駐臺灣，部議核准，而未行也。及法人之役既平，欽差大臣左宗棠復爲是言，乃行之。詔以劉銘傳爲臺灣巡撫，建省會於下橋仔頭莊，則今之臺中也。添設府縣以更吏治、整營制、築鐵道、通航運、辦清賦、興殖產、建學堂、施保甲；百廢俱舉，庶事維新，將置臺灣於富強之域，期之十年，可以收効。而士夫不諗其意，政府又多掣肘，銘傳遂稱病以去，惜哉！宗棠之疏，余前得之清史館中，錄之於下：

中國今日之事勢，以海防爲要，而閩省之籌防，以臺灣爲重。臣查同光之交，前辦理臺防臣沈葆楨躬歷全臺，深維利害，曾有移駐巡撫十二便之疏，比經吏部議准在案。嗣與督臣李鶴年、撫臣王凱泰會籌，仍以巡撫兼顧兩地復奏。光緒二年，侍郎袁葆恆請將福建巡撫改爲臺灣巡撫，其福建全省事宜專歸總督辦理。部議以沈葆楨原疏奏請別建一省，苦於器局未成；閩省向需臺米，而臺餉由閩解付，彼此相依不能離二等語。恐其欲專責成轉恐貽誤，未克奉旨允行。厥後撫臣丁日昌以冬春駐臺，夏秋駐省，往來不便，重洋隔遠，兼顧爲難，因有專駐重臣督辦數年之請。臣合觀前後奏摺，各督撫大臣謀慮雖周，未免各存意見；蓋王凱泰因該地瘴癘時行，心存畏怯，故沈葆楨循其意而改爲分駐之議；丁日昌所請重臣督辦，亦非久遠之圖，皆不如袁葆恆事外旁觀識議切當。夫臺灣雖係島嶼，綿亘亦千餘里，舊制設官之地，祇濱海三分之一，每年物產關稅較之廣西貴州等省有盈無拙。倘撫番之效果

能切實推行，自然之利，不爲因循廢棄，居然海外一大都會也。且以形勢而言，孤峙大洋，爲七省門戶，關係全局，甚非淺鮮。其中如講求軍實、整頓吏治、培養風氣、疏濬利源，在在均關緊要，非有重臣以專駐之，則辦理必有棘手。以臣愚見，惟有如袁葆恆所請，將福建巡撫改爲臺灣巡撫；所有臺灣一切應辦事宜，概歸該撫一手經理，庶事有專責，於臺防善後大有裨益。至該地產米甚富，內地本屬相需，協濟饟項，各省尙通有無，萬無不爲籌解之理。委用官吏，請照江蘇成例，於各官到閩後，量缺多少，簽分發往。學政事宜並歸巡撫兼管，勘轉命案，即歸臺灣道就近辦理。其餘一切建置，分隸各部之政，從前已有成議，毋庸變更，專候諭旨，定案即飭次第舉行。

林爽文之役，總兵柴大紀駐諸羅，被困數月，城中食盡，至掘草煮豆枳以啖，而兵民力守，効死弗去。詔命嘉勇侯大將軍福康安率師往救，未至；飭大紀捍民出城，再圍進取。大紀奏言：「諸羅爲府城北障；諸羅失，則府城亦危。且半載以來，深濠增壘，守禦甚固，一朝棄去，克復甚難。而城廂內外，義民不下四萬，實不忍委之於賊，惟有竭力固守，以待援師。」高宗覽奏，墜淚，詔曰：「大紀當糧盡勢急之時，惟以國事民生爲重，雖古名將何以加茲？其改諸羅爲嘉義縣，大紀封義勇伯，世襲罔替，並令浙江巡撫以萬金恤其家，俟大兵克復，與福康安同來瞻覲。十月，福康安軍至鹿港，復彰化，進解嘉義之圍，大紀自以參贊伯爵不執棄職之儀，康安啣之，即劾其前後奏報不實。詔以「大紀固守孤城逾半載，非得兵民死力，豈能不陷？若謂詭譎取巧，則當時何不遵旨出城？其言糧食垂盡，原所以速外援，若不危急其詞，豈不益緩援兵？大紀屢蒙褒獎，或稍涉自滿於福康安前，禮節不謹

，致爲所憎，遂直揭其短，殊非大臣休容之度人。福康安抵諸羅後，凡有攻剿，皆不派柴大紀、蔡攀龍，而於擁兵不救之恆瑞，非惟不効，屢叙其戰功，曲爲庇護；恆瑞本應軍前正法，恐駭聽聞，其逮交刑部治罪。」會侍郎德成自浙江歸，高宗以康安所劾大紀事詢之，德成因奏：「大紀在任貪黷，令兵私回內地貿易，及賊起倉卒，不早撲滅，致生猖獗。」又逮問提督任承恩供亦同，乃命福康安與閩浙總督李侍堯查奏，五十三年正月，詔曰：「柴大紀前此久困圍城，不肯退兵，奏至時，朕披閱墜淚，卽在廷諸臣，凡有人心者，無不歎其義勇。用人者當錄其大功，而有其小過，豈能據福康安虛詞一劾，遽治以無名之罪？前詢李侍堯之旨，至今尙未復奏，殆亦難於措詞乎？」尋李侍堯奏至，略如福康安指。福康安奏言：「大紀鹽埕橋之戰，尙能出力，守禦諸羅，亦有微勞；唯以專閫大員，既不能整飭於平日，又不能撲滅於臨時，皆律紀不明所致，請卽解京正法。」七月，大紀逮至京，命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復訊，大紀再三稱冤，廷訊之時，始引咎，仍微訴其枉。詔曰：「福康安等擬大紀斬決，朕念其守城微勞，原欲從寬小減，改爲監候，仍展轉狡辯取死，豈可復從寬典？其卽依所擬正法。」遂斬於北京，天下冤之。

林爽文之役，諸將無功，詔以協辦大學士嘉勇侯福康安爲大將軍，率師蕩平，凱旋之時，適駕幸熱河，賜宴避暑山莊，賦詩誌喜。高宗以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以爲三大事；立文太學，誅王倫、蘇十四、洗田五，以在內地懷慚，弗懲其事，而平定臺灣介其間，乃自選文立石於熱河文廟。余以前年游其地，視之猶新，而臺南福康安之生祠毀矣！崇碑矗立，偉績何存，盛衰之感，能不悲哉？乃錄其文

，以撫譚助。辭曰：「瀛壖外郡，閩嶠全區，厥名臺灣，古不入圖。神禹所略，章亥所無，本非扼要，棄之海隅。朱明之世，始聞中國，紅毛初據，鄭氏旋得。恃其險遠，難窮兵力，每爲閩患，訖無寧息。皇祖一怒，逐荒南東，郡之縣之，關我提封。一年三熟，蔗薯收豐，漸興學校，頗進生童。始之畏途，今之樂土。大吏忽之，恣其貪取。既媾其文，復恬其武。匪今伊昔，叛亂屢覩。向辛丑年，昨丙午歲，一貴爽文，其亂爲最。水陸提督，發兵於外，奈相觀望，賊益張大。天啓予衷，更遣重臣，百巴圖魯，勇皆絕倫。川湖黔粵，精兵萬人。水陸併進，至海之濱。崇武略駐，後兵到齊，恬波逕渡。一日千里，以遲爲速。百舟齊至，神祐之故。馳救諸羅，羣賊蜂擁，列陣以待，不值賈勇。如虎搏兔，案角隴種，頃刻解圍，義民歡動。斗六之門，爲賊鎖鑰，大里之杙，更其巢落。長驅掃蕩，如風捲箨，夜携眷屬，內山逃託。生蕃化外，然亦人類，怵之以威，賚之以惠，彼知畏懷，賊窟無地。遂以成禽，爽文首繫，狼狽爲奸，留一弗可。自北而南，如上臨下，海口遮羅，山途關鎖。遂縛大田，略無遺者。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曰福康安，知超謀深；曰海蘭察，勇敢獨任；三月成功，勳揚古今。既靖妖孽，當安民庶。善後事宜，康安是付。定十六條，諸弊祛故。永奠海疆，光我王度。凡八武成，蒙佑自天，雖今耄耋，敢弛惕乾。如曰七德，實無一焉，惟是敬勤，勵以永年。」

雅棠居中之時，聞林剛愨公復仇事，神爲之王。既又聞林全籌者，手刃巨慙，以雪積怨，未嘗不爲起舞，然世少有知者。一日，林君月汀蒞中，余就訪之，乃能得其始末。全籌少名福，字備五，林圯埔人也，父新景業農，與陳集賢有怨。當是時，林圯埔以林陳爲大族，各負勢力，不相下，既又爭

賸抄封田。新景爲佃首，集賢不敢褫，潛告於官，以新景抗納官租，謀不軌；集賢族希亮爲保安局總理，亦稟新景之不法；彰化知縣欲捕辦，命役不敢往，乃命集賢圍之。集賢佯言曰：「文武官期以明日會林圯埔。」新景懼，夜逸，將入山，集賢預伏，以待開鎗擊之。斬其首，大呼曰：「吾奉官命誅此賊，無與衆事。」翌日，以首解縣，林氏聞有官命，不敢出。時全壽年二十有一矣，訓蒙在家，弟碧瓜、次盧、次春生、春生方十有二歲。全壽旣痛父死非命，指天誓日謀復仇，而集賢自殺新景後，勢愈熾，無敢犯者。弟若侄又以搢紳交官府，豪右一方。全壽隱忍蓄志，日夜伺隙，不得逞，乃乞援於南北投之族，得二百餘人，期以元旦入林圯埔，襲集賢而屠之。除夕，碧瓜飲酒，醉，語洩，集賢戒嚴，族人雖至，聞有備，不敢發。全壽大恨，指弟而哭曰：「仇不得報矣。」如是十年，里有老婦林氏者，嫁陳姓，性和睦，兩家子弟皆親之。咸豐四年八月朔，集賢過其家，婦留飲，談瑣事，命從者且歸，兩家相距僅百餘武。春生年已二十有三，頗有力，見集賢與婦語，而旁若無人者，大喜，走告母曰：「報仇之日至矣。」母驚詰，具以告，持一小刀出，母曰：「汝年少，又弱，非敵也；不濟，汝必死，且俟汝兄歸也。」不從，途遇全壽曰：「報仇之日至矣。」復走；母追至曰：「汝弟非老奴敵，將奈何？」全壽且驚且恨，曰：「事已至此，兒請往，其濟，父之靈也；不濟，卽以死繼之。」行及義倉前，則春生已刺集賢倒地矣！先是春生值集賢將歸，伏路隅，集賢素時力持一竹烟筒，揚揚而行。春生自後刺之，集賢反掖春生於地，春生堅抱之。保長陳文彩，集賢族人也，聞鬥聲，出視，舉杖將擊春生，而全壽適至，再以刀刺集賢，刃入於地，兄弟大喜，歸告父靈乃各竄。全壽匿阿罩霧

庄，爲族人訓蒙。集賢死，其子籲於官，是時鹿港林九舍爲林圯埔抄封委員，深感全壽之孝，爲請於官：以集賢素奸猾，且受戴潮春之命爲羽翼，盜賣倉穀，養奸徒，其罪不容於死。全壽雖爲父復仇，亦爲地方誅一巨蠹也，請勿究。官納之，事始寢。而全壽復仇之心亦苦。

註：臺南新報社

讀墨十說

- 墨子素姓說
- 墨爲學派說
- 墨道救世說
- 墨學復興說
- 孔墨異同說
- 孟荀距墨說
- 墨子生世說
- 墨子法夏說
- 諸家論墨說

墨道救世說

兼愛 兼愛篇曰：「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以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以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以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以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以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猶有盜賊乎？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盜？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

戰國之時，道術分裂，異說朋興，各執一方，以干時主。而墨子獨抱敬天懼人之志，其大悲無畏之心，悍然以救世爲急，故其言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洏，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兼愛非攻。」故

曰：「擇務而從事焉。」（魯問篇）墨子之書，今其存者五十三篇，而此十義，可爲墨學之精華，而全書之綱要。試引其言，以爲左證。

一、尙賢 尙賢篇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是在爲政於國家，不能以尙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衆賢而已。」又曰：「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常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墨子之所謂尙賢，則賢人政治也。賢人政治，則欲破貴族政治也。成周之制，諸侯建國，大夫賜氏，世卿世祿，獨佔其權。故諸侯曰國，大夫曰家。國家之政，貴族主之。是以齊之國高，魯之三桓，晉之六卿，迭執國命，雖有賢才亦不得用。故管子曰：「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工商之子恒爲工商。」則階級制度之限之也。孔子以天縱之聖，抱與王之道，爲魯司寇，三月大治，而不容於季孫。周流列國，道莫能行。則貴族專政之害也。孔門弟子賢才輩出：軍旅如子路，理財如子有，政治如子賤；僅爲家臣，而不能同升諸公，則貴族專政之害也。孔子雖主張選賢舉能，而貴貴親親之義尙未盡除，猶有周公之意。墨子則欲除之，故其言曰：「古者聖王甚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變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尙賢篇中）又曰：「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若當之二物者，王公

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尚賢使能以治之。」（尚賢篇中）墨子之主張賢人政治，可謂切矣！故曰：「官無常貴，而民無常賤。」（尚賢篇上）夫官無常貴，而民無常賤，則階級之制度破矣！階級之制度既破，則人人皆可勉學，人人皆可自奮，人人皆可爲治天下之才。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復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盡心篇上）孟子之時，封建漸壞，七雄并立，競謀得士。朝爲布衣而暮取卿相者後先繼起，故孟子尤主張尚賢，且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告子篇下）此與墨子所引堯舉舜於服澤之陽，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文王舉閎夭於置罔之中，（尚賢上）其事相同。則賢人政治之要也。唯老子抱無爲而治之宗旨，而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天下之政治，而能不尚賢使民不爭，則我輩所謳歌禱頌之烏託邦也。烏乎尚矣！

二、尚同 尚同篇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天子發政於天下百姓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

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僂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甚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於里之百姓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於鄉之百姓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於國之百姓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天當猶未去也。」

墨子之所謂尚同，則欲舉天下之國君鄉長里正百姓而悉尚同於天子也。故曰天子之所是皆是之，所非皆非之。（尚同上）若是則一道同風之治可見矣。然而所謂天子者，必如堯舜之聖哲，湯武之愛人，而後不流於專制。否則百姓曰是，而里正以爲非；百姓曰非，而里正以爲是。里正曰是，而鄉長以爲非；里正曰非，而鄉長以爲是。鄉長曰是，而國君以爲非；鄉長曰非，而國君以爲是。國君曰是，而天子以爲非；國君曰非，而天子以爲是。則善不善倒置矣。善不善倒置，則不可以治天下，故稱天以治之。墨子之所謂天，與詩書所言相同。曰：「明明上天，照下土。」曰：「天右下民，作之君

，作之師。」曰：「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此爲有意識之天也。有意識之天，故能賞善而罰不善。何以言之？天志篇曰：「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誰反天意而得罰者？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曰：其事，上誣天，中誣鬼神，下賊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博焉，賊人者此爲厚焉。故使不得終其壽，不致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墨子之所謂天，固能賞善而罰不善也。人人皆知天之能賞罰，則善者多而不善者少。善者多而不善者少，則人人可爲仁人矣。夫百姓而可爲仁人，則所選之天子，仁人也；所選之國君鄉長里正，亦仁人也。然則墨子之所謂尚賢則賢人政治，而尚同則民主政治也。

三、節用 節用篇曰：「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之輪車鞮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緹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

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聖人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避風寒。逮夏，下潤濕；上熏蒸，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爲宮室而利。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霜雪，其中錫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非攻 非攻篇曰：「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牛馬者，其不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牛馬。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士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王引之云情通誠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必以此人爲不知黑白之辨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少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士，君子辨義與不義之亂也。」

中國文字學上之古代社會

皇

皇：說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史記秦始皇本紀：「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此則以始王天下者爲皇矣。上古之時，草昧初闢，部落分居，但有酋長而無帝王，故其稱號，曰燧人氏、曰伏羲氏、曰神農氏、更何有於天皇地皇秦皇？此蓋博士之阿諛秦政，假託其名，以爲之說，而三皇本紀所載爲虛妄矣。」

按：書呂刑有：「皇帝請問下民」一語，此爲自稱皇帝之始，呂刑爲周書之一，今文家信以爲真；然周自武王以來，未嘗稱帝，更何有皇帝？皇帝之稱，始於秦政，本紀具在，議禮可徵。呂刑雖周之法制，而爲漢儒撰述。彼蓋習見秦漢之王天下者，皆稱皇帝，遂亦借以稱周，而不思其僞也。

帝

帝：說文：「諦也，王天下之號」，「篆文皆从二，二，古文上字。」顧此爲釋帝之義，而未言帝之始也。三代以前無稱帝者，其曰帝、曰上帝、爲稱天之辭，故曰：「帝，諦也。」諦，審也；又與禘通，禘，大祭也。尚書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帝爲尊天敬祖之名，非王天下之號也，孔子繫易，追述古聖，而曰庖犧氏、神農氏、未嘗稱帝。論語記孔子之言，曰堯曰

舜。又未嘗稱帝。夏商二代之君，生則稱王。死或稱帝，其稱帝者則爲祭天之禮，以配上帝；周則無有稱者。其稱帝者始於戰國；齊湣王、秦武王互相雄長，稱東西二帝。已而俱去，及秦滅六國，一字內，始稱皇帝。

按：虞書曰：「粵若稽古帝堯，粵若稽古帝舜。」此爲稱帝之始，然虞書爲儒家託制，堯舜二人若有若亡，何有於帝？至五王德帝繫姓，雖藉孔子之言，而爲秦博士僞造，以媚始皇，故有五德相承之言，此則襲用鄒衍之談也。衍爲燕齊說士，其言不經，秦人取之，而漢儒信之，收諸禮記，遂生五行之說。竊以中國政治，至周而漸完備，至秦而始統一，乃稱皇帝，得與羅馬並立坤輿，爲東西兩大帝國也。

王

王：說文：「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中國稱王之號始於夏，夏興於禹；禹平水土，宣九州，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白虎通曰：「天下往歸謂之王」，此其是矣。商湯因之，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內立三公，外建諸侯，設官分職，各董其事，以成中央集權之制度，謂之天子，稱天以治人也。故孔子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爲獨裁政治之始，而中國國家乃漸成立。

臣

臣：說文：「牽也，事君者象屈服之形。」部落之世，君權最尊，族之男女，皆爲臣妾，以任內外之事，故左傳曰：「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其分定矣。」易曰：「畜臣妾吉。」書費誓曰：「竊馬牛，誘臣妾。」凡臣妾皆對舉之辭，則括族內之男女而言；而族外之被俘者則爲奴，故臣妾之地位優於奴，而其屈服於君則一也。

妾

妾：說文：「女之有罪者爲人妾，从辛女。」顧此爲秦漢以來之法律，而非成周以前之制度也。古者一夫多妻，無所謂妾，史載黃帝四妃：曰西陵氏、曰方雷氏、曰彤魚氏、曰嫫母，妃則妻也，左傳曰：「嘉耦曰妃。」虞書：「釐降二女於漕汭」，二女者，堯之二女，而舜之二妃也。部落之時，族之女子皆稱妾，對於酋長而言，故與臣並舉，易曰：「畜臣妾吉。」書費誓曰：「竊馬牛，誘臣妾」，非必有罪之女也。妻妾之制，蓋起於周，周公制禮，別貴賤、明尊卑、故妾之名分，降於妻一等，然多屬媵妾，左傳謂：「凡諸侯嫁女，同姓則媵，異姓則否。」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此則釋明媵妾之由來，而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春秋猶有此例。顧此爲諸侯之禮，而庶民則如何？禮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又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是奔而爲妾，買而爲妾，非女之有罪者也。許氏狃於秦漢之法，而忽於成周之制度，故有是言。

奴

奴：說文：「奴婢皆古舉人」，「从女又。」古之奴者，先用女子，後用男子，故从女。又與右通，謂其服事左右也。耕獵之世，部落分立，時起戰爭，虜掠敵人，男子殺之，以享戰勝之神；而女子則留以供使令，然不得與本族之女子齊等，故謂之奴。其後捕虜男子，知徒殺之無益，乃擇馴者而畜之，以任勞動之事，亦謂之奴，習其語也。有事則當前敵，無事則供耕獵，部落愈大，人口愈多，而畜奴之風乃愈盛。洎乎政治初期，漸有法律，犯罪者殺之，沒其妻子爲奴，因謂之隸；隸，賤事也。故甘書曰：「予則孥戮汝。」而周書亦曰：「罪人不孥。」此則言周之文明，罪不及其妻子也。夏商之際，尚沿舊俗，故殷虛龜契有俘奴。至周乃有罪隸，是古代之奴暫已廢止，秦漢以來復用之耳。按：史秦始皇既併天下，許民占田，於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錐；窮巷細民乃賣其子爲奴，亦有自鬻其身以求衣食者。史記貨殖列傳所載，蜀卓氏富至僮千人，所謂僮者，則奴也。漢代因之，畜奴愈盛，及至王莽，下令禁上，事雖不成，亦政治史上之光也。

族

族：說文：「矢鏃也，束之族族也，从扌从矢，扌所目標衆，衆矢之所集。」其義未明，圖騰社會崇拜庶物，各有旌旗，而部落之間，時起戰鬪，上畫一矢以爲族號。此如前俄帝制國旗之畫鷲，而今日勞農政府之以一鎚一鐮，而表其主義。然則中國古代之民族，固以武爲繼矣，或曰：「族，古文作𠂔，三人合聚之意。」然此可以言族之組織，而不可以知族之精神。

家

家：說文：「居也，从宀，豕省聲。」其義不明，按宀爲山穴，豕爲家畜，居牧之時，人畜同處，畜豕之宀，因以爲家，則家之觀念，已在耕稼之前，先人生計之簡陋，猶可概見。或曰：「家，六書故作𠂔，人所合也，从𠂔，三人聚一下，家之義也。𠂔，古族字，𠂔譌爲豕，說文謂从豕省，無義。」（註一）是亦有說，然宀居畜豕，尚在宗法未興之時，恐無族之觀念也。

註一 康熙字典家字按語。

姓

姓：說文：「人所生也」，「因生呂爲姓，从女生。」古者男女無別，穴居野合，所生之子，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故姓从女生。按：史炎帝姓姜，黃帝姓姬，炎黃之後，則中國之民族。是故舜姓姚；禹姓姒；湯爲契之後，姓子，子亦女生也；周爲后稷之後，而姓姬；秦爲伯益之後而姓嬴；帝王之

姓皆从女，則知其爲母系也。姓之發源，當在家族制度既成之時。史記五帝本紀，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黃帝之時，已別男女、制嫁娶，部落之間，蔚爲大國，故分其子爲十四姓，則从父系也。其後得姓之義，或以官、或以地、或以事、或以器、或以祖、父之字傳之子孫，以光先德，而中國民族之姓乃愈盛。

婚

婚：說文：「婦家也，禮娶婦曰昏時，婦人會也，故曰婚，从女昏。」此爲昏夜之義，借爲婚姻之名，易曰：「匪寇昏媾。」詩曰：「宴爾新昏。」古者家制初成，欲強其族，乃掠他人之女爲妻，而掠人之時，必以夜，乘其不備，以防逃匿，其後制定昏禮，仍沿其習，而有親迎，華燭之典。儀禮士昏禮註：「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此則後人曲爲之解，而不知其乘夜掠女之風也。

嫁

嫁：說文：「女適人也，从女家。」孟子曰：「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男系之時，夫權爲大，故女子以夫家爲家，則無獨立之精神矣。嫁謂之歸，易曰：「帝乙之歸妹。」帝乙者，殷湯也；歸妹者，謂歸其妹於夫家也。歸，或作饋，贈也。（註一）則以女子爲物而贈之男子

，而男子亦以物買之，謂之聘。（註二）乃美其名曰納幣。（註三）禮記世本：「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此則掠奪婚姻而進爲購買婚姻也。伏羲之世，人事獺畜，故用儷皮；儷皮者，兩鹿之皮也。及至周代，蠶桑已興，故用幣。周禮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禮記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此則庶人之禮。而天子則穀圭玄纁，諸侯大夫各有等差，所以別貴賤也。而購買婚姻至今尙存。

註一 論語：「齊人歸女樂。」註：歸，饋也。

或

或：說文：「邦也，从口戈呂守其一。一，地也。」是以人執兵而守其疆土也。或爲古之國字、域字。部落之時，半耕半獵，遷徙不定，故或爲不定之辭。然耕獵必須土地，而部落時虞侵陵，故以人執兵而守。其後部落日大，合而爲國，國之疆域，各有主權，遂加國字以口，（口音國說文同也）域字以土，而或之本義失矣。

方

方：說文：「併船也。」無他釋。而古書之言方者，則部落也。古者氏族紛立，疆域靡定，故謂之方，猶舟之能移動也。易：「高宗伐鬼方。」詩商頌：「覃及鬼方。」鬼方爲南方之強族，說者以

爲荆楚。而殷虛龜契又有孟方、土方、羊方、馬方、多射方等。是皆一時之敵，故有侵掠攻伐之事。中國國家之成立，當在成周之時。其始各擁種人，據地稱雄，互相吞并，有強有力者出而統制；其不服者，則以兵臨之，若夏禹之戮防風；商湯之滅韋顧；則其人也。然武力一弛，衆復離異，地醜德齊，莫能相尙，故虞書之曰「萬邦」，□□之曰「萬國」，則□□之所謂「萬方」也。何以言之？邦，古文作或；國，亦作或；或爲不定之辭，則部落也，其後部落擴大，政治統一，方之形式已亡，遂用爲四方之名，而國家之組織乃定。

丘

丘：古作北，說文：「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北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侖東南。」古者洪水未平，下民昏墊，聚居山中，故山海經有軒轅之丘；有帝俊之丘；有陶唐之丘；有昆吾之丘；是皆古之有國者而居於山。爾雅曰：「非人爲之丘，絕高爲之京。」京，大也，衆之所處也。其後王者所居亦謂之京，則沿居山之意。

禁

禁：說文：「吉凶之忌也，从示林聲。」古之君長居於林中，而族人視之如神，故其所處不可侵犯，因謂之禁，此則君權神權混合之時也。後世天子所居之地曰禁中，所游之園曰禁苑，則本其意。

私

私：說文：「禾也，从禾厶聲。」厶，古私字。初文韓非子曰：「自營謂之厶，背厶謂之公。」漁獵之時，各食其力，天然之物，用之靡盡，固無所謂私也。及入農業，墾田藝穀，自營既勞，而私之觀念以生，遂以所收之禾，認爲自己之物，私產制度因之而立。

利

利：說文：「銛也，刀和然後利，从刀和省。」農業之世，禾爲私有，割禾以刀，爲己之利，此如牧畜之時，以牛爲物也。其後擴而大之，凡益於己者謂之利，益於人者亦謂之利，益，篆作益，从水从皿，以水充皿，故曰益。

物

物：說文：「萬物也，牛爲大物，」。「故从牛勿聲。」游獵之時，渾蒙鄙儻，不知有物，及入牧畜，始有生活之觀念，而所畜者爲牛、羊、豕。豕居厶中，因謂之家；羊可祭示，因謂之祥；牛爲大畜，因謂之物。勿爲州里之旗，則古之族號；此如蒙古今日之游牧，猶以旗爲志，而繫以牛。迨乎耕稼，自私自利，故私字利字皆从禾，此則經濟思想之發達，而社會進化之途也。

禾千

季：說文：「穀孰也，从禾千。」禾，嘉穀也，千言其多。春秋曰：「大有季」，謂大熟也。周代以農立國，故以穀熟爲一季，爾雅曰：「唐虞曰載，載者，初之更始也；夏曰歲，歲者，星之周行也；商曰祀，祀者，祭之廟事也。」是爲古代紀年之異。

註 書堯典朕在七十載。

書洪範五紀惟歲。

書太甲維元祀。

社

社：說文：「地主也，从示土。」農業之世，人事耕稼，出作入息，乃擇高爽之地；栽植樹木，祀其部落之神，并爲集會之處，名之曰社，論語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各樹其土所宜木，其後擴而大之，以祀有功之神。魯語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按：后土名勾龍，爲黃帝土官，故謂社爲后土。社既祀神，又爲集會，出師誓衆，亦在於此。費誓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殲於社。」是社爲公衆之所矣。周監二代，祀事孔明，禮祭法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

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今世人類相處曰社會；民戶并居曰里社；成羣聚議曰結社；莫不導源於部落之社，而擴充其組織耳。

示

示：說文：「所召示人也，从二，三川，日月星辰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古者人智未開，以大自然之景象，爲不可思議之神祕，而神祕之現於我前者，莫如三辰，日何爲而光？月何爲而明？星何爲而現？以至風、雨、雷、電，莫不視而畏之，畏之而敬，敬之而禱，以生其棄災避禍之心，故曰：「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於是而有天神，有地祇，許慎曰：「天神者，引出萬物者也；地祇者，舉出萬物者也。」凡大自然之物，莫不神之祇之，於是而有禍福之分，於是而有祀祝之禮，宗教思想由是而生。

柘

柘：說文：「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以示石。」古者宗法既明，人知敬祖，而祖宗之形貌不可復見，乃琢一石，狀如且，奉而祀之，以爲精爽之憑依。故甲文祖字作且，象形也，其後乃易以木。周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此爲周家制度，而侯國尚有用石者；左傳哀公□□年：「衛孔悝反柘於西圃。」杜註：「柘，石主也。」是則石器時代之遺風，至周猶有存者。

按：說文謂：「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曰石爲主。」其義已明，而段氏玉裁謂：「宗廟本木室，而字从石者，蓋取如石不可轉移意，石室自別是一事。春秋之末，大夫僭侈，作室不可知，云反祏者，猶言反室耳，不必以石爲之也。」段氏生於清代，但知周禮木主之說，又以鄭氏康成謂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故不信祏爲石，而謂主當作室，是未知周禮以前之制度。宗法初興，以石爲主，爲石器時代當然之物，今世文化未開之族，尙有用者，則不得以乾嘉文物燦然之世，而疑古代所無也。

又按：臺灣今日之生番，尙在游獵時代，有事之際，供石爲神，殺牲以祭，而兩族媾和，埋石爲誓，歷久不渝，背之恐遭神譴；中國古代之社會，亦當如是。竊以今日欲研究中國古史，當置身於唐虞以前，觀其狃樸渾噩之風，以驗原始生活之狀態，方得明其真相。故考察石器，爲研究古史者最好資料也。

禮

禮：說文：「履也，所曰祀神致福也，从示豐。一豐者，祭器。人文初啓，交際漸繁，祀神祭祖，始有其儀，故設禮以別之。然禮爲形上，不可以言表示也，故寓之器，見器而知禮矣。孔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夫禮何由起？起於飲食。孔子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黃桴而土鼓，猶若可致其敬於鬼神。」（註一）又曰：「玄酒在室，醴醕在戶，粢醜在堂，澄

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俎豆，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帝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註二）此則後起之禮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姬公制禮，以致太平。於是而有郊廟之禮；有朝廷之禮；有軍旅之禮；有賓客之禮；有吉凶之禮。其用日多，其意漸僞，故曰：「禮失則求之野。」

它

它：說文：「蟲也」，「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蟲，故相見問無它乎？」引申爲稱彼之辭。古者部落分立，人相猜忌，視異族爲非種，故呼以它。此如周代之稱外族爲狄、爲貊、爲羌、爲蠻、而不以人視之。它，古蛇字，後作佗，又作他。

按：「無它」一語，今呼「無恙」，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者：「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恙爲南方之蟲，生叢草間，狀如蚤，晉人則發病如瘧，臺灣山中尙有此蟲。

又按：中國人呼外族爲蠻貊；一爲輕蔑，一爲憤恨。明季漳泉人稱滿人爲麤，（見拙著臺語考釋）

訟

訟：說文：「爭也，从言公聲。」何謂公？謂以事之是非曲直而訴之輿論也。訟何以起？起於飲食，飲食爲人之所需。易序卦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

故受之以師。古者部落而居，從獸獲禽，時有競爭；競爭不已，訴之於衆，故謂之訟。訟不能平，則出於鬪。莫不起於飲食。今之世界號稱文明，而列國分立，各佑其民。乃以人口問題，食糧問題，疊起交涉，致仰國際之裁判；裁判不成，則出於戰，其起於飲食也相同。文野之分，亦不過五十步之笑百步耳！

焚

焚：說文：「燒田也，从火林」，燒林意。此爲農耕之始。古者草萊未闢，縱火焚之，灰與土合，其土較鬆。俟天降雨，掘以石鋤，而播五穀，所謂火耕水耨也。故孟子曰：「當堯之時，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后稷教民稼穡，事藝五穀。」是則焚田之法而爲半獵半耕之世。

按：隋書流求傳，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溉，持一插以石爲刃，長尺餘，濶數寸，而墾之。流求爲今之臺灣。（見拙著臺灣通史開闢紀）而臺灣土番之耕稼，尙用此法；唯改石器爲鐵器，此則漢

人教之耳。曩年臺北圓山發見貝塚，中多石器，大都耕稼之具，亦有陶片。余得石鋤一枚，長六寸，濶三寸，以手持之，爲掘土之用，與隋書所載適合。圓山固近海，百年前尙爲土番部落，其跡猶存。上一砥石，大近六尺，高三尺餘，爲磨石器之用。磨痕數道頗深，似經數百年者，現保

存之。

耕

耕：說文：「釋也，从耒井。」古者井田，故从井，顧此爲周代之字，而非服田之本義也。易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此則耜耕之法，而爲半耕半牧之世。」

按：人類進化，先用木器，而石器、而銅器、而鐵器，有跡可考。而中國之農器，始而用石，繼而用木，更進而用鐵，不知有用銅否？現未發見，未敢臆斷。

犁

犁：說文：「耕也，从牛黎聲。」段玉裁謂：「始人耕者謂之耕，牛耕者謂之犁，其後乃互用耳。」農業之世，先以人耕，謂之耜耕；其後用牛，謂之犁耕；則進於純農之時矣。山海經謂：「后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又作犁。」犁之爲器，當用銅，或用鐵，非復舊時之用木。后稷爲虞代之官，則叔均當在夏代。唐居西土，以農立國，故耕稼之法異於他族，而農業較進也。

按：臺灣謂人耕曰耕，牛耕曰犁，與段氏玉裁之言正合。又孟子謂陳相：「以鐵耕乎？」此爲戰國之時。而銅耕無明文，將來掘地如能發見銅犁或他農器，則足以驗古代農業進化之次序。

書

書：古作𦉳，說文：「箸也，从聿者聲。」聿，筆也。楚謂之聿，秦謂之筆。以筆代言，故謂之書。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古史謂黃帝之史倉頡所造，又有二人：曰沮誦、曰佺虛，沮誦之書右行，佺虛之書左行，而倉頡之書則中國習以爲法者也。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則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寔多也。當是時，未有簡牘，亦無筆墨。以木削尖，畫於粘土，狀如磚，曝而乾之，故曰書契。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太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教以六書：曰指事、曰象形、曰形聲、曰會意、曰轉注、曰假借。及宣王太史籀乃作大篆，與古文或異。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秦併天下，丞相李斯取大篆，或頗省改，謂之小篆。又作隸書，爲官獄之用，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又按：六書之說，許氏說文序言之甚精：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二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爲，忝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說文所收凡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標音釋義，以存古訓，爲中國文字學之淵源，厥功偉矣。

笏

笏，从竹从勿，爲朝見之具，所以備忽忘也。制起於周，天子以璆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長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二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書於笏。

策

策：从竹从束，古文作冊，象形。書契既興，未有紙墨，削木爲筆，畫於土塊，曝而乾之，以相傳授。國之大事，則刻於龜甲，或銘諸銅器，以示後人，所謂甲文金文也。至周乃削竹爲簡，點漆書之。簡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謂之策。凡書字有多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

刻

刻；从亥从刀。亥有二首六身，以像雕刻之文。石器之人，既知繪畫，又能雕刻，則以骨針刻於鹿角，或他種獸骨，以爲章飾之具。其始但刻牛羊犬馬之形，及銅器與，有刀有錐，遂能雕刻人像，而藝術乃日進矣。

按：臺灣今日之生番，能繪畫、能雕刻、而尚無文字，石器時代之人當亦如是。

穴

穴：爲自然之穴，原始之人居之，康熙字典引田藝衡，謂古者穴居野處，未有宮室，先有穴，而後有穴。一當象上阜高凸，其下有凹可藏身之形，故穴字从此。室家宮宇之制皆因之，此則人類初出之時，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尙不能掘地爲穴也。

穴

穴：與宀異，一爲天然之穴，而穴則人爲之穴也。太古之人，既知牧畜，牧畜之時，須有定處，故掘穴而居，以避災害，說文云：「穴，土室也。」是爲人類開化之一端。易繫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穴居之習，傳之甚久，古公亶父爲周室創業之祖，去闕，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而周頌述其功德，尙曰：「陶復陶穴，未有家屋。」是殷周之際，猶有穴居之簡陋矣。黃河流域爲中國文明之地，而南岸之邱尙有穴居之人。民國二年春，余過其地，見而問之，謂可避水患，穴中冬煖而夏涼，居之甚適，不圖五千年前生民之景象尙存於今日也。

又按：韋爾斯世界史綱，謂最初之真人類皆能繪畫，且圖繪精能，出人意外，雖不免爲野蠻人，而皆有美術之觀念。所用多黑色、棕色、紅黃白之色，至今尙保存於西班牙法蘭西等處之洞

中。近世諸族中未有天性好畫如是之甚者，惟美洲土人稍似之耳。

祀

祀：从示从己，篆文作祀，己爲象形，謂以己祭神也。圖騰之世，崇拜庶物，木石之怪，莫不祭之，及有虞氏祀事乃明。故虞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偏於羣神。」註謂：非時而祭曰類；精意以享曰禋；遙望以祭曰望；又有燔柴之禮。夏殷二代，祀事不缺，其載於詩書者班班可考。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制禮作樂，祀典愈詳。於是而郊社有祀，宗廟有祀，巡狩有祀，軍旅有祀，故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一則以君權而兼神權也。春秋之時，國多非祀，魯爲秉禮之邦，尙欲崇拜庶物，圖騰之風猶未盡沫。魯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鄴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

郊饒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以爲明質；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智矣。」按展禽則柳下惠，爲魯國多聞君子，孔子稱之，其論祀典皆本於報德崇功，非崇拜庶物者之比，且歷舉虞夏商周之故事，以明其制，人類精神之進化於是乎大。


宗

宗：从宀从示，宀以指家，示以指神。宗法之興，當在農業之世，聚族而居，以事耕稼。遂以部落之長爲宗主，祭神祀祖，均尸其職，權乃無限。虞書曰：「禋於六宗，賈逵謂天宗有三：日月星；地宗有三：河海岱。」司馬彪謂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此以宗主而祭天地也。宗法之傳，自上古至虞夏商周，其典不替。禮祭法曰：「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武王克商，大封同姓，而諸侯又封其子弟，於是而有大宗小宗之分，然仍以周爲宗主。左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親親之禮，褒有德也。」中國古代之制度，其留於今日者，厥唯宗法，而家族制度之發達者，亦唯宗法。

井

井：爲初文象形之字。游牧之時，巖居谷飲，及入耕稼，架屋而居，乃知作井。世本曰伯益作井，而逸周書謂黃帝作井，然康衢之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是井飲之民已在唐堯之世矣。周制井田，八家同井，故孟子曰：「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是個人之農業，進爲公共之農業，社會制度因之而備。

氏

氏：古文作，玉篇：「氏，族也」。左傳隱八年疏：「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爲族。」古者有氏而無姓，故有有巢氏、燧人氏、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宓犧氏，皆在炎黃以前，而爲部落之長。其後胙土賜姓，而命之氏。氏者所以別子孫所自出也。

一

一者數之始。太古之時，人智未啓，思想尙單，僅知三數，過是則不能明。故古文一作弌、二作式、三作弌。弌爲繳鳥之器，繫高於弋，以指其數。此爲游獵之世，及宓犧氏始畫八卦，神農氏出，

演爲六十四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而人類之文明進矣。故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何以言之？一加三爲四，二加三爲五，三加三爲六，三三加一爲七，三三加二爲八，三三加三爲九，九者究也。周而復始，加一爲十，十大數也。十十爲百，十百爲千，十千爲萬，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乃至京該秭載多不可數，莫不生於一。文明愈進，則計算愈多，而人類社會之由簡而繁，可以知矣。

秒

秒：从禾从少。禾芒也，游獵之世數先从弋，及入耕稼，則多从禾，蓋以所收之穀而定其輕重大小也。說文云：春分而禾生。日夏至，晷景可度，禾有秒，秋分而秒定。律數十二，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爲寸，以其爲重。十二粟爲一分，十二分爲一銖，故諸程品皆从禾。科程也，从禾斗。斗者量也，程程品也。十髮爲程，一程爲分，十分爲寸，从禾呈聲。布之八十縷爲稊，从禾巛聲。五稊爲秭，从禾弗聲。一曰數億至萬曰秭，二秭爲耗，从禾毛聲。秬百二十斤也，稻一秬爲粟二十斗，禾黍一秬爲粟十六斗。大半斗。从禾石聲，棋復其時也，从禾其聲。唐書曰：「棋三百有六旬。」


雞

雞：从奚从隹。奚諧聲，隹亦鳥也。籀文从鳥。雞爲家畜，後於牛羊者甚久，以易繫辭無雞字。

至牧誓乃有「牝雞司晨」一語，則雞之傳入中國，殆在夏殷之際。

按：韋爾斯世界史綱，謂雞之名，未見於舊約，亦不見於荷馬之詩。紀元前一五〇〇年前，世界上惟印度緬甸林中有雞耳。格拉斯富德記印度獵虎，始得漸揭此森林之序幕，其記中亦註及林雞之啼。雞之爲家禽，殆始自緬甸，按之史乘，紀元前一〇〇〇年乃至中國；按紀元前一〇〇〇年，爲周成王之十六年，而越裳氏入貢之後六年也。雞爲緬甸之產，其入中國疑在殷高宗伐鬼方之時，鬼方爲今之雲貴之地，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大戴禮帝繫篇，陸終娶鬼方氏，生子六人，六曰季連，楚其後也。若然則雞之入中國，殆在紀元前一二九一年也。

鐵

鐵：古文作，从金从夷，謂外夷之金也。鐵之發見後於銅，其見於古代者爲禹貢。厥貢璣鐵銀鏤磬，載於梁州。梁州爲今之四川，則鐵之發見當在四川，而爲西夷之物，故以入貢。唯鐵之性剛，冶鑄較難，故僅有鏤。說文：「鏤，剛鐵也。」可以鑄刻。蓋自炎黃以來迄於成周，皆爲銅器時代，至春秋始漸用鐵。

按：韋爾斯世界史綱，謂距今三千年前，歐洲人始鎔鐵，小亞細亞人或較早。若以禹貢較之，則中國早於歐洲者一千二百餘年，而中國今日之用鐵，遠不及歐洲，能不自愧？

又按：史記貨殖列傳，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

鑄，富埒卓氏，俱居臨邛。是中國鐵業之發達啓自四川，可以證禹貢梁州貢鐵之文。

酒


酒，从水从酉，說文：「酉，就也」以水釀黍而成，故曰就。酒之發明，當出偶然。游獵之世，人采果實，置之巖窟，爲水所浸，久而成漿，飲之味美，遂做法以造。及儀狄乃以黍釀水而煮之，故楚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夏之少康復作秫酒，而酒之爲用乃愈大，祀神祭祖養老宴賓莫不用之，故曰酒以成禮，又曰酒以合歡。中國古代之嗜酒幾於非此不樂，六口書五子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則以酒爲戒矣。韓非子謂紂爲長夜之飲，六韜亦謂紂作酒池，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是時飲酒之風，幾遍國內，武王滅之。及成王立，封康叔於衛，衛固紂之都也，猶有淫湎之民，乃作酒誥以儆之。其後武公復作酒戒，而飲酒之風仍傳後代，則巖窟所遺之物也。

石


石：从厂从口。厂爲山厂，口象形，石爲天地自然之材。太古之人則知用之，木器之後，進爲石器；而石器時代，悠久綿遠，又分前後二期：前者較粗，後者較精，復有大器，若水槽穀臼之類，故曰巨石文化，又曰日石文化，以人類文化至是而生也。石器之內，其始爲狩獵之器，次爲耕稼之器，

又次爲章飾之器，中國今日尙少發見；則有發見，不知保存，故不得以察有史以前之狀態。且以驗固有民族之社會，唯石器之留傳後世者，今以爾雅釋器考之，以求其進化之跡。

木

木：古作，象形。木爲天地自然而生之材。洪荒之世，大地多木，原始之人則知用之；食其果，衣其葉，處其林下，取其枝幹，以爲器用。故木器之興，當在石器之前。而木質易朽，遺物不存，不得以資研究。然以古代所傳用木之法而考之，亦可以知其梗概。易繫辭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是耕稼之用木矣。又曰：「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是交通之用木矣。又曰：「斲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是飲食之用木矣。又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是軍旅之用木矣。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是居處之用木矣。用木之利傳之後世其見於爾雅。

火

火：古文作，爲炎上之形。火爲大自然之物，原始之人視爲神祕；畏其威力，愛其光輝，畏愛之心，遂生崇拜，而以火爲神。印度波羅門之拜火，信者極多；波斯之拜火教，至今尙存。則中國之

祀祝融點斗燈，猶有道教之儀式，是人類之神火也久矣。火之發明，當爲偶然之事，而在日石文化之際。近代各地發見第二期石器，間有破碎陶片，苟非知火之功效用，何能範土燒器？此則人類開化之始也。中國古史謂燧人氏鑽木取火，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而取火之法，論語朱註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竊意火之發明，當在游獵之時，至燧人氏始知利用，故以爲聖人，至今稱之。

食

食：从合从旨，古文作食，爲合體會意字。人類之始則有食性，昆蟲庶草亦莫不然。而發明火食，始於何人？韓非子曰：「上古之世，民食果蔬蟻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出，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司馬貞三皇本紀：「庖犧氏代燧人氏繼天而王，庖犧之世，已養犧牲，有庖厨，故曰庖犧。又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是燧人之世已知用火。發明火食亦出偶然，蓋因野獸爲山火焚斃，人取而食，其味較美，遂以獲禽投之火中，而燒之烤之，食之更美，互相倣效。至燧人氏乃教人傳薪取火之法。衆以爲神，尊而上之。洎乎庖犧復教烹飪之法，而火食之功效乃備。是則游獵之世，進於居牧之世，社會進化也。

校後記

「大陸游記」，「臺灣贅譚」爲先父民國三年歸自大陸，再任臺南新報記者時，陸續發表於該報，經其親自剪貼並加校正之稿件。當時臺灣報紙所用之漢文鉛字，極爲貧乏，非常用字，輒以兩字或三字拼成，印刷模糊，且稿件保存至今，已六十年，多蠹蛀之處，校對時遭困難，錯誤自所不免。

「大陸游記」所引之「石鼓」文，曾請故宮博物院編輯張光遠先生爲之校對，光遠先生告震東謂：「石鼓文經近三十年來，屢經研究，已與所引之文甚多不同，爲存真計，僅就『字』加以校正。」謹在此向光遠先生道謝。

「臺灣贅譚」中之「延平王祠古梅歌」與劍花室詩集所載者，間有不同之句，併錄於此，以供讀者參閱。

延平王祠古梅歌

我聞諸葛廟前古柏柯如銅。堅貞不拔回天工。又聞岳王墳上古檜高摩空。萬枝南向表臣衷。我謂古木無知。何得人推崇。千古見者。猶思二人之精忠。諸葛存漢岳驅戎。繼其武者。唯我延平眞英雄。延平祠宇凌穹窿。中有古梅繽紛開花重。巨榦槎枒葉蒼龍。暗香浮動度春風。我謂古梅無知。何得精神通。直使游者觀者弔者詠者猶思延平羅心胸。延平義憤起孤童。登天直欲跨飛熊。

手提長劍倚嵯峒。不能魯陽麾戈日再中。亦當立馬天山早掛弓。如何北征南渡半挫功。關地開天乃在東海東。神鯨一去水濛濛。毗舍江山漲妖烽。桑田滄海幾度難尋蹤。唯見古梅歲歲開花花屢濃。盤根錯節生氣充。下有雪凍上雲封。千秋萬劫神懈懣。直使天桃俗李未敢爭纖穠。紅墻一角月玲瓏。中宵夜冷劍光衝。我來歌獻尤無窮。放眼九州心忡忡。不見高岡威鳳鳴梧桐。不見青天一鶴棲喬松。但見梅花如海春溶溶。我欲召廣平命和靖。使之爲我寫花容。二子載拜辭未工。粗才恐被梅花恫。銅瓶紙帳小家風。名士美人亦惺忪。我時痛飲酒千鍾。我氣盤鬱口吐虹。手把大筆畫地畫天寫萬叢。花大如斗枝如龍。古香古色不與凡花同。擲筆大笑眼矍矍。醉臥梅下魂何從。夢見延平對我拍手驚相逢。

「讀墨十說」與「中國文字學上之古代社會」，爲先生晚年消遣之作，稿均不全。「讀墨十說」目錄與手稿不符，手稿又有僅引墨子原文，而未加述先生之意見者。「中國文字學上之古代社會」，所引之「說文」與百齡出版社五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在臺北出版之「段氏說文解字注」，頗有出入，手稿中亦有□□之曰，□書曰，□□年，或註(一)註(二)，而缺註者。屢東不肖悉未敢擅加補訂。

先生畢生從事著作，遺稿尚多，或已見於報紙雜誌，或爲友人所收藏，編輯不易，故未收入此集。茲將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九月三十日出版之第廿三卷第三期「臺灣風物」所載鄭喜夫先生之大文，特錄於後，以示其梗概。

連雅堂先生集外遺作目錄

鄭喜夫

連雅堂先生所著臺灣通史、臺灣詩乘、劍花室詩集、臺灣語典、雅言、雅堂文集等書，業已以次刊行，風行士林。向未單行之大陸遊記，聞亦已付印中，出版在即。至此，先生一生心血大體先後問世矣。然先生作品散見昔年報刊，且嘗以未刊手稿致贈友人及門弟子，搜羅匪易，遺漏難免，集外遺作尚多。茲就已發見者彙列其目（有目無文者不列），以供參考。後有機緣，當為刊印「連雅堂先生集外集」乙書。以志景仰，以存史料。前輩先生倘珍藏有先生遺作或書信，為已刊諸書及本目錄所無者，敬請示知，假以錄副，無任銘感！

一、專著

(一) 觀世音考證（缺第二篇至第十一篇，存首尾兩篇，見林葆均先生「關於故儒連雅堂『觀世音考證』」，載臺南文化二卷一期。）

二、文

(一) 雜文

① 詩書餘墨（按餘墨曾收入雅堂文集卷四，惟未全收入，本目錄所列即其遺漏者。）

(1) 第七號第二十六頁五則。

(2) 第九號第三十二頁一則

校後記

(3) 第十二號第四十頁五則。

(4) 第十六號第三十六頁三則。

② 花叢迴顧錄 (一) (載詩薈第十八號第五十頁)

花叢迴顧錄 (二) (載同右第五十六頁)

花叢迴顧錄 (三) (載詩薈第二十號第六十二頁)

③ 星洲懷古 (載詩薈第八號第六十七——八頁)

④ 麻雀考原 (載詩薈第十五號第五十三——八頁)

⑤ 新聲律啓蒙 (載三六九小報第七十三號)

⑥ 媽祖婆作對 (載三六九小報第七十八號)

⑦ 月下香 (載三六九小報第一百九十九號)

(二) 序跋按語 (部份已見臺灣詩薈雜文鈔，該書著爲先生所著，有名實不符之感，因重予列出。)

① 與日本幕府書按語 (載詩薈第一號第二十七頁)

② 再與日本幕府書按語 (載同右第二十八頁)

③ 報父書按語 (載同右同頁)

④ 與荷蘭守將書按語 (載同右第三十頁)

⑤ 與鄭將軍書按語 (載詩薈第二號第三十三頁)

- ⑥再報明尚書書按語（載同右第三十五頁）
- ⑦報耿靖南書按語（載同右第三十六頁）
- ⑧與鄭郡王書按語（載詩薈第三號第三十一頁）
- ⑨報清康親王書按語（載同右第三十二頁）
- ⑩與鄭將軍書按語（載同右同頁）
- ⑪與鄭將軍書按語（載同右第三十四頁）
- ⑫鶴道人論詞書跋（載同右第四十六頁）
- ⑬南游吟草跋（載詩薈第四號第十二頁）
- ⑭賀延平王啓按語（載同右第二十七頁）
- ⑮恢復鎮江一路檄按語（載同右第二十八頁）
- ⑯原詩跋語（載同右第三十三頁）
- ⑰上延平王書按語（載詩薈第五號第三十一頁）
- ⑱上監國魯王啓按語（載詩薈第六號第二十三頁）
- ⑲夢蝶園記按語（載同右第二十五頁）
- ⑳張蒼水詩錄跋（載詩薈第八號第十六頁）
- ㉑先王父墓誌按語（載同右第二十五頁）

- ②祭賜姓文按語（載同右第二十七頁）
- ③東吟社序按語（載詩薈第九號第二十三頁）
- ④題沈斯庵雜記詩按語（載同右第二十五頁）
- ⑤臺灣詠史跋（載詩薈第十號第十一頁）
- ⑥仲可詞按語（載同右第二十一頁）
- ⑦赤嵌集序按語（載詩薈第十一號第二十三頁）
- ⑧望玉山記按語（載同右第二十四頁）
- ⑨秀峯塔記按語（載同右第二十六頁）
- ⑩延平慶誕碑記跋（載詩薈第十二號第六十四頁）
- ⑪太炎詩錄按語（載詩薈第十三號第十八頁）
- ⑫詩崎按語（載同右第四十七頁）
- ⑬如此江山樓詩稿跋（載詩薈第十四號第十二頁）
- ⑭澄臺記按語（載同右第二十八頁）
- ⑮陳少林遊臺詩序按語（載同右第二十九頁）
- ⑯書何孝子跋語（載同右第六十四頁）
- ⑰仲可詩錄按語（載詩薈第十六號第九頁）

- ③⑧ 海東書院記按語（載同右第二十五頁）
 ③⑨ 祭淡水將士文按語（載同右第二十七頁）
 ④⑩ 古代哲學概論按語（載同右第二十九頁）
 ④⑪ 清代文學史略按語（載同右第五十五頁）
 ④⑫ 紅樓夢分詠跋（載詩薈第十七號第十四頁）
 ④⑬ 金葉（第六唱）按語（載同右第四十九頁）
 ④⑭ 海上紀略跋（載同右第七十頁）
 ④⑮ 愛吾廬題跋小引按語（載詩薈第十八號第十九頁）
 ④⑯ 如此江山樓詩序按語（載同右同頁）
 ④⑰ 科山生壙詩集序按語（載同右第二十一頁）
 ④⑱ 紀李文魁按語（載同右第五十九頁）
 ④⑲ 跋庵詩錄按語（載詩薈第十九號第十一頁）
 ⑤⑰ 史沫按語（載同右第四十七頁）
 ⑤⑱ 濱虹畫語按語（載同右第五十七頁）
 ⑤⑲ 仲可筆記按語（載詩薈第二十號第五十七頁）
 ⑤⑳ 諸羅外記跋語（載同右第六十六頁）

- ⑤4 赤嵌集跋語（載詩薈第二十二號第十九頁）
- ⑤5 臺灣雜詠合刻序按語（載同右第二十三頁）
- ⑤6 大觀書社記按語（載同右第二十四頁）
- ⑤7 萊園記按語（載同右第二十六頁）
- ⑤8 基隆竹枝跋（載三六九小報第一百七十號）

（三）書啓

- ① 復黃純青先生書（見黃得時先生「從連雅堂的一封信看他的治學抱負」，載傳記文學七卷一期）
- ② 致張繼先生書（見六十二年二月十六日青年戰士報）
- ③ 致張振樑先生書三封（張振樑先生藏）
- ④ 致臺灣各詩社書（載詩薈第一號封裡）
- ⑤ 致詩薈讀者書（載詩薈第二號封裡）
- ⑥ 致齊揚先生書（載詩薈第十七號第五十頁）
- ⑦ 答黃和君書（載三六九小報第七十四號）
- ⑧ 答幸愈君書（載三六九小報第一百八十五號）
- ⑨ 答吳松谷君書（載三六九小報第一百八十六號）

- ⑩ 答黃和君書（載三六九小報第一百八十七號）
- ⑪ 答（蔡）植歷君書（載三六九小報第一百九十二號）
- ⑫ 答黃清淵君書（載三六九小報第一百九十四號）
- ⑬ 復黃淵君書（載三六九小報第二百一十二號）
- ⑭ 遺集待刊豫告啓事（載詩薈第一號第四十八頁）
- ⑮ 遺書附刊豫告啓事（載詩薈第三號第三十頁）
- ⑯ 詩薈啓事一（載詩薈第四號封底）
- ⑰ 詩薈啓事二（載同右）
- ⑱ 詩薈啓事（載詩薈第五號第六十六頁）
- ⑲ 詩薈啓事（載詩薈第十號第七十頁）
- ⑳ 詩薈啓事一（載同右封底裡）
- ㉑ 東寧草出版啓事（載詩薈第十二號第十六頁）
- ㉒ 詩薈啓事二（載同右封底裡）
- ㉓ 詩薈啓事二（載同右）
- ㉔ 詩薈啓事（載詩薈第十八號封裡）
- ㉕ 徵求遺書啓事（載同右第三十五頁）

- ②⑥ 雅堂啓事（載詩薈第十九號封裡）
- ②⑦ 詩薈啓事（載詩薈第二十號封裡）
- ②⑧ 雅堂啓事（載詩薈第二十二號封裡）
- ②⑨ 詩薈啓事（載同右）
- ③⑩ 連雅堂啓事（載三六九小報第七十一號）
- ③⑪ 雅堂啓事（載三六九小報第一百三十六號）
- ③⑫ 雅堂啓事（載三六九小報第一百九十二號）

三、詩

（一）詩

- ① 贈明珠校書七絕一首（載詩薈第十八號第五十六頁）
- ② 寄沁園七律一首（載詩薈第二十號第五頁）
- ③ 浣紅閣聽蕩湖船七絕四首（載同右第六十二頁）
- ④ 酬寄公和韻再示小鳳（載臺南新報）
- ⑤ 秋扇（載同右）
- ⑥ 珠簾（限東韻）（載同右）
- ⑦ 晚春游新店棟花盛開奇境也（見林佛國先生「補刊高黃連李四先生詩文序」，載臺北文物

七卷三期)

- ⑧七絃竹七絕一首(載三六九小報第二十一號)
⑨春夜會嵌城(見許丙丁先生「五十年來南社的社員與詩」,載臺南文化三卷一期;似可疑)
⑩贈別張振樑先生七絕一首(見臺南文化四卷一期)

二詩鐘

- ①王首(蜂腰格)(載詩薈第一號第六十一頁)
②知虎(鷲拳格)(載同右第六十二頁)
③惡客、印(分詠格)(載詩薈第二號第六十一頁)
④青春作伴(碎錦格)(載同右第六十二頁)
⑤長生樂(鼎足格)(載詩薈第三號第五十一頁)
⑥劣棋、秦始皇(分詠格)(載同右第五十二頁)
⑦人淡如菊(碎錦格)(載詩薈第四號第四十五頁)
⑧劍潭夜光(碎錦格)(八聯,載詩薈第五號第四十頁)
⑨寶星(魁斗格)(載詩薈第六號第四十二頁)
⑩元旦(籠紗格)(二聯,載詩薈第八號第四十五頁)
⑪長年菜、春宵(分詠格)(載同右同頁)

⑫惜書（鳳頂格）（載詩薈第九號第四十九頁）

⑬蟠桃、女丈夫（分詠格）（載詩薈第十號第四十八頁）

四、謎

（一）左傳索隱（一）（載詩薈第十二號第七十一——七十二頁）

左傳索隱（二）（載詩薈第十五號第五十九頁）

左傳索隱（三）（載詩薈第二十號六十一頁）

（二）文虎待射第一回（載三六九小報第八十號）

（三）文虎待射第二回（載三六九小報第八十二號）

（四）文虎待射第三回（載三六九小報第八十四號）

（五）文虎待射第四回（載三六九小報第八十六號）

（六）文虎待射第五回（載三六九小報第九十號）

（七）其他七則（見黃文虎先生「臺北謎學史」，載臺北文物四卷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六日

震 東 謹 識

勘誤表

田	者	東	琉	搏	閱	將	搏	正
出	著	西	玻	搏	閱	莫	搏	誤
一三五	一一六	九一	五九	三六	一六	八	六	頁
一四	一一	一	一四	六	九	一六	二	行
三七	三二	五	一	二	三二	一	一二	字

此書爲震東所校正，其錯誤應由震東負責

震東附註